



global witness



# 中国的抉择

结束对缅甸北部边境森林的破坏



## 1 建议

### 国际社会

国际社会承担着维护所有缅甸人民基本权利的责任。<sup>a</sup> 因此，国际社会应支持各种旨在实现更民主和更具包容性的缅甸并结束其军事统治状态的举措。国际社会还应通过使民间组织参与决策过程来促进公民组织的发展，同时提高所有级别的信息透明度和自由度。

国际社会必须确保对木材和木材产品的需求不会为压制反对人上的军政府提供资金。同时还应确保这种需求不会加剧缅甸农村的贫困状况，或导致缅甸北部边境森林遭受大规模破坏--这一点也是本报告的核心。

### 国际社会应：

- 通过适当法规以禁止进口和销售各国法律而采伐、运输或买卖的木材。<sup>b</sup> 其中应包括直接从木材砍伐国或通过中间国家进口的木材。
- 成立一个由 SPDC、各停火组织、民间团体、联合国机构以及中国政府的代表参与的工作组，以采取措施打击缅甸北部的非法伐木活动，并支持旨在促进克钦邦可持续发展的各种举措。
- 支持对非法采伐和森林损失程度以及森林资源基础的组成的独立评估，在克钦邦可结合使用卫星图像、航拍和实地验证等手段。
- 在上述工作组的主持下实施森林价值评估，以便随后实施多方参与的森林分区（参见“框 7：森林价值”，页码：28）。
- 通过推动包括环境意识在内的教育项目来帮助重建缅甸北部的当地社会，促进可持续资源利用和保护的连续性并支持基层环保活动。
- 支持泰国有关建立新的“东南亚地区打击自然环境犯罪执法网络”的建议，其中包括打击非法跨境木材贸易的措施。<sup>c</sup>

### 木材进口公司不应：

- 进口利用缅甸北部向中国非法出口的木材生产的木材或已加工木材产品。

### 中国政府

中国的国家、省和当地政府部门应确保中国尤其是云南省的经济发展不以损害缅甸人民的利益为代价。

### 在缅甸森林管理方面，中国政府应采取以下措施：

- 暂停通过中缅边境进口原木和加工木材，直到完成对克钦邦内所有伐木经营的合法性审查。
- 公开与从缅甸进口木材相关的数据。其中应包括木材体积、价值、法定原产地和合同各方的详细信息。
- 协助各停火方，对中国公司在其控制区参与的、与自然资源开发有关的所有当前和未来开发项目和任何商业活动，执行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这一过程应包括有实际意义的民意征询。
- 遵守各种国际环境协议，其中包括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并停止从缅甸北部非法进口喜马拉雅红豆杉。



<sup>a</sup> 缅甸军政府于 1989 年将其英文名“Burma”更改为“Myanmar”，联合国目前即采用该名称。在本报告原文中，Global Witness 使用的是“Burma”，而仅在提及国名时使用“Myanmar”。

<sup>b</sup> 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木材进口国将进口和营销违反原产地法律而生产的木材和木材产品视为完全合法。中国应在纠正这一不合理现象方面起到表率作用。

<sup>c</sup> 在 2004 年 10 月 2 日的濒危绝种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CITES）第 13 届成员会议上，泰国总理他信在开幕式致辞中提出泰国愿意在构建这样的网络中起带头作用，并提议在 2005 年主办一次会议以确定建立该网络的相关细节。

### 根据在 2001 年 9 月东亚森林法实施与治理 (FLEG) 声明中所做的承诺，中国政府应：

- 立即采取措施与缅甸林业部开展合作，并与停火组织控制区内的相关官员建立对话机制，以解决在缅甸北部的非法采伐以及与中国的相关贸易和腐败问题。
- 在旨在加快实现 FLEG 声明目标的森林法实施和治理地区工作组 (Regional Taskforce on Forest Law Enforcement and Governance) 中起到更积极作用。
- 建立有效机制，以交流有关森林保护和林学的经验以及包括原木和木材进口数据在内的信息。
- 促使缅甸林业部、停火组织管理区内的相关官员以及民间团体参与 FLEG 计划（参见“13 附录 1”，页码：89-91）。

### 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

为了公正且长效地解决国内冲突和自然资源管理问题，同时实现向文职统治的过渡，SPDC 必须与所有政党和武装反对组织进行有意义且具有包容性的对话。

SPDC 未能阻止对中国的非法木材出口已经造成了广泛的破坏，并且益引起克钦邦当地民众的不安。少数人（其中许多是北方司令控制下的士兵）已经靠牺牲多数人的利益而暴富。

### 在缅甸森林管理方面，SPDC 应采取以下措施：

- 停止 SPDC 军队在克钦邦的非法且不可持续的伐木活动，并结束与中国的非法跨境木材贸易。
- 确保包括森林在内的自然资源得到公正、可持续和透明的管理。
- 加大对停火区域和其它贫困边境地区的援助和开发力度，并确保当地经济不依赖于不可持续的自然资源开发。

### 克钦邦内的停火组织

广泛的森林减少正导致严重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并最终影响停火区域以及其它区域的发展。各停火组织有责任帮助结束这种非法且破坏性的贸易，尤其是在其控制区域内的伐木活动以及通过其领地的木材出口。

### 克钦邦内的停火组织应采取以下措施：

- 将通过其控制区域的所有非法木材运输在出口到中国之前通知缅甸和中国的政府机构。同时还应将这些信息提供给公众和国际社会，尤其是东亚森林法执行与治理地区工作组的成员。
- 暂停不可持续或经济或社会价值可疑的伐木活动、开发项目和商业经营。
- 确保任何开发项目或涉及停火区域内自然资源开采的商业活动所获得的收益得到公平分配。
- 对旨在保护环境的基层活动和社区层次的其它可持续发展活动提供完全支持和授权。



## 2 目录

1 建议	1-2	9.2 保山自治州	43-46
2 目录	3	9.2.1 腾冲	43-44
3 前言	5-6	9.2.2 固东	44
4 引言	7-8	9.2.3 古永	44
5 执行概要	9-10	9.2.4 猴桥	44-45
框 1: 重要发现	9	9.2.5 滇滩	45-46
		9.2.6 Tze Tze	46
<b>第一部分: 迫切需要改变现状的原因</b>	<b>11-36</b>	9.3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47-49
6 地区稳定性和贸易	11-19	9.3.1 瑞丽	47-48
框 2: Khin Nyunt 失权	13	9.3.2 章凤	48
6.1 中国政府领导层:		9.3.3 Ban Li	48
解决缅甸境内冲突的关键?	14	9.3.4 盈江	49
框 3: 中国外交政策和缅甸境内的冲突	15	9.3.5 Car Zan	49
6.2 中缅边境地区不可持续的伐木活动、		9.3.6 苏甸	49
冲突和不稳定因素	16	9.3.7 龙陵	49
6.3 HIV/艾滋病的蔓延	16-18	10 克钦邦	50-69
6.4 鸦片、滥用毒品和伐木	18-19	10.1 克钦邦武装冲突历史概述	50-51
7 非法的中缅木材贸易	19-28	10.2 停火协议的实质	51-52
7.1 中国的需求和非法伐木	20	10.3 混乱中的克钦民族运动	53-54
7.2 中国结束非法伐木和相关贸易的		框 9: 伐木和新宪法。	54
国际责任	21	10.4 克钦邦内的伐木活动	55-69
框 4: 欧盟打击缅甸非法活动的措施	21	10.4.1 克钦邦内的领土控制和伐木	56
7.3 缅甸对中国的非法木材出口		10.4.2 KIO 和克钦邦内的伐木	57-58
- 统计分析	21-23	框 10: 电站换取伐木权	59
7.4 缅甸木材贸易的非法性		10.4.3 NDA(K) 和克钦邦内的伐木	60
(依据中国法律)	23-25	10.4.4 KIO 和 NDA(K) 伐木利益的扩张	61-62
7.4.1 中国从缅甸非法进口列入		10.4.4.1 南部三角区	61-62
CI TES 名单的喜马拉雅红豆杉	25	10.4.4.2 NDA(K) 对 KIO 控制的贡山南	
框 5: 伐木和北京奥运会	26	部地区的扩展	62
7.5 缅甸木材贸易的非法性		10.4.5 SPDC 和克钦邦内的伐木活动	63-65
(依据缅甸法律)	27	10.4.6 N'Mai Hku (上游) 项目	66-67
框 6: 缅甸的森林法实施	28	10.4.7 克钦邦内经营的克钦人所	
8 缅甸北部破坏性伐木的环境和社会影响	28-36	有的伐木公司	68-69
框 7: 森林的价值	28	11 佤邦	70-71
8.1 中国在大湄公河次区域 (GMS)		12 结论	72
的环境责任	29-30	<b>附录: 背景</b>	<b>73-94</b>
8.2 缅甸边境森林的生态重要性	30-31	13 附录 I: 缅甸国内的冲突与政治	73-78
8.3 对缅甸北部的环境影响	32-34	框 11: 缅甸国内的权力和控制	75
8.3.1 洪水	33-34	13.1 近期发展	76-78
8.4 对缅甸北部发展的影响	34-36	13.1.1 缅甸国内近期的政治发展	76-78
框 8: 民众对伐木影响的描述	35	13.1.2 对外关系	78
8.4.1 空洞的发展承诺	36	14 附录 II: 缅甸的森林和林业	79-88
		14.1 木材贸易的经济重要性	81-83
<b>第二部分:</b>		14.2 世界各国从缅甸进口木材的规模	84
<b>GLOBAL WITNESS 的研究与调查</b>	<b>37-72</b>	14.3 缅甸向全世界出口木材的规模	85
9 中国-缅甸边境的木材贸易	37-49	14.4 缅甸对全球的非法木材出口-	
9.1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39-42	-统计分析	87-88
9.1.1 六库	39	15 附录 III: 森林法执行与监管 (FLEG)	
9.1.2 片马	40	东亚 FLEG 部长声明	89-91
9.1.3 福贡	41	16 附录 IV: 2005 年 G8 峰会: 反非法伐木的	
9.1.4 贡山	42	工作重点 (非政府组织联合声明)	92-94
		17 GLOBAL WITNESS' 以前的出版物	95
		18 参考	96-98



### 3 前言

本报告阐述结束缅甸北部森林的非法伐木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虽然缅甸森林的管理主要是缅甸相关部门的责任，但是缅甸北部砍伐的大多数木材被非法出口到中国。因此，中国政府处于一个理想位置，可帮助缅甸人民结束这种非法贸易。结束缅甸北部的破坏性伐木行为也符合中国自己的长期利益（请参见“第一部分：迫切需要改变现状的原因”，页码：11-36）。

由于这些原因，本报告主要针对中国中央政府部门和云南省各级政府部门。本报告尤其针对

负责贸易的中国商务部和外交部。中国海关总局和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AQSIQ)也能在阻止缅甸木材非法出口到中国方面起到重要作用（请参见“7.4 缅中木材贸易的非法性（依据中国法律），页码：23-24）。

另一方面，除了与实施 CITES 相关的措施之外，中国国家林业局(SFA)无权停止这种非法跨境贸易（请参见“7.4.1 中国从缅甸非法进口列入 CITES 名单的喜马拉雅红豆杉”，页码：25），但它可以为缅甸武装反对组织提供有关良好森林管理的建议。

#### 缩写词

AAC	年允许砍伐量
ADB	亚洲开发银行
AFPFL	反法西斯自由同盟
AIDS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艾滋病）
APEC	亚太经合组织
ATS	苯丙胺类兴奋剂
AQSIQ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
ASEAN	东盟
ASEM	亚欧会议
BOCOG	第 29 届奥运会北京组委会
BSPP	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
CEP	核心环境计划
CPB	缅甸共产党
CPC	中国共产党
CITES	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
DDSI	国防军情报署
DZGD	干旱区绿化局
EIU	经济学人智库
ESIA	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
FLEG	森林法实施与治理
FSC	森林监管委员会
GDP	国内生产总值
GMS	大湄公河次区域
HIV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IFI	国际金融机构
IFM	独立森林监管
ITTO	国际热带木材组织
KDA	克钦邦防卫军
KIA	克钦族独立军（KIO 的武装组织）
KIO	克钦独立组织

KNA	克伦民族协会
KNCA	克钦民族协商会
KNA	克伦民族联盟
KSC	克钦族团结委员会
MCSO	缅甸中央统计局
MEC	缅甸国家企业体
MoF	林业部
MI	军事情报局
MTE	国营木材公社
NATALA	边境地区和民族发展部
NCFP	天然林保护工程
NCGUB	缅甸联邦民族联合政府
NDA(K)	克钦族新民主军
NDF	民族民主阵线
NGO	非政府组织
NLD	全国民主联盟
OSS	战略研究所
PRC	中国
RWE	圆木等量
SFA	中国林业局
SLORC	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
SPDC	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
SSA(S)	南掸邦军
SSNA	掸邦民族军
UMEHL	缅甸经济控股公司联盟
UNAIDS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UNDCP	联合国国际毒品控制计划署
USDA	联邦团结发展协会
UNODC	联合国毒品与犯罪事务办公室
UWSA/P	佤邦联合军/党
WHO	世界卫生组织



**方法论说明:**

Global Witness 与 2004 年和 2005 年沿中缅边界开展原始调查，并采访了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们。就我们所知，本报告反映了这些边境地区木材贸易的真实情况。

**资料来源说明:**

本报告所含信息并非全部由 Global Witness 在实地一手获得。Global Witness 还依赖于可信来源的媒体报道以及对熟悉缅甸伐木活动的个人的采访。如果可能，我们将尽可能地指出这些资料来源的身份，但为了保证其安全，他们中有许多人是匿名的。应指出的是，人们对缅甸自然资源开采的陈述可能存在政治偏见。因此，Global Witness 已谨慎处理这些信息，并尽力在报告中表明这一点。此外，某些被采访人表达的观点并不一定反映 Global Witness 的观点。

**统计数字说明:**

为了便于比较木材统计数字，在适当时已将木材体积数据换算为圆木等量 (RWE) 体积。这种换算是将木材体积乘以标准换算系数得出的，例如原木换算系数为 1，锯切木为 1.8，胶合板为 2.3。<sup>1</sup>

我们参考了这种数据的不同来源。选择用于分析的数据来自于我们认为最具代表性的来源。但应注意的是，许多数据来源之间的关联看起来很小。此外，我们通常不确定它们实际使用的度量单位，以及哪些产品已经或尚未包含在给定的数据表中。因此，本报告中提供的分析应被视为指示性而非精确的。

缺少清晰、可靠和细化数据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缅甸目前没有以可持续的方式管理森林。遗憾的是，提供不完整、不准确、互相矛盾和含混不清的数据是一个全球问题。

**兑换率说明:**

除非另有说明，缅甸和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基于 2004 年 1 美元 = 900 缅甸元或 8.4 元人民币的非官方汇率。所有货币金额保留两位有效数字。

缅甸使用不常用的立方吨和霍普斯吨来度量木材体积。1 立方吨 = 50 立方英尺 = 1.416 立方米。对于圆木，1 霍普斯吨等于 1.8027 立方米。<sup>1</sup>



云南省内的缅甸原木；2004 年





## 4 引言

“土地、水源、山林和气候是一个国家的基本资源。如果山林被破坏，土地和水源就会退化。这又会造成气候恶化。因此必须阻止并严肃对待森林破坏。在我们的所有基本资源中，森林是最重要的。”<sup>2</sup>

Than Shwe 大将，1993 年 10 月

缅甸的版图跨越温带和热带，从北部和东部的喜马拉雅山区一直到南部的低地森林、红树林和珊瑚礁。崎岖不平的山脉酷似一个马蹄铁，环绕着中部富饶的依洛瓦底江平原，而在东部，Arakan Yoma 山脉几乎延伸到依洛瓦底江三角洲，从而在缅甸、印度和孟加拉之间构成一道屏障。在东部，掸邦高地和 Bilauktaung 山脉构成了部分与泰国的边界。在远北沿高黎贡山一线构成了与中国的边界。

缅甸森林保护对全球具有重要意义，部分原因在于它拥有在其邻国已经消亡的生态型，例如低地半岛雨林。该地区的森林中的动植物种类异常丰富，并因而在中国得到保护。而在缅甸北部，这些边境森林则面临非法、不可持续且破坏性的伐木活动的威胁。伐得的木材大部分被非法出口到中国。

缅甸的克钦邦处于中国和印度的包夹之中，是全球最有价值的土地之一，这里不仅森林广袤，而且宝石和黄金等矿产资源也非常丰富。克钦邦的森林构成了被认为是“极可能是地球上物种最丰富而且最温和的地区”；<sup>3</sup>但这些森林正以缅甸国内最高的速度遭受破坏性砍伐。



本报告大部分基于我们在2004和2005年在中国和缅甸开展的调查，文中详细陈述了克钦邦伐木的运作方式和规模以及相关的非法跨境贸易。本报告还考察了伐木活动对依赖森林为生的社区的生计的影响，以及这种贸易如何损害缅甸北部边境地区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前景。

熟悉“*A Conflict of Interests - the uncertain future of Burma's forests*”报告中所述问题的读者会发现“第一部分：迫切需要改变现状的原因”部分较重要。“迫切需要改变现状的原因”部分表明，结束克钦邦内的非法伐木从根本上讲最符合中国云南省和中央政府的利益。结束这种破坏性贸易不仅直接惠及中国政府，而且可以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以及与缅甸人民、本区域其它国家乃至全世界的关系。

本报告建立在“*A Conflict of Interests*”所含的信息之上，尤其是中国政府和公司在破坏缅甸边境森林中所起的作用方面（请参见“第二部分：*Global Witness* 研究和调查”，页码：37-72）。对于尚未读过*Global Witness* 上一报告的读者，当前报告中将为其概述“*A Conflict of Interests*”中包含的部分信息：有关当前中缅木材贸易的一些有用的资料，可以在“附录：背景”（页码：73-88）中找到。有关缅甸森林工业的经过更新的信息，包括对国际木材贸易统计数字的分析，请参见“附录：背景”。



## 5 执行概要

“开采缅甸北部的森林资源并出口到中国，交通更便利，成本更低，而且中国工人可以方便地进入缅甸去伐木。缅甸方面已经多次向我们发出请求，希望与中国联合开发自然资源。从缅甸进口木材有很多优势。第一，这里树木种类繁多，质量好，价格便宜；第二，使用这里出产的木材可以支持中国国内市场日益增加的需求，并可减少中国西南部的林木砍伐，从而保护我们的环境。第三，我们可以发展木材加工业……事实上，缅甸在补偿云南林木消耗缺口方面起着主要作用。”<sup>4</sup>

Chenwen Xu, 学者, 1993 年

### 框 1：重要发现

- 在 2003 至 2004 年，木材是 SPDC 的第三大法定外汇来源，金额达 3.77 亿美元。
- 到 2004 至 2005 年，林产品是 SPDC 的第二大法定外汇来源，金额达 4.2781 亿美元，占总额的 15%。
- 在 2003 至 2004 年，根据缅甸法律，至少有 130 万 m<sup>3</sup> RWE 的木材出口是非法的，占总额的将近三分之二。
- 从缅甸非法出口的木材大多数运往中国。
- 从缅甸非法出口的木材价值按比例大约相当于 3 亿美元的进口价值。
- 在 2003 年，中国从缅甸进口的原木和锯切木有 96% 是通过陆路进入中国昆明海关关区的。
- 同年，中国方面记录的从缅甸进口木材量为 130 万 m<sup>3</sup> RWE，其中有大约 98% 是非法的。
- 2001 到 2004 年间，非法跨境木材贸易增长了将近 60%。
- 靠近中缅边境的大面积森林已被破坏，迫使伐木公司更深入缅甸内部的森林以寻找木材。
- 破坏性伐木和非法木材交易是在 SPDC、中国官方机构和各停火组织完全知情和合谋下进行的。

1984 年，中缅边境的片马镇内只有 4 家伐木公司。尽管 1996 年云南省颁布了禁伐令，1998 年中国政府颁布全国禁伐令，但该镇现在已发展到 100 多家伐木公司。片马镇以及中缅边境许多其它城镇内木材工业的快速发展大部分由克钦邦内的伐木支撑，而克钦邦是缅甸边境相比较而言的不发达地区。在这种背景下，缅甸北部地区的冲突会影响着中国边境省份的发展，因为冲突不仅限制了从缅甸进口自然资源，而且阻止中国制造的商品进入缅甸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

现在还不清楚中国政府在武装反对组织和仰光军政府签署停战协议中所扮演的角色。但 Global Witness 采访的许多克钦人称 KIA/O 等武装反对组织是在中国方面的压力下签署了停火协议。有意思的是，虽然克钦邦当前阶段的伐木活动可以追溯到大约 1987 年，但直到 1989 年 NDA(K) 停火之后并未大规模展开。中国已于 1988 年与缅甸签署了正式边境贸易协议。中国政府以前曾一直支持众民族武装反对组织，现在则成了仰光军政府的主要盟友。

停战协议并未涉及众民族武装反对组织潜在的政治怨恨或自然资源管理问题，其中包括森林管理--缅甸林业部 (MoF) 很少或根本没有参与理克钦邦内的森林管理。因此，这里的森林极易遭到没有控制的采伐，而且破坏性伐木正快速扩展开来。

克钦邦内的伐木非常混乱，部分原因在于它由多个组织所控制，其中包括 SPDC 北区司令 *Tatmadaw* (武装部队)、NDA(K) 和 KIA/O。中国公司和其它人正是利用了这种森林管理真空，在缅甸北部大肆砍伐具有很高保护价值的森林。

依据缅甸法律，跨境木材贸易几乎完全是非法的。(请参见“第 7 章：非法的中缅木材贸易”，页码：19-28)。Global Witness 调查人员亲眼看到，虽然在边境上只有一个合法的出口点，但木材仍被用卡车运到中国境内从北部的贡山到稍南的瑞丽的多个地点。大量的木材堆放在沿边境线的所有中国城镇，尤其是在片马和大理。事实上，中国海关的数据表明，在同一时期内每年都有 800,000 到 1,000,000 m<sup>3</sup> 的木材进入境内；而这些数百万美元的贸易大多是非法的。根据中国海关和检疫法，进口这种木材也属非法行为。中国公司在缅甸境内的伐木作业的非非法性，以及中国方面对这种贸易的官方支持，都对中国的国际社会的形象产生了负面影响。



根据缅甸法律，这种伐木大部分是非法的。伐木活动通常具有高度破坏性并且不可持续。缅甸北部森林的破坏将极大影响本地区的可持续发展。<sup>d</sup>随着森林资源的耗竭，中缅边境地区的木材加工业也可能会崩溃，并造成该地区和中国其它地区大批工人失业。靠近中缅边界的缅甸境内的破坏性伐木活动可能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并可能会对中国造成森林管理问题，其中包括对世界闻名的怒江和高丽贡山自然保护区的威胁，例如，发生森林火灾的次数可能会增加。

虽然中国能够在短期内获得明显的经济利益，但缅甸北部的停火进程和伐木活动的本质可能为SPDC和中国政府带来众多严重问题，更不用说武装反对组织和当地民众了。克钦人民的边缘化（尤其是缺乏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以及克钦邦内资源开采收益的不公正分配，都是产生动乱的部分原因。缅甸边境地区的当地居民从伐木中获得的利益非常之少，而且通常比以往更为贫困。此外，克钦邦和云南省出现的外来工人还导致卖淫、感染艾滋病、吸毒和赌博者日益增多。

由于缺乏政治进步和对森林地区的总体管理不善，普通成员对武装反对组织领导层的支持已大大降低。这已经导致中缅边境地区产生广泛不满和新的不稳定性因素，因为各停火组织正寻求重新获得公众支持，并为控制剩余的宝贵林区展开争夺。而爱滋病的蔓延和吸毒者的增多也严重威胁着中国的安全。

一旦这些边境地区的自然财富被攫取一空，缅甸北部的任何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均将化为泡影。对缅甸森林的破坏也可能导致木材工业的崩溃，并造成云南省和四川等其它省份的工人大批失业，因为有许多伐木工人来自这些省份；所有这些都与中国方面的初衷截然相反。



“星期三上午，正在这里对缅甸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仰光人民公园种植下一棵象征中缅“胞波”情谊万世常青的友谊树。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在这栽下的第一棵友谊树。”（人民日报网站，2004年12月14日）。The New Light of Myanmar；2001年12月14日

<sup>d</sup> 根据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的定义，可持续发展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

## 第一部分：迫切需要改变现状的原因

如果不加以遏制，中国公司在缅甸北部的破坏性伐木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的非法跨境木材贸易，将最终损害中缅双方边境地区的长期经济发展。同时，这种伐木行为对这些敏感的边界地区原本脆弱的稳定性构成了极大威胁。因此，确保木材供应的合法性和可持续性应成为中国中央政府和云南省政府优先考虑的有战略意义的工业政策。

通过采取实际措施，中国政府可以在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和打击非法伐木方面树立自己作为负责任的地区和世界大国的形象，并为其它木材进口国（尤其是 G8 国家<sup>6</sup>）做出榜样。本部分概述“迫切需要改变现状的原因”的主要论据，并着重指出中国政府应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来结束这种损害性贸易的原因：为了中国自身的利益，也为了缅甸人民的利益。

## 6 地区稳定性和贸易

“我们在二战时期帮助过中国人民，而中国在克钦人民危急时期却不愿提供支持，反过来还要掠夺我们的自然资源。”<sup>44</sup>

克钦邦一名社区领导人，2004 年

通过 Myitkyina 和 Lashio 的铁路以及依洛瓦底江，缅甸为处于中国内陆的云南省和四川省提供了至印度洋的贸易通道。缅甸还为中国提供自然资源和商品市场。2003 年正式双边贸易额（包括边境贸易）超过 10 亿美元，缅甸对中国的出口约为 1.7 亿美元，而从中国的进口大约为 9 亿美元。<sup>5</sup> 2004 年双边贸易总额增加了 110 万美元，较 2003 年增加了 6.3%。<sup>6</sup>

两国之间贸易额的增长绝非偶然。过去数年内，SLORC/SPDC 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通过双方高层官员的互访而得以加强。



<sup>6</sup> G8 国家包括：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俄罗斯、英国和美国。



1988年，缅甸与中国签署了综合性跨境贸易协议。1989年12月，云南省省长和志强率领代表团访问缅甸并签署了11份附加贸易协议，其中包括木材贸易。1991年，SLORC的一个代表团访问云南省，其中讨论的事项之一就是林业合作。这次回访发生在KIA/O停火之前，但发生在NDA(K)停火之后。2001年12月，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缅甸进行了国事访问。访问期间签署了7份双边合作文件，其中包括自然资源开发。<sup>7</sup>三年后，中国副总理吴仪访问缅甸，进一步推动了中缅经贸关系的发展；<sup>8</sup>期间签署了21份新协议。<sup>8</sup>在2005年7月4日，双方在昆明签署了更多的贸易协议，这些协议金额有2.9亿美元之多。两国还同意到2005年末将双边贸易额提高到15亿美元。<sup>9</sup>

对于自身而言，SPDC非常看重中国政府提供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缅甸军政府中的两位最重要的领导人Than Shw大将和Maung Aye副大将都访问过中国，最近一次分别是在2003年1月<sup>5</sup>和8月<sup>10</sup>。2004年7月，在缅甸前总理Khin Nyunt对中国为期8天的访问中，缅甸和中国签署了11份经济和技术协议。

Soe Win接替Khin Nyunt就职缅甸总理后的首次出访，就是在2004年12月2日至6日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访问期间出席了在广西南宁举行的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sup>11,30</sup>在此次访问之前，缅甸商务部长Tin Naing Thein准将表达了缅甸扩大与中国的双边经贸合作的意愿，他说：“中缅两国贸易存在很强的互补性。缅甸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包括矿产、农产品和林产品，同时缅甸消费者喜欢中国商品”。<sup>30</sup>后来在11月东盟在老挝举行的年度峰会上，中国与东盟签署了2010年前建立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的协议。中国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确保原材料供应的安全以支持其不断发展的经济。<sup>12</sup>

缅甸现任总理与2005年4月后期访问北京，并会晤了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此次会晤后，李肇星部长称中国政府将扩大与缅甸在包括经济、贸易和禁毒等各个领域的合作。<sup>13</sup>



在靠近克钦邦Kambiati关卡的Washawng举行的新腾冲至Myitkyina公路开工仪式。参加仪式的有前SPDC北区司令Maung Maung Swe（中）、NDA(K)领导人Zakhung Ting Ying和中国保山州政府的代表；2004年10月19日

云南省一直是所有这些贸易会谈的主要受益者。根据中国的统计数字，云南省和缅甸之间2004年的贸易额达到4亿美元，与2003年相比增长了25%。云南对缅甸的出口额为2.4亿美元，从缅甸的进口额为1.6亿美元。<sup>14,15</sup>2005年4月，100多名来自云南省的官员对克钦邦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以“促进边境贸易和中国公司实施的交通项目”。受北区司令Maung Maung Shwe邀请并由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Kon Ku Chung率领，该代表团访问了克钦邦，并同时还会晤了克钦独立组织(KIO)、克钦族新民族军(NDA(K))和克钦邦防卫军(KDA)。一个月后，在2005年5月后期，云南省省长徐荣凯访问仰光，并与Thein Sein中将讨论如何“促进双方正常和边界贸易”。<sup>17</sup>

这种贸易有可能随着中国修筑两条连接中国和缅甸的公路而大幅度增长：其中一条从腾冲至Myitkyina，预计将于2005年底完工，造价为1.8亿元人民币（2100万美元），另一条从章凤到Bhamo，预计2006年完工，造价2800万元人民币（300万美元）。Bhamo是运输驳船可以在依洛瓦底江上通航的最北端。根据云南省商务厅一位官员的说法，修建这两条公路将“有益于地区经济合作和交流”。<sup>18</sup>稳定而繁荣的缅甸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尤其是边境地区的稳定。

## 框 2：KHIN NYUNT 失权

“当某个人不履行国家赋予他的职责，而是逆国家的政策和规章制度行事，那么就必须撤销他的职务。”<sup>286</sup> SPDC 公报：Complete explanation on the developments in the country, 2004 年 10 月 24 日

直到 2004 年 10 月 19 日，Khin Nyunt 将军还是缅甸总理、国防军情报署 (DDSI) (前身为 MI) 首脑和战略研究所 (OSS) (Tatmadaw 的政治组织) 主任。他在与众民族武装反对组织达成停火协议方面做出一定贡献，并力主发展对外关系；他还非常接近中国政府。<sup>19</sup> Khin Nyunt 被视为渐进式改革的主要支持者和现代化推动者。<sup>275</sup>他还主持着至少 15 个工作委员会。<sup>19</sup>

但就在 2004 年 10 月 19 日，Khin Nyunt 将军被撤消总理和 MI 领导人的职务。国家电视台宣布他由于健康原因而“获准退休”，并将由 Soe Win 中将接替担任总理一职。20 再后来，Thura Shwe Mann 将军<sup>f</sup>（现在被广泛视为 SPDC 内的第三号人物）<sup>21</sup> 在 10 月 24 日的讲话中宣称该原因只是“顾及他 (Khin Nyunt 将军) 及其家人的尊严”而对外公布的，事实上“还有其它原因”。首先，Khin Nyunt 将军“因不服从命令而违反了军纪”。其次，他被控“参与受贿和腐败”。<sup>286</sup>

2004 年 10 月早期，在靠近中国边境的 Muse 有 100 名 MI 官员因腐败和黄金走私罪名被捕后，Khin Nyunt 和 Than Shwe 大将之间的矛盾就已显现。<sup>22</sup>

在 Khin Nyunt 被撤职后<sup>23</sup>，Than Shwe 签署了一道命令取消了由 Khin Nyunt 领导的并被认为是支持他的国家情报局<sup>g</sup>。2005 年 1 月 24 日，对与 MI 有关联的 300 人（包括前总理的两个儿子）的审判在仰光开始。<sup>24</sup>

新的总理被视为强硬路线者，并被认为是在 Than Shwe 的亲信。2004 年 11 月 5 日，有报道说内政部和劳工部部长也“获准退休”。这两人被视为前总理的同党，其职位已由少将 Maung Oo 和 U Thang 取代，后二人也是忠于 Than Shwe 的强硬路线者。<sup>25</sup>

Khin Nyunt 的离职在众民族停火组织之间造成了不安，因为 Khin Nyunt 是他们与军政府的主要接触点。有意思的是，在佤邦联合军 (UWSA) 主席 Bao You Xiang 的命令下，展示他与 Khin Nyunt 将军在其 Pangsansan 总部握手情形的巨幅标牌已经恢复。此前在 Khin Nyunt 下台后这个公告牌被拆除，当时 Bao You Xiang 远在中国。有报道引用 Bao You Xiang 的话说：“我们一直是好朋友，他是与自己人而不是与我们发生不和”。<sup>26</sup>

Soe Win 在就任后很快使停火组织相信 SPDC 仍遵守停火承诺，并访问了几个主要的停火组织。2004 年 10 月 20 日和 21 日，他来到 Myitkyina 并在地区司令办公室会见了 KIO 和 NDA(K) 的领导人。在会谈中，他告诉克钦邦领导人应完全断绝与 MI 的联系，转而与地区司令管辖的军事单位接洽。<sup>27,28</sup> SPDC 还试图使国际社会相信，缅甸政坛领导人的更迭并不表示缅甸将终止其试验性的民主改革。<sup>29,30</sup>

2005 年，SPDC 主要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31 当时有传言说 Maung Aye 大将要下台。<sup>32</sup> 2005 年 4 月，有报道说 Khin Nyunt 的 40 位前下属和他领导的军事情报局 (MI) 成员被判处 20 年到逾 100 年的徒刑。<sup>33</sup> Khin Nyunt 的未来命运目前仍不明了。曾谣传他被囚禁在克钦山区中一个接近 Putao 的偏僻军事基地中，事实上他自 2004 年 10 月起就被软禁在仰光的别墅里。

2005 年 7 月 5 日，这位缅甸前总理被转到仰光郊区的 Insein 监狱。根据媒体的报导，对他的审判也是在这里以秘密特别法庭的形式开始的。他被指控犯有 8 项罪名，其中包括受贿、腐败和不服从命令，并在 2005 年 7 月 22 日被判处 44 年缓刑。<sup>34,35</sup> 特别法庭还分别判处他的儿子 Zaw Naing Oo 和 Ye Naing Win 68 年和 51 年的徒刑，罪名是违反进出口法规、受贿和腐败。截止本文撰稿时，Khin Nyunt 的妻子仍在面临审判，她的命运仍然未知。<sup>36</sup>

<sup>f</sup> 缅甸军政府已暗示 Thura Shwe Mann 将军可能继承 Maung Aye 成为军队首脑，并可能成为未来的总理。

<sup>g</sup> 国家情报局当时包括军事情报局、警察政治保安处和刑事侦察局。



## 6.1 中国政府领导层：解决缅甸境内冲突的关键？

“作为邻国和朋友，我们希望缅甸能够及时、妥善地处理好当前存在的问题，切实加快推进政治和解和民主进程，早日走上团结稳定与和平发展的道路。”<sup>37</sup>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04年7月

实现和平和繁荣的最可行的途径就是过渡到文职通知，其中包括解散反对派武装和过多的 *Tatmadaw* 军队，同时在缅甸联邦内实现各民族和睦共处。这不仅会解除西方国家对缅甸的贸易和其它制裁，还可以增加缅甸经济中的外来投资。

遗憾的是，对于相关各方，民族和解的进程一直非常缓慢。近年来，缺少政治进步已经削弱了公众对众民族反对组织的支持。在克钦邦这种情况更为严重，因为包括木材在内的自然资源被掠夺式开采，而且只是为了少数人的短期利益，而没有为多数人带来明显的好处。随着各武装组织寻求重新获得公众支持，停火组织面临解体的危险，而且边境再次出现不稳定因素。在这方面，本文撰写时克钦邦各组织参加的国民大会<sup>h</sup>能否取得成功至关重要。

与缅甸保持良好关系对中国非常重要。根据中国外交部的说法，“中缅两国是友好邻邦，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源远流长。自古以来，两国人民就以“胞波”（兄弟）相称。”<sup>38</sup> 这句话用来说明克钦邦和云南省人民之间的关系更为贴切，因为他们中有许多人有着共同的文化传统和民族背景。

由于两国人民的关系历来亲近，人们有理由认为中国对缅甸实施的外交政策将不仅惠及中国人民，同样也会惠及缅甸人民。事实确实如此。<sup>50</sup> 年前中国总理周恩来在访问缅甸时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已成为中国所有外交政策的基石。<sup>39</sup> 2004年6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创立50周年纪念大会上说：

“中国不仅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积极倡导者，也是忠实实践者。五项原则早已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成为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石”。<sup>39</sup>

2004年7月，在 Khin Nyunt 访华期间，中国政府同意继续为缅甸提供经济援助并重新安排了9400万美元的借款。<sup>40</sup> 温家宝说：“巩固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是中缅两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也是两国政府的共同目标”。<sup>41</sup> 此外，中国政府还支持缅甸的“渐进式”民主化进程。稍后在同一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参谋总长葛振峰将军抵达缅甸进行友好访问，受到了缅甸国防军参谋总长 Thura Shwe Mann 将军的接见。这次访问签署了边防事务备忘录。<sup>42</sup>

然而，尽管这些感情无疑是真诚的，但中国在处理与缅甸的关系而言，并没有一贯坚持五项原则。中国政府20多年来一直资助和支持缅甸境内的不同武装反对组织就是一个例证。（请参见“框3：中国外交政策和缅甸境内的冲突”，下面）。对缅甸北部的森林和人民的损害，表明中国优先考虑的是云南省的经济发展而不是缅甸的自由、民族和可持续发展，这又是一个例证。

由于中国同时与军政府和中缅边境的众民族组织保持密切关系，这样就使中国政府处于一种独特地位，即可促进缅甸民族和解进程，又可帮助 SPDC 将缅甸变为一个“现代化、发达和民主的国家”。<sup>43</sup> 事实上，有些缅甸人认为中国应该回报克钦邦人民，因为他们“曾在二战时帮助过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sup>44</sup> 有多少人持这种看法以及这种看法的合理成分有多大有待商榷，但中国政府确实在道义上有责任帮助解决缅甸国内的政治问题。这算不上干涉缅甸内政、相反，这种姿态完全符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sup>h</sup> 起草新宪法的协商会。

### 框 3：中国外交政策和缅甸境内的冲突

“...以大欺小，以强凌弱，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sup>39</sup>

温家宝，中国国务院总理，2004年6月

缅甸军政府的头等大事是维持联邦的存在，而在其看来，必须通过击败众民族武装反对组织和主要由民族军队组成的缅甸共产党才能实现该目标。中国政府不仅有着干涉缅甸内政的历史，而且曾资助与缅甸政府对抗的缅甸共产党并通过缅甸共产党资助武装反对组织，这些都直接违背了和平共处的原则。

中国政府能够而且应当促使交战各方通过对话达成政治协议；与之相反，中方采取的策略可能延长了冲突。

1948年从英国独立后，缅甸共产党领导了一次武装暴动，试图通过武装革命建立共产主义国家。<sup>45</sup> 1950年6月8日，中国和缅甸建立外交关系。然而在1967年，因美国和苏联插手缅甸事务和仰光出现的反华骚乱，共产主义中国断绝了与缅甸的外交关系。中国共产党开始公开支持缅甸共产党，此时距周恩来访问缅甸才过了10年。

在随后的数年内，中国政府帮助缅甸共产党(CBP)沿中缅边境地区建立了东北军区。CPB反过来向KIA/O提供中国武器和弹药，条件是要他们接受CPB的政治领导。KIA/O拒绝了，从而造成KIA和CPB之间激烈的武装冲突，这场冲突持续了将近10年，直到1976年。1968年从KIA/O分裂出来的部队加入CPB，成立CPB 101军区，这支部队再后来脱离CPB成为NDA(K)。NDA(K)和KIA/O之间现在仍然充满矛盾，有时还会引发直接冲突(请参见“10.3 混乱中的克钦民族运动，页码：53-54”)。

“过去20年中，中国对邻国(乃至世界)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前支持缅甸共产党的目的是输出意识形态，而现在关心的则全部是经济、稳定和自然资源/能源安全。”<sup>46</sup>



中国总理温家宝和(前)缅甸总理Khin Nyunt在北京检阅部队；2004年7月

1988年8月，随着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建立军政府并得到中国的承认，双方签署了正式边境贸易协议。由于其它国家迟迟未参与进来，使得双方的关系得以强化，而正是由于中国的坚定支持使得SLORC有时间巩固其国内地位；如果没有这种支持，军政府恐怕早就垮台了。<sup>47, 48, 49</sup>

1989年12月，缅甸共产党瓦解，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中国放弃对CPB和缅甸边境地区的民族反对派的支持，转而支持仰光的军政府。到1991年末期，中方一直都在帮助缅甸改造公路和铁路网络。中国军事顾问也与同年抵达缅甸，这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驻缅的第一批外国军事人员。据估计，中国随后在20世纪90年代为缅甸提供了12亿美元的武器，其中大多数是以优惠价或通过实物交易或无息贷款的形式提供的。<sup>50</sup>

NDA(K)和KIA/O于1989年和1994年相继停火后，在毗邻中国的缅甸各邦内开始了工业规模的伐木活动。在中国政府于1996年颁布云南禁伐令，并在1998年颁布全国禁伐令后，缅甸境内的伐木活动对中国变得日益重要。在过去支持缅甸共产党等武装反对派后，中国政府快速成为军政府的一个主要盟友，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希望更多获得缅甸的自然资源。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这种伐木行为已经导致缅甸北部大片森林被破坏。

<sup>i</sup> CIA支持掸邦的中国国民党武装。

<sup>j</sup> 苏联欢迎并支持1962年Ne Win政变和“缅甸社会主义道路”。



## 6.2 中缅边境地区不可持续的伐木活动、冲突和不安定因素

与中国开展跨境木材贸易所获得的收入为克钦邦内的派别冲突提供了资金，并导致人权侵犯和贫困加剧。各武装反对组织之间对地盘和商业利益展开争夺，同时寻求控制木材贸易，这些都是暴力冲突的导火索，并且是一种可能跨越边境的动乱的起因。这种贸易还导致党派争斗、腐败和任人唯亲现象加剧。它同时加剧了克钦各社区之间的不安、扰乱了权力结构并创造了当地军阀赖以发达的条件。这将使得有关机构管理资源和及其收入流的任何工作变得更为困难。

这种以破坏性方式进行的伐木行为使得环境不断恶化，这将无助于边境的稳定以及缅甸的发展或政治进步。这种状况支持了缅甸该地区民众的一种广泛认同的观点，即停火协议更多地是为了开放克钦邦以供中国开采自然资源，而不是为了消除该地区动乱的根本起因。这进一步削弱了 SPDC 和边境地区各社区之间的信任关系。

1998 年的禁伐令加剧了中国的失业问题。同时，伴随着国营森林工业的总体缩减以及林业部门补助金的取消，仅在云南就有 63,000 人下岗，在全国则有 120 万人失业。中国的官员和安全部门日益担心不断增长的失业人数会引发广泛不满并影响社会稳定。在这种背景下，缅甸的森林被视为这些下岗的林业工人的一种就业机

会，而这些工人大多来自云南之外的省份。目前有 2 万多名来自中国的失业者在克钦邦做伐木工和修路工。<sup>51</sup> 但他们对缅甸边境森林的砍伐不是可持续的。在克钦邦从事伐木、运输和修路的中国工人，再加上云南省及其它省份的木材加工业从业人员，有数万乃至数十万人之多。如果继续这样不可持续地砍伐森林，他们将很快失去工作。

## 6.3 HIV/ 艾滋病的蔓延

“...如果达到流行比例，HIV/ 艾滋病 AIDS 就可能会迅速蔓延，从而毁灭构成一个国家的所有细胞：个人，家庭和社区；经济和政治制度；军事和警务力量。这可能会从更多方面影响受害国及其邻国、贸易伙伴和盟国的安全。”<sup>52</sup>

国际危机组织，2001 年

联合国机构估计缅甸 5 千万的总人口中有 30 万到 50 万感染了 HIV 病毒。缅甸全国防治艾滋病规划署估计，到 2004 年底将有 338,000 缅甸人感染艾滋病，与 2002 年早期相比增长了 91%。<sup>53</sup> 2.2% 的孕妇感染艾滋病，是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UNAIDS) 和世界卫生组织 (WHO) 用于确定广泛流行的基准指标 1% 的两倍多。这使得缅甸与柬埔寨和泰国一起成为该地区艾滋病高发国，<sup>54</sup> 而克钦邦 HIV/ 艾滋病毒感染率在缅甸是最高的。在 Myitkyina 城区，90% 的男性静脉注射毒品使用者携带有 HIV/ 艾滋病毒。<sup>55</sup> 掸邦也深受影响。1999 年，有报道说位于中缅边境缅甸一侧的 Muse 市有 6.5% 的诊所流产孕妇感染了艾滋病毒。<sup>56</sup>



在盈江的旅店旁停留的运木卡车，当地妓女正在招徕卡车司机，云南省德宏自治州，2004 年

而边界另一侧的云南省的 HIV/ 爱滋病毒感染率也是中国最高的。中国有 4/5 的已登记 HIV 感染病例和 3/5 的已登记爱滋病例是在云南发现。<sup>57</sup> 爱滋病毒正从云南向其它省份快速扩散。<sup>58</sup> 根据中国首家爱滋病法律问题研究机构主任严彦（音译）的说法，“爱滋病每年以 30-40% 的惊人速度在中国加速蔓延。这不仅是一个医学问题，更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sup>59</sup>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于 2005 年 7 月 1 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称，亚洲发现的 HIV 感染病例中有 3/4 源自缅甸通过德宏自治州对中国人群的感染。沿着深入云南的缅甸东部林区的一条通道，就可以发现这样的情况。<sup>60</sup>

HIV/ 爱滋病毒在缅甸的蔓延与包括伐木和采矿等开采性行业的出现有着很强的关联性，在中缅边境地区尤其如此。这些现象对中国和缅甸的健康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为这些工人大多来自云南之外的中国其它省份。事实上，中国的 HIV/ 爱滋病传播是从边境城市瑞丽开始的。自 1988 年中缅签署边境贸易协议后，瑞丽就兴旺起来（请参见“9.3.1 瑞丽”，页码：47-48）。瑞丽第一起 HIV 感染病例发现于 1989 年，而到了 2000 年，每一百人中就有一人 HIV 呈阳性。<sup>58</sup> HIV/ 爱滋病毒在中国人口中的传播速度和程度由于卡车司机而加剧：木材和其它自然资源从缅甸经过数百英里运到昆明，有时甚至运到广东。

由于工作条件的艰苦，许多人使用毒品来逃避现实。在这里毒品随处可以买到，令人悲哀的是，使用毒品者日益增加，不仅伐木和采矿群体如此，当地居民也是如此。这进一步增加了感染 HIV/ 爱滋病毒的风险，尤其是共用不干净的针头。

季节性的外来工人尤其容易感染 HIV/ 爱滋病毒。这些在掸邦和克钦邦以及 Mandalay 区的林区以及宝石和翡翠矿区工作的工人，大多数是单身男子或远离家人的已婚男子。在这些地区，性工作受到巨大的潜在客户群的吸引而激增。这同样增加了感染爱滋病的危险。在中缅

边境上的所有中国城镇都有大量的妓女为伐木工人提供服务。令人担忧的是，越来越多的来自克钦邦的少女被拐卖到中国从事色情业服务。<sup>61, 62</sup> Global Witness 在腾冲、片马和滇滩采访的性工作对 HIV/ 爱滋病的传播方式知之甚少。她们还说每隔几个月就会在各城镇之间转移。

改变对木材工业的控制和管理方式，同时在该地区创造可持续发展机会，将有可能遏制 HIV/ 爱滋病毒的传播。当然，这样的措施还必须结合在 HIV/ 爱滋病防治方面的必要投资。





## 6.4 鸦片、滥用毒品和伐木

“大多数农村家庭都非常贫困，每年都有 4 到 8 个月的粮食短缺。这是他们种植鸦片的主要原因。”<sup>63</sup>

联合国国际毒品控制计划署 (UNDCP) 宣传册，经过更新

20 世纪 80 年代，在缅甸共产党倒台后，海洛因贸易与伐木贸易一样快速发展。缅甸是全球仅次于阿富汗的第二大鸦片生产国。<sup>64</sup>

1993 年，湄公河次区域六国（中国、缅甸、泰国、老挝、越南和柬埔寨）签署了禁毒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涵盖了执法、减少毒品需求、易制毒化学品的管制和替代发展的方法。2004 年 5 月 19 日，这些国家在泰国南部举行会议，承诺在打击非法毒品生产方面继续合作。根据联合国毒品与犯罪事务办公室 (UNODC) 发布的一份新闻稿，会议参与者还签署了一份在基于社区的替代发展方面进行地区合作，以根除东南亚地区的鸦片生产的计划文件。<sup>65</sup>

在云南省（更广泛地讲是在中国），官方的说法是由于采伐森林：“经常出现山体滑坡、干旱和洪涝等自然灾害严重制约了该地区的社会 and 经济发展”。<sup>66</sup>然而在缅甸，中国正大力推进伐木活动以作为一种替代鸦片生产而获得收入的方式。如果伐木活动得以良好管理并可持续，则这种方法也许还有些意义，但事实并非如此。

缅甸境内发生的这种破坏性伐木活动导致农村人口可以获得的木材量和非林产品大大减少，同时加剧了这些地区的贫困状况。森林减少还会对水源产生负面影响，并进而影响农业生产。这样就会造成食品安全问题和贫困。陷入困境的当地民众更可能恢复鸦片种植。

与伐木挂钩的根除毒品计划只会起到相反作用，而且有些计划甚至只是为了掩盖伐木这一真正目的。例如，在怒江自治州和云南省政府的协助下，怒江县实施的“帮助 NDA(K) 根除毒品”<sup>67</sup> 替代发展计划实际被用于使中国公司的伐木活动合法化。怒江自治州对面是 NDA(K) 第 1 特区和 KIO 第 2 特区。1999 年，怒江自治州毒品控制委员会办公室的杨宇（音译）这样描述他们县党委如何帮助根除 NDA(K) 地区的毒品：“县党委的领导们确实做了一次又一次的研究，最后决定开放多个边境站，以此作为通过发展边境贸易来遏制毒品的一种重要方法。他们决定开放三个国际边境站，即片马、雅坪和丹珠.. 并修建 500 英里的公路...”。<sup>67</sup> 伐木公司在 NDA(K) 控制区内修建了将近 700 公里的公路，<sup>68</sup> 而且将开放雅坪和丹珠的国际边境站合理化只会便于 N'Mai Hku 项目确定的伐木和采矿活动（请参见“10.4.6 N'Mai Hku（上游）项目”，页码：66-67）。



作为一种洗钱手段，贩毒者也在伐木业中投入大量资金。<sup>69</sup>大毒枭罗兴汉就是如此。<sup>70</sup>他起初是一位经营鸦片的地方武装头目，后来加入了掸邦叛军对抗政府。<sup>70</sup>在 20 世纪 70 年内被捕并被囚禁 10 年后，他成为 Khin Nyunt 将军的民族事务顾问，并在与缅甸共位于果敢的北方局（当时受中国控制）达成停火协议的过程起到了积极作用。<sup>70</sup>他现在与他的儿子 Steven Law (Htun Myint Naing) 一起经营着 Asia World，这是缅甸最大的综合性集团企业之一，广泛涉足于房地产、制造、建筑和伐木等行业。<sup>70</sup>

伐木者还使用毒品来逃避中缅边境恶劣的工作条件。<sup>71</sup>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云南省毒品泛滥这一严重问题，以及该问题与艾滋病传播和毒品从缅甸贩运入境的关联。2004 年 4 月，中国公安部副部长罗锋宣布进行 5 个月的打击毒品走私活动，主要目标就是云南省。<sup>72</sup>也许中国方面不太注意伐木和毒品之间的关系，但在该地区的任何综合性毒品控制计划中均应考虑这些因素。



## 7 非法的中缅木材贸易

违反国家法律采伐、运输、购买和销售木材的行为均属非法伐木。伐木过程本身可能是非法的，包括以腐败方式获得森林采伐权、未经批准或从保护区进行采伐、砍伐保护树种或超过批准限额采伐木材。非法行为也可能发生在运输过程中，包括非法加工和出口、向海关瞒报以及逃避征税和其它收费。

皇家国际事务协会的定义

- 2001 到 2002 以及 2003 到 2004 年间，每年通过中缅边境进口到中国的逾 800,000 m<sup>3</sup>（约占总数的 98%）木材都是非法的。在此期间，所有跨境柚木出口都是非法的。
- 中缅边境唯一的合法出口站位于 Muse；但非法使用了许多其它通道。
- 克钦邦广泛的砍伐软木树种的行为及相关跨境贸易都是非法的。
- SPDC 以及各停火组织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缅甸境内的非法伐木和对中国的非法跨境贸易。
- 北方地区 SPDC 机构颁发的木材砍伐许可证规定所伐树木仅供当地使用，但这一许可证的使用无一例外地超出规定范围，并在地区 SPDC 完全知情的情况下将木材非法出口到中国。
- KIO 承认自己参与向中国非法出口木材，但期望中国方面采取行动来结束这种贸易。

无论是从环境、安全和经济的角度来看，确保缅甸境内的伐木得到严格控制、合法并可持续都符合中国的利益。这也符合 2000 年 6 月 6 日中国和缅甸关于未来双边关系合作框架文件的联合声明的精神，其中提到：“加强两国林业合作，鼓励双方在边境森林防火、森林经营管理、资源开发、野生动物保护、森林工业开发、林产品加工、林业机械、生态旅游、林业教育和培训等方面开展合作。”<sup>73</sup>幸运的是，由于参与伐木的公司大多数为中国公司，而且云南省政府控制着边境站，中国政府可以很方便地帮助 SPDC 和停火组织规范对华木材贸易。



## 7.1 中国的需求和非法伐木

“中国靠砍伐邻国的天然树木来满足国内需求是根本行不通的，也是永远行不通的。”<sup>74</sup>

中国林业局副局长雷加富，2005年1月

- 中国木材进口总额中有一半都可能是非法的。
- 进口木材有大约 1/3 是加工后再出口。
- 大部分中国木材出口到 G8 市场。<sup>77</sup>

中国经济日前的 GDP 超过 6.4 万亿美元，是 1978 年的 31 倍，<sup>75</sup>并继续以每年约 9% 的速度增长。这使得中国经济在全球仅次于美国。<sup>76</sup>不断发展的经济，国内木材生产的减少，以及贸易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逐步消除，这一切都使得中国的木材进口不断增加。<sup>80</sup>2003 年，中国进口了 4200 万 m<sup>3</sup> RWE 的木材，其中还不包括木屑和纸张。从木材进口总量和热带木材进口量上来看，中国现在均是仅次于日本的全球第二大木材进口国（该统计数字不考虑加拿大对美国的出口）。<sup>77</sup>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人民财富的增加，人均木材消耗量（虽然目前相对较低）将会增加。按照国际标准，中国木材进口的单位价格偏低，这意味着进口公司要从低成本供应商采购木材，其中大部分系非法砍伐和/或来自管理不善或完全未加管理的森林。<sup>77</sup>只要中国公司继续从非法、不可持续以及破坏性来源进口木材，其木材总消耗量将继续会对全球森林构成巨大且不断加剧的问题。事实上，中国的木材进口大多来自非法伐木较猖獗的国家。据估计，缅甸对中国出口的木材有大约 98% 都是非法的<sup>k</sup>，其它国家对非法出口木材的比例也很高：巴西、喀麦隆、赤道几内亚、加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俄罗斯、所罗门群岛对中国出口的非法木材的比例分别是 80%、50%、90%、90%、70%、90%、60%、70%、80% 和 70%。<sup>78</sup>2005 年 4 月，各国首相在雅加达的会议未能就阻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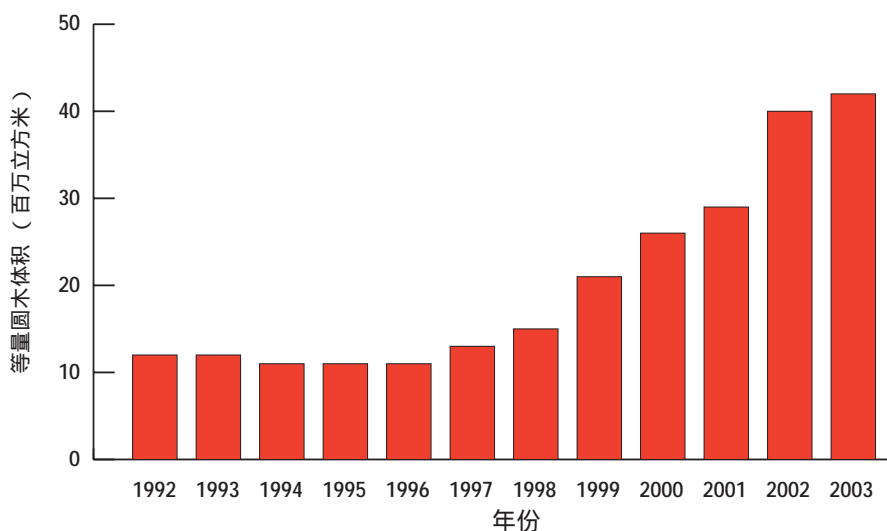
印度尼西亚对中国的非法林产品贸易议题达成协议。但在撰写本文时，印度尼西亚林业部长 Malam Sambat Kaban 仍对此保持乐观。<sup>79</sup>

中国还是一个主要的木材和木材产品（包括木制家具、木屑和纸张）出口国，这一事实更加剧了上述问题。中国的主要木材出口市场是日本和美国，其中美国是中国木制家具的最大进口国。<sup>80</sup>在 2003 年，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木质产品的价值为 30 亿美元，其中主要是木制家具出口。<sup>78</sup>

遗憾的是，大多数进口国家、公司和个人并不怎么关心木材的来源：正如一位中国出口商所讲：“我们的客户只关心所用木材的种类和质量。没有人问过木材的来源是否合法”。<sup>81</sup>尽管最近发起了许多国际、地区和双边计划来打击非法伐木活动，但包括 G8 和中国在内的木材进口国仍将进口违反原产国法律生产的木材的行为视为合法。事实上，木材一旦被“大幅度转变”，例如使用原木或加工木材生产木制家具，则所标称的原产国就成了木材加工的国家，而不是木材产自的国家。在缅甸非法砍伐的木材在中国制成家具后，就可以在理论上合法地出口到美国。

国际上认同的所谓“原产国”定义使得非法木材贩卖通过贸易而在事实上得以合法化。有趣的是，源自缅甸境内的木材通常标注的原产地是“西南”，中国人似乎将其等同于产自本国国内的木材。<sup>82</sup>

图 1：中国从所有国家进口的各种木材。资料来源：中国海关数据



<sup>k</sup> Global Witness 估计。

## 7.2 中国结束非法伐木和相关贸易的国际责任

2001年9月13日，在巴厘举行的东亚森林法执行与监管(FLEG)部长会议(请参见“15附录III”，页码：89-91)上，中国和与会的其它国家一起，声明中国“将采取立即措施强化全国森林工作，并加强双边、地区和多边合作来打击违反森林法的行为和森林犯罪，特别是非法伐木、相关非法贸易和腐败及其对法规的负面影响”并且“使包括当地群众在内的各有关方面参与林业部门的决策中，从而提高透明度，减少出现腐败的可能性，确保公平公正，并最大限度降低特权群体施加的不正当影响。”巴厘会议与会者还宣布，他们将“重点解决最容易受到破坏的边境地区的森林问题，而这需要各方采取合作和负责任的举措”。然而，中国政府和云南当地部门并未能阻止中国公司进口缅甸方面跨境非法出口的木材。因此，大规模非法跨境木材贸易的增长势头依然不减就毫不奇怪了。

签署东亚部长声明时，中国理解“森林生态系统支持着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存，并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天然并且可再生资源的宝库”。此外，中国深切关注“由于违反森林法的行为和森林犯罪--尤其是非法伐木和相关非法贸易--对法律治理的负面影响而使森林宝库面临的全球严重威胁”。中国进一步认识到“这会对我们的国家--尤其是当地社区、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造成严重的经济和社会损害”，同时认识到“良好治理以及长效解决森林犯罪问题的迫切需要和紧迫性”。此外，中国还认同，“所有木材进口和出口国家，都有责任打击森林犯罪，尤其是消除非法伐木和相关非法贸易”。<sup>83</sup>尽管有如此表态，中国政府仍未采取措施阻止中国公司在缅甸境内的违法伐木。

### 框 4： 欧盟打击缅甸非法活动的措施

也参加了东亚 FLEG 部长会议的欧盟则采取了一些尽管有限的措施。2004年9月，欧盟成员国要求欧盟委员会制定“特殊提案以解决缅甸的非法伐木问题，其中包括创造减少缅甸滥伐森林和缅甸柚木出口的机会”。<sup>84</sup>这项工作已于2005年3月完成。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由于欧盟委员会希望提高木材生产国的透明性，这份文件目前尚未公开。

在“2004年10月缅甸问题共同立场书”，欧盟还打算恢复缅甸境内的某些非人道主义援助和开发计划，这些援助和计划“与环境保护直接相关，特别是一些旨在解决造成森林毁灭的不可持续的过度砍伐问题的计划”。<sup>85</sup>据 Global Witness 所知，欧盟尚未实施任何计划或项目来解决该问题。

## 7.3 缅甸对中国的非法木材出口 - 统计分析

“缅甸林业部将彻查本地使用目的和出口目的非法木材贸易。”<sup>86</sup>

缅甸林业部，2005年1月

缅甸2003-04财年的数字表明只有大约18,000 m<sup>3</sup> 通过中缅边境出口，另有通过仰光出口的27,000 m<sup>3</sup>。<sup>88</sup>而中方数据则与之完全不同。官方贸易数字表明，从2001年到2004年，每年从缅甸进口的木材在80万m<sup>3</sup>和100万m<sup>3</sup>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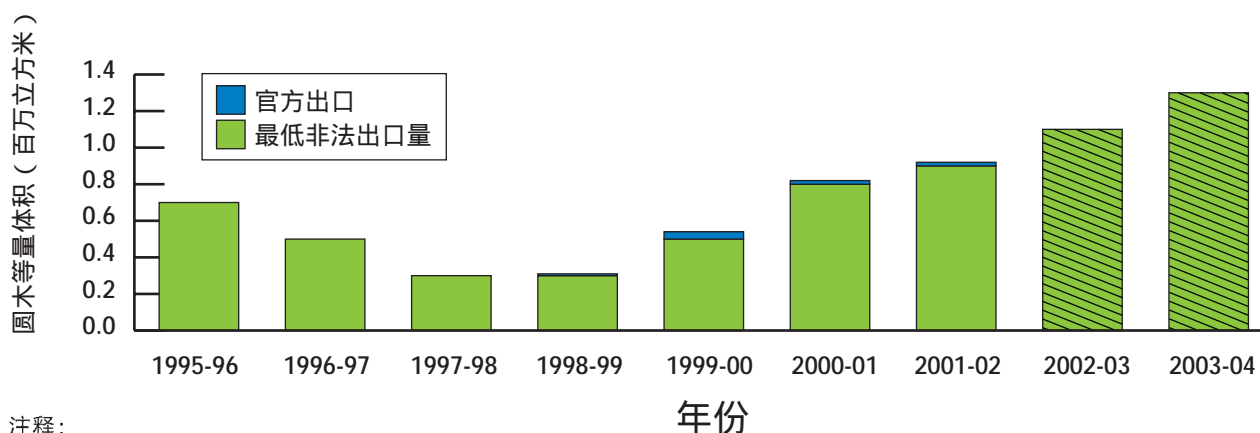
如上表2所示，在2001-02年间，中国记录的缅甸木材进口量逾90万m<sup>3</sup> RWE。同一财年，缅甸方面记录的对中国木材出口量仅为2万m<sup>3</sup> RWE。二者之间的偏差逾80万m<sup>3</sup> RWE，这意味着缅甸对中国出口的木材有大约98%是非法的。以每立方米250美元计算<sup>1</sup>，最近几年的每年非法出口量超过2亿美元。<sup>m</sup>这表明缅甸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sup>1</sup> 这只是非常粗略的估计。许多硬木树种(尤其是柚木)的价格更高。另外加工木材的价格要高于原木。

<sup>m</sup> 中国政府报告的2001年的木材进口价值为8千万美元。



图 2：SLORC/SPDC 报告的缅甸对华木材出口数据和中国报告的缅甸木材进口数据比较（单位：百万 M<sup>3</sup> RWE）<sup>87, o</sup>



注释：

1. 进口数据已经转换为圆木等量体积。
2. 最少非法出口量等于中国进口的缅甸木材总量（按照中国报告的数据）减去 SLORC/SPDC 报告的对华总出口量。
3. 每个图柱的高度表示中国进口的缅甸木材总量（按照中国报告的数据）。
4. 无法获取 2002 或 2003 年 SLORC/SPDC 出口数据。

图 3：中国在缅甸原木和锯切木出口中所占的份额（按缅元计算）<sup>n, 323, 324, o</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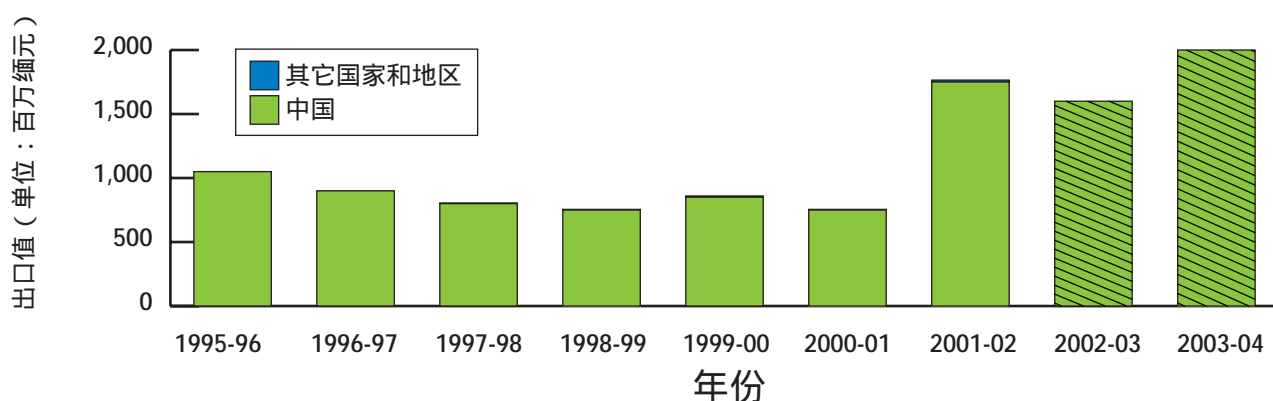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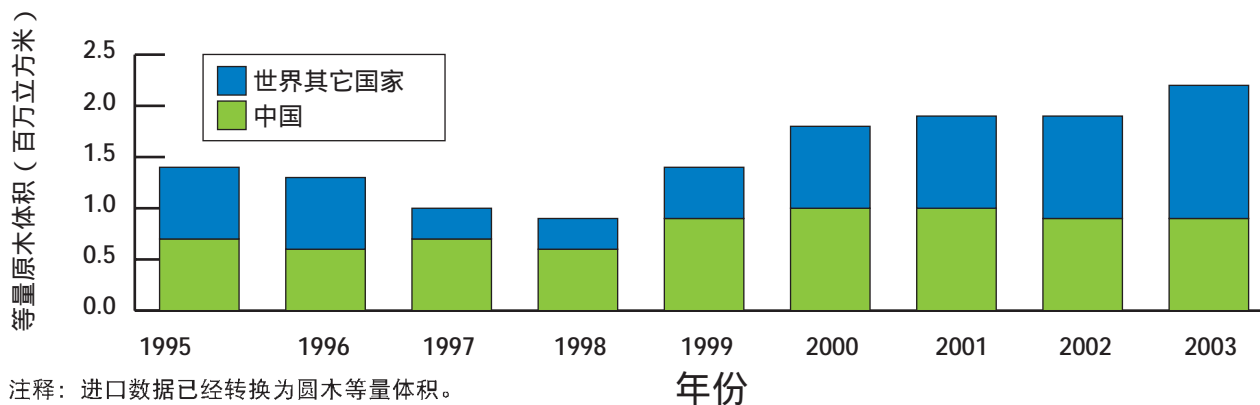


图 4：中国占已公布全球进口缅甸木材的份额<sup>p</sup>（单位：百万 M<sup>3</sup> RWE）<sup>xx</sup>



注释：进口数据已经转换为圆木等量体积。

<sup>n</sup> 缅甸政府部门以缅元为单位记录出口收入。但是，木材交易通常是用美元等硬货币进行的。缅甸官方汇率大约为 6 缅元 = 1 美元。  
<sup>o</sup> 2002-03 和 2003-04 缅甸对华出口的源数据尚未得到（看起来尚未发布）；柱形图右侧的两列显示为虚线以反映这一点，但总值中仍包括这些年的对华出口值。  
<sup>p</sup> 不包括薪材和家具。  
<sup>xx</sup> 该图中不包括木制家具，其 RWE 体积相对于缅甸的其它木材出口较小。也不包括薪材。

根据 SPDC 数字，在 2001-02 财年，对华木材出口对木材出口收入总额（大约 19.9 亿缅元）的实际贡献不到 3%（请参见上页的“图 3”）。这一点可能与对华出口的木材的种类和质量有关。但主要原因在于大部分对华贸易是非法进行，并因而未体现在缅甸的统计数字中。

无论是按实际数量还是相对数量计算，随着中国从缅甸进口木材的增加，非法出口木材量也会随之增加。进口国公布的数字表明，中国从缅甸进口木材的不断增长不仅表现在体积上，相对于所有其它国家进口的缅甸木材的总和而言也是增加的（请参见上页的“图 4”）。

Global Witness 在“*A Conflict of Interest*”报告中指出，中国的官方统计数字表明 2000 年中国进口的缅甸木材的数量大约为 840,000 m<sup>3</sup> RWE，几乎相当于世界总进口量的一半。顺便提一下，根据 MCSO 同年记录的数据，这一数量超出对所有国家出口木材的总和。到 2003 年，该数字上升到逾 130 万 m<sup>3</sup> RWE，三年内增长了大约 60%，占有记录的全球进口缅甸木材的将近 60%。

Global Witness 收集到数据的其它国家在 2003 年进口了 820,000 m<sup>3</sup> RWE，稍低于 2000 年的记录数据。

#### 7.4 缅中木材贸易的非法性（依据中国法律）

“我们四周都是资源紧缺的国家，它们一直在通过正当或不正当手段攫取我们的宝贵资源。”

缅甸木材认证委员会前主席 U Myat Thinn，2003 年 1 月

根据官方记录，2003 年中国从缅甸进口的木材为 130 万 m<sup>3</sup> RWE。根据缅甸法律，这一贸易中有约 98% 是非法的。同样地，很难相信缅甸有关机构会提供必要文件，以使对华木材出口按照中国法律是合法的。

中国海关和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 (AQSIQ) 都要求木材进口必须提供有效的原产地证书。此外，AQSIQ 还要求提供由木材原产国签署的有效检疫证明，如果没有则不会核发他们自己的检疫单证。而海关在得到检疫单证后方可将货物放行。中缅边境的木材进口商都未能向海关和 AQSIQ 提供必需的单证，而是提供虚假单证，或完全避开这些机构的检验；这些行为都是违反中国法律的。



大型运木卡车从云南省片马镇运走缅甸木材；2004 年



因此，严格执行中国法律将会使通过克钦邦的中缅边境进行的木材进口几乎完全停止（请参见下面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国海关在中国和东盟经济合作框架下颁布了《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货物原产地条例（2004年1月）》。顾名思义，该条例与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内交易的货物原产地有关。该条例的第13款要求各签约国提供出口国核发的原产地证书。第21款规定，不遵守该条例的进口商将收到惩罚，并可能遭到刑事诉讼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1992年4月1日开始实施）”及其补充条例适用于木材和木材产品。该法律第19条要求木材进口商向当地检疫部门提交出口国相关机构核发的检疫证书以及原产地证书，这与中国东盟贸易法（见上文）的规定是一致的。如果没有这样的检疫证明，当地检疫部门有权拒绝货物入境或将其销毁；这实际上是他们的唯一选择。<sup>89</sup>在任何情况下，如果没有AQSIQ核发的入境许可证，则木材就不能通过海关。

当地海关部门也要求进口商提交原产地证书。<sup>89</sup>

此外，根据该条例的第62条，伪造或涂改检验单证属违规行为，可处以2万元（相当于2,400美元）到5万元（相当于2,400美元）罚款。伪造单证还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2004年7月1日起实施），因为这种行为试图逃避检验和检疫（第3章第3条）。

伪造、涂改或买卖海关单证还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2001年1月1日起实施）第84条。根据同一法律，不接受海关检查也属违法行为（第86条）。违反第84和/或86条可能



云南省怒江自治州 Gangfang 运载来自缅甸的非法出口木材的卡车；2004年

被处以没收违法所得和/或罚款。违反海关法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逃避海关监管和其它行为的，均被视为走私行为，这是法律明令禁止的（第82条）。

严重的走私行为可能会受到刑事制裁。例如，逃税超过50万元（59,500美元）者可能被判处10年以上乃至无期徒刑，并处以最高为逃税金额5倍的罚款。逃税金额在5万元以内的可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Global Witness 尚未了解到中国政府动用相关法规打击非法缅甸木材贸易的任何案例。

#### 7.4.1 中国从缅甸非法进口列入 CITES 名单的喜马拉雅红豆杉

CITES 是一个政府间国际协议。其宗旨是确保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国际贸易不会威胁其生存。中国和缅甸分别于 1981 年和 1997 年加入 CITES。在中国，国家林业局在进口点和国内均是执行 CITES 的领导机构；还可能涉及海关和公安等部门。

喜马拉雅红豆杉 (*Taxus wallichiana*) 因为可用于生产紫杉烷而被过量砍伐，从而导致数量锐减，并因而于 1994 年列入 CITES 公约附录 II 中。尽管如此，喜马拉雅红豆杉仍经常通过中缅边界出口到中国。<sup>151 163</sup>



中国边境检查站

中医数百年来一直使用红豆杉来治疗一些常见疾病，而且在云南省的商业砍伐已经严重破坏了红豆杉的当地种群。红豆杉的树皮和树叶中含有紫杉烷，尤其是紫杉醇，可用于制造治疗癌症的药物。<sup>90</sup>2003 年，药品公司销售的含有紫杉醇的药品价值超出 40 亿美元。<sup>91</sup> CITES 怀疑中国公司采用传统方法提取紫杉醇，这意味着要砍掉 3,000 棵红豆杉来提取不到 0.225 公斤的紫杉醇。

附录 II 中列出的物种并不一定受到灭绝的威胁，但必须对其贸易进行控制以避免对其的利用会影响其生存。出口商必须具备出口国管理机构核发的出口许可证。仅当贸易样本属于合法获取而且其出口不会影响其种群的生存时，才能核发出口许可证。

2004 年 10 月，在曼谷举行的 CITES 第 13 次成员国大会对该附录进行了修订，使其中包括了“化学衍生物”。该修订由中国和美国联合主持，其制定的目的是允许各缔约国“更好地监控物种的进出口”并阻止不可持续的利用。但是中方对此次公约修改的支持很令人怀疑，因为日前红豆杉树根和整树正从缅甸运入中国。<sup>92</sup>这种与缅甸的非法贸易尚未记录在 CITES 贸易数据库中，因而也是非法的。<sup>93</sup>

中国政府指定中国林业局 (SFA) 作为在进口点和国内实施 CITES 的领导机构。在这一安排下，中国林业局负责与其它相关部门（例如海关和公安部门）协调以实施 CITES。其中包括处理跨中缅边境非法进口喜马拉雅红豆杉的事宜。



红豆杉木桌



## 框 5：伐木和北京奥运会

有意思的是，至少有一个克钦社区领导人认为 SPDC 将木材出售给中国是用于修建 2008 年奥运村：“中国要修建 2008 年奥运村，所以他们正从缅甸森林获得大量资源。该地区是政府控制的，但 KIO 能够获得一部分税收，他们达成了某种谅解。木材商出售树木以便在北京修建漂亮的建筑，而且他们都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他们正在砍伐酸枝木；这是一种硬木。这是中国的私人公司和 Jadeland 公司（由一名克钦族人拥有）一起干的。这一地区的森林几乎被砍光了，现在已经所剩无几”。<sup>94</sup>

第 29 届奥运会北京组委会宣传的政策是“建筑材料、装修材料及制成品均选用节能环保型产品”。Global Witness 无法证实在缅甸森林砍伐的树木是否正用于北京奥运会的准备工作，但截止撰稿时正在等待北京奥组委的回复。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被规划为“北京的环保典范”。2001 年 8 月赢得主办权后，北京奥组委一直忙着在北京种植数百万棵树木。2003 年 3 月 2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兼北京奥组委主席刘淇现场植树。4 月 12 日，北京奥组委领导和工作人员到首都雕塑公园种树。2003 年，全北京共植树 5112 万棵。

绿色奥运是北京 2000 年奥运会的三大主题之一，绿色奥运的重要理念之一是“用保护环境、保护资源、保护生态平衡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最大限度减少奥运对环境的负面影响”。<sup>95</sup> 如果奥运村的建设中使用了在缅甸以不可持续方式砍伐的木材，则这些值得赞叹的目标就会大打折扣。即便没有使用，中国政府也应严肃审视他们的木材采购政策的不一致性：一方面宣传绿色奥运，另一方面又合谋破坏缅甸森林。



开往中国的运载非法酸枝木的缅甸卡车；2004 年 6 月

## 7.5 缅中木材贸易的非法性（依据缅甸法律）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跨境伐木贸易是非法的，而且是在有关政府机构和组织均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通过跨境贸易销售给中国的木材大部分都未经法定许可程序。”<sup>96</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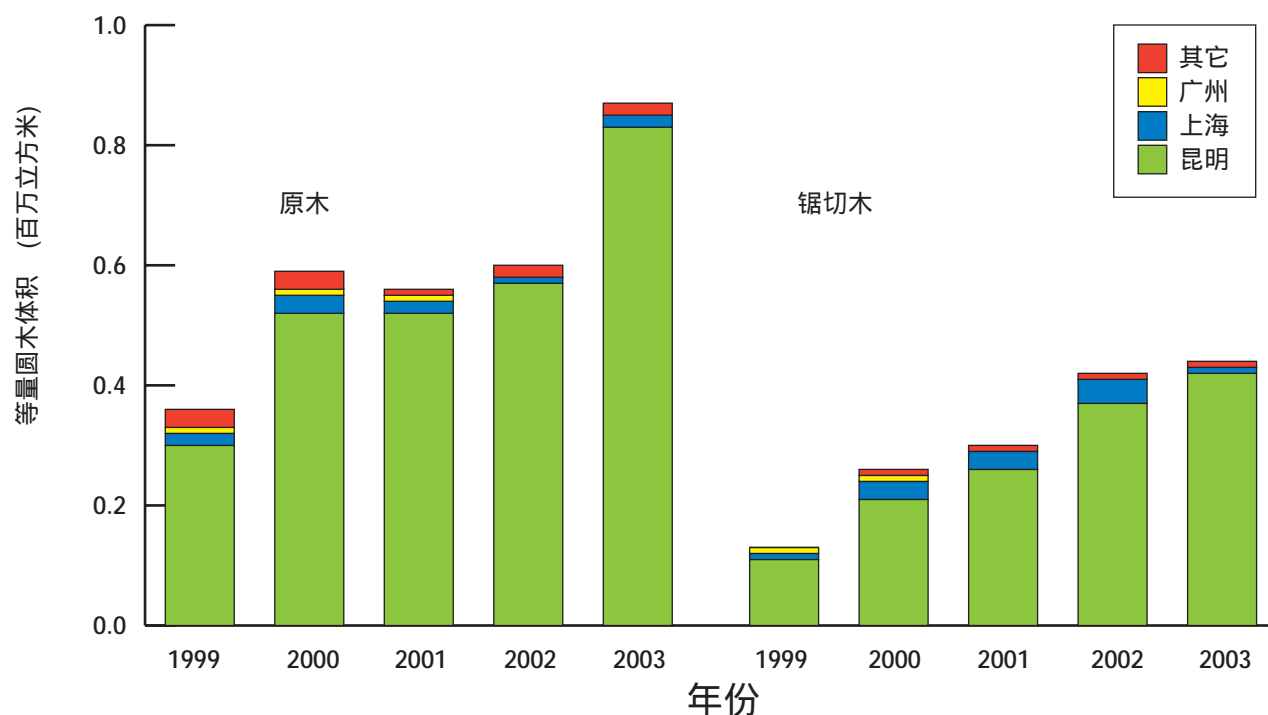
KIO 高级官员，2004 年

根据缅甸林业局的说法，“2001-02 和 2002-03 年间没有通过边境向中国出口任何木材”。<sup>98</sup> 然而，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数字，在 2003 年，中国从缅甸进口的原木和锯切木中有 96% 是经由陆路进入昆明关区的（参见下面“图 5”）。<sup>9</sup> Global Witness 沿中缅边境的实际发现证实了中方数据。也许并不奇怪，大部分木材运输经过其控制区的停火组织和中国机构都没有为缅甸林业局提供“有关跨境木材贸易的体积/价值/构成的详细记录”。<sup>98</sup> 此外，缅甸官方已告诉 Global Witness，中缅边境上唯一合法的木材出口边境检查站位于 Muse。然而，事实上大量的木材正通过至少 19 条通道进入中国境内，其中包括片马、猴桥和滇滩（请参见“9 中缅边境的木材贸易”，页码：37-49）。

还应指出的是，在缅甸不存在对软木/松柏科树种的年允许砍伐量，而且在 2005 年初，缅甸林业部确认 2001 到 2004 年未向中国出口任何软木/松柏树种。<sup>98</sup> 然而，Global Witness 中国境内看到的大部分缅甸木材都像是软木。这一点可以部分地从中方相关数据得到支持，这些数据显示，自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中国从缅甸进口的木材按 RWE 体积计算平均有 10-15% 属于松柏科/软木木材。而 Global Witness 看到的堆积如山的软木树种的原木表明上述数字可能仍属低估。如果确实如此，则对非法贸易的估计值也会相应地增加。也有可能海关官员对于软木树种木材进口的记录有误。

我们在中国境内看到了大量的缅甸柚木，而缅甸方面仍说“2001-02、2002-03 和 2003-04 年间未通过中缅边境向中国出口任何柚木”。<sup>98</sup> 柚木和其它宝贵硬木被视为“保护物种”。这意味着它们归国家所有，只有国家才有权采伐并从中受益。中国最大的 20 家柚木进口商中有 15 家都在云南省。

图 5：中国从缅甸进口的原木和锯切木（按关区）（单位：百万 M<sup>3</sup> RWE）<sup>97</sup>



<sup>9</sup> 有关跨境木材贸易的更多信息，另请参见：F. Kahrl & S. Yufang, Forest Trends: "Navigating The Border: An Analysis of the China-Myanmar Timber Trade"; 2004 年



### 框 6：缅甸的森林法实施

问：“您们如何与在该地区遇到的军队进行沟通？”

答：“我们会问他们所属纵队的名称，然后找到该纵队的指挥官来进行协商。如果我们有被逮捕的危险，我们就必须给他们一大笔，这样他们就会放了我们。”<sup>140</sup> 克钦邦伐木者，2003 年

考虑到少数民族要求一定程度的自治，以及缅甸政府的组成并不合法这一事实，整个缅甸境内的合法性问题尚不明确。各政府机构并不一贯遵守法律或依法办事更加剧了这种局面；当被问到是谁使得伐木合法时，克钦邦的一位村民这样回答：“是（缅甸）军政府。如果您与各位将军和军政府关系好，就是合法的。如果关系不好，就是非法的。KIO 与军政府在这点上没什么不同。”<sup>99</sup>

## 8 缅甸北部破坏性伐木的环境和社会影响

“中国是在转嫁问题。最初将云南的森林破坏了，现在又去破坏缅甸北部的森林。这是不可持续的。为什么要重复我们自己的错误？将来还能留下什么？”<sup>100</sup>

中国生物多样性专家，2004 年。

中国政府完全明白与不可持续伐木相关的经济和社会影响以及生态退化。1996 年和 1997 年的洪灾分别使云南省损失了 32 亿元（4.03 亿美元）和 45 亿元（5.42 亿美元）。<sup>101</sup> 1998 年长江特大洪灾波及中国 1/5 人口，死亡 3,600 人，并毁坏了 5 百万公顷农作物。全中国的经济损失估计超过了 360 亿美元。<sup>102</sup> 中国政府发现森林采伐引起的水土流失是造成这次洪灾的重要原因。<sup>103</sup>

这些洪灾促使中国政府认识到保护剩余的天然森林的重要性，并进而在 1998 年颁布全国禁伐令。中国政府已认识到各大流域内的生态环境恶化已经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sup>104</sup> 在颁布禁伐令后，当时的中国总理朱镕基视察云南时讲到：“保护天然林的工作非常紧迫，哪怕耽误一天，我们的损失就会多一点，我们的黄河和长江就不会让我们过上安稳日子”，<sup>105</sup> 他还继续讲到，“应从全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待森林保护...”。<sup>106</sup>



克钦邦禁止出口柚木的标牌

### 框 7：森林的价值

森林的价值远远大于从伐木中获得的收入，会计系统应反映着一点。森林产品和服务的完整价值不仅包括木材，还包括非木材森林产品、物种贡献和环境贡献，例如流域管理和生物多样性。森林价值评估是土地使用规划中必不可少的第一步。

森林规划旨在建立一个以协商一致为基础的、对所有利害关系人和备选方案开放的平台。该平台的重点在于各方参与决策过程和协商，以便所提议的规划方案能够反映森林的全部社会、环境和经济价值以及本地、国家或国际级别的不同利益相关人的所有期望。

尽管中国政府做出了最大努力，据报道 2004 年 7 月中国再次发生大规模的洪灾：“步行 12 小时后，新华社记者王长山到达了支那乡芦山村，这里是盈江县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在到村子的途中，王长山看到了 200 多处公路塌陷。由于村里的所有桥梁和涵洞已经倒塌，正在发生更多的路面塌陷”。有 16,000 名群众被困在片马镇，这里是中缅边境上的主要伐木中心之一（请参见“9.1.2 片马”，页码：40）。<sup>107</sup>

保护中国的森林最终以牺牲其它木材出产国为代价，尤其是俄罗斯和新西兰的针叶林。进口来的软木大多用于建筑。中国快速崛起的木材进口业也对热带木材出口国带来了负面影响。从印尼、马来西亚、喀麦隆和其它国家进口的硬木通常用在高价值产品中，然后重新出口。<sup>82</sup> 缅甸同时向中国出口硬木和软木树种。

## 8.1 中国在大湄公河次区域 (GMS) 的环境责任

“认识到大湄公河次区域的自然系统的有效管理和保护对于各国关键经济部门的发展至关重要，并确认许多依赖自然资源为生者是社会最容易受到伤害的群体，我们重申实现更好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承诺和政治意愿。”<sup>108</sup>

大湄公河次区域环境部长宣言，2005 年 5 月 25 日

来自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的高级环境官员<sup>85</sup> 于 2005 年 5 月 24 至 26 日在上海召开会议。会议总的主题是“管理共享自然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祝光耀在讲话中强调了中国在解决地区环境问题中可以起到的积极作用。<sup>109</sup>

《大湄公河次区域环境部长联合宣言》是本次会议的重要成果。在《联合宣言》中，与会各国部长决心深化在以可持续方式管理和保护各国及共享自然资源方面的合作。会议还支持于 2006 年年初之前发起“核心环境计划” (CEP)，以作为保护大湄公河次流域天然生态系统的一项发展战略。大湄公河次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走廊计划是 CEP 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宗旨是“协助建立可持续的管理体制，恢复某些重点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域的生态(栖息地)关联性和完整性...”。<sup>108</sup>



<sup>82</sup> GMS 陆地面积与西欧相当，是 2.5 亿人的家园。

<sup>85</sup> 即中国、缅甸、泰国、老挝、越南和柬埔寨。



在此次环境部长会议之后，7月份在昆明又召开了各国政府领导人会议。昆明声明重申了大湄公河次流域各国对环境保护的承诺：“我们决心保护我们的自然环境并努力以合理方式利用我们的自然资源。”<sup>110</sup>

在中国政府看来，云南省是环境保护的重点地区。中国政府已经在这里设立了两个自然保护区，即位于中缅边境的怒江自然保护区和高丽贡山自然保护区。位于云南省境内的“北部混合林”被GMS指定为生物多样性走廊；缅甸北部的森林则没有。111在与云南省有着绵长国境线的克钦邦内，中国已经帮助实施了伐木和采矿并行的N'Mai Hku项目，但该区域与云南省境内的被保护区域同样重要。这种截然不同的做法无益于中国在克钦邦、整个区域乃至国际上的声誉。

## 8.2 缅甸边境森林的生态重要性

“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在中国一侧设立森林保护区。于是中国人就跨境到缅甸来砍树。环境是明显的受害者。”<sup>112</sup>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植物学家Peter Wharton, 2003年10月

克钦邦位于全球两个生物最丰富但受威胁最严重的两个区域--“Indo-Burma”和“中国中南山区”热点地区--的交界。<sup>113</sup> Indo-Burma热点地区被视为最严重的8个热点地区之一。



而中国中南地区则“极可能是地球上物种最丰富而且最温和的地区”<sup>3</sup>。高丽贡山脉就处于这两个热点地区的交汇处。该山脉在中国境内大部分受到国家级的怒江和高丽贡山自然保护区的保护。而在缅甸一侧则没有任何保护。在这里正在实施N'Mai Hku项目，一场大规模的伐木和采矿活动（请参见“10.4.6 N'Mai Hku (上游)项目”，页码：66-67）。

“北部三角温带森林生态区”位于多山的缅甸北部（即克钦邦境内）。Chindwin、Mali Hka和N'Mai Hka等河流发源于这些山脉，它们东流并在下游汇合形成依洛瓦底江。崎岖的地形加之近年来的政治动荡，使得这里全球开发最少的地区之一。因此，当前对该地区生物多样性的评估可能偏低。<sup>114</sup>根据全球自然基金会的说法，该区域“提供了保存大地貌的难得机会，这些大地貌将支持喜马拉雅山东部生态系统内的生态过程和生物多样性。”

这里山势陡峭，高达3千多米。温带森林处于1,830米和2,700米之间；在2,700米以上为亚高山针叶林，1,830米以下为亚热带林。温带森林中多为尼泊尔栎树(*Alnus nepalensis*)、桦树(*Betulacylindrostachya*)、栗树(*Castanopsis spp.*)、针叶树(*Schima spp.*)、*Callophylus spp.*、*Michelia spp.*和*Bucklandia populnea*。<sup>115</sup>这里也有很多丰富的附生植物杜鹃花属灌木植被。

在2,100米以上，阔叶林让位于混合林，其中包括橡树(*Quercus*)、玉兰、槭树、李树、冬青树(*Ilex*)和杜鹃花，此外还有垂枝云杉(*Picea brachytyla*)、喜马拉雅铁杉(*Tsuga dumosa*)、云南红杉(*Larix griffithiana*)和秃杉(*Taiwania flousiana*)。常见的灌木植物包括玉兰属、小檗属、山柳属、吊钟花属、卫矛属(*Euonymus*)、八仙花属、红叶石楠、杜鹃花属、桦属(*Betula*)和白面子树和/或花楸属(*Sorbus*)等树种。<sup>116</sup>

<sup>1</sup> 热点地区是指至少支持1,500种地方性物种，而且这些物种已经失去70%以上的原始栖息地的地区。全球目前共有25个热点地区。

温带森林的植物物种也极为多样，而且复杂的地形加之潮湿的气候条件，造成了非常突出的植物特有分布。这里有 91 种哺乳类动物，其中贡山鹿 (*Muntiacus gongshanensis*) 和叶鹿是地方性的。叶鹿是近些年才发现的，是世界上最小最原始的鹿类。<sup>117</sup>该地区的许多其它哺乳类动物的生存正面临威胁。其中包括华南虎 (*Panthera tigris*)、云豹 (*Pardofelis nebulosa*)、小熊猫 (*Ailurus fulgens*)、大印度麝香猫 (*Viverra zibetha*)、背纹鼬 (*Mustela strigidorsa*) 和蓝腹松鼠 (*Callosciurus pygerythrus*)。在该生态区中已知的 365 种鸟类中，锈腹短翅鸫 (*Brachypteryx hyperythra*) 是一种地方性鸟类。<sup>114</sup>

克钦邦有缅甸最大的两个保护区：Hukawng Valley 禁猎区和 Hkakabo Razi 国家公园。2004 年 3 月，主要保护受到严重威胁的华南虎的 Hukawng Valley 禁猎区面积扩大了 3 倍，即增加了 5,500 平方英里的缓冲区。<sup>118</sup>克钦邦剩余的森林生态系统，包括中国公司正在砍伐的森林，大多具有同等重要的国际意义，并因而值得保护。虽然被保护状态对森林有益，但事先必须与该地区的民众进行有意义的协商。

人们已经对 SPDC 参与环保计划的行为提出了很多疑虑：军政府对于森林保护的利益是否仅限于它能够获得政治合法性。还有人甚至认为环保举动被用作对“当地居民控制区”进行国家控制的一个平台。<sup>119</sup>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观点，<sup>120</sup>但无论军政府的动机如何，在任何决策过程中实现真正的协商和广泛参与都是非常重要的。



克钦邦 Nongmung 区 Pangnamdim 镇，濒危小熊猫的皮被挂起来晒干；2004 年



### 8.3 对缅甸北部的环境影响

*“如果这种局面发展下去，你在那里将看不到一棵树——所有的树都会被砍光。”<sup>240</sup>*

云南省保山市的一名中国商人，2004年

因为伐木所在地交通不便，所以克钦邦伐木内的伐木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尚未得到适当的研究。但是，民间的一些证据表明伐木对本地居民和环境均产生了不利影响。Global Witness 已从克钦邦的村民那里收集到大量信息：局部地区干旱导致农作物歉收；河流水位降低；依赖森林生活的野生动物和鸟类不见了。<sup>121</sup> 干旱和落后的森林管理技术也增加了发生森林火灾的危险。2004年3月，克钦邦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的森林火灾。火灾发生于腾冲对面的4号和8号界标之间。保山镇派出了约2,000名消防员到边界救火以防止火势蔓延到中国。<sup>122</sup>

最近3年以来，N'Mai Hku 地区湿冷的气候已经导致了农作物歉收。反常的气候与本地区口

益猖獗的毁林活动同时发生，但也许没有关系。然而，逐渐依赖宗教团体组织的食物援助为生的当地民众却认为这种情况必定和伐木有关。<sup>238</sup>

无论如何，森林砍伐势必会增大发生暴雨和山洪的可能性，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2004年7月，缅甸遭受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洪水，伊洛瓦底江上游的伐木活动也许是罪魁祸首。洪水过后，SPDC 第二书记 Thein Sein 中将参加了为克钦邦遭受洪灾的村镇捐助现金和物资的仪式。对于森林砍伐与洪灾之间的联系，他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将军）说，...应该对山区诸如克钦邦给予特别关注，因为森林砍伐会恶化自然环境，并进而导致恶劣的气候状况、干旱和洪水”。<sup>123</sup> 他将没有具体提及中国公司在克钦邦境内进行的破坏性砍伐。但是，中国对于环境保护的意识看起来中止于边界，因为中国日益增长的木材需求所造成的生态负担已部分转移至缅甸边境森林。



克钦邦南三角地区；2004年

### 8.3.1 洪水

"由于洪水奔流而下，使得水井被污染，缺乏干净饮用水，居住地大而积水，居民容易患水传疾病"<sup>124</sup>

The Myanmar Times, 2004 年 8 月 23-29 日

2004 年 7 月下旬，肆虐的洪水淹没了克钦邦首府 Myitkyina，由于伊洛瓦底江的洪水继续向下游推进，洪水袭击了 Mandalay 和 Magwe 区、Sagaing 和缅甸地势较低的三角洲地区。克钦邦的洪水据称为近 30 年之最，再往南部的水位更是达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点。<sup>124, 125</sup>

N'Mai Hka 和伊洛瓦底江沿岸的村庄损失惨重。水中的原木和石头使得情况更为糟糕。<sup>126</sup> 受灾的范围和毁坏程度尚未可知，部分原因是克钦邦军事部门声称洪灾是一种正常现象，并拒绝对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进行任何报道。<sup>127</sup>

三位当地居民，由于拍摄并随后散发关于洪灾的胶片而被当地 SPDC 政府拘留了三天。最后在当地一名有名的宗教领导人的干涉之下，他们才得以释放。<sup>128</sup>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一份报告估计，仅在 Myitkyina 至少有 3,700 户家庭受到洪灾影响。<sup>129</sup> 据 KIO 的记录至少有 10 人死亡，在 NDA(K) 控制区的死亡人数至少为 20 人。<sup>130</sup> 根据 Global Witness 对当地民众的采访，在 Myitkyina 有 10 多人死亡，而周围地区死者达 30 人。<sup>131</sup> 另外有许多房屋和稻田被毁。本地区范围内 188 所小学中有 112 所受到洪水影响。报告指出，在 Magwe 区南部的洪水影响了 15,000 户家庭。<sup>132</sup> 南部地区如伊洛瓦底三角洲，稻田被洪水冲毁，很多农民将出现异常严重洪灾的原因归结为缅甸北部的森林采伐。<sup>133</sup>



此外，在克钦邦有四座大桥被冲走，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情况一度造成南三角地带（位于 N'Mai Hka 和 Mali Hka 江之间）向中缅边境木材运输的中断。洪水还影响到 Talawgyi 和 Sinbo 的伐木区域，冲走和冲毁了囤积在那里的大量木材。<sup>134</sup>



Myitkyina 洪水；2004 年 7 月



## 8.4 对缅甸北部发展的影响

“双方同意在《中缅边境管理与合作协定》的基础上，尽早制订出具体的实施细则，共同促进边境地区的稳定、安宁和发展。”

中国和缅甸关于未来双边关系合作框架文件的联合声明，  
2000年6月6日

在签署停火协议之后的数年内，民间社会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显现，旅游、种植经济作物和贸易的机会有所增加。但是“和平红利”在很大程度上被否定，因为克钦邦的森林被毁，而克钦邦的人民则所得甚少。卫生、教育和基础设施仅状况仅取得了相当有限的进步，而这就是自停火后通过边境向中国提供大量木材的好处。

2000年6月6日，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和当时的缅甸外交部长U Win Aung 签署了《中国和缅甸关于未来双边关系合作框架文件的联合声明》。双方同意“在平等互利、注重实效、优势互补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两国在贸易、投资、农业、渔业、林业和旅游等领域的合作”。此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一次声明中说中国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致力于睦邻、安邻、富邻”。<sup>136</sup> 中国应确保在缅甸境内的任何伐木活动不仅惠及中国伐木公司和加工企业，也能为缅甸人民带来好处。

但是，跨境木材贸易完全没有实现预期的互利目标。恰恰相反，这种贸易只是借机进行掠夺性开采，富的只是极少数人。由于中国伐木公司的出现，缅甸当地民众从伐木业中得到的直接经济利益非常少，而且通常变得更为贫困。获得克钦邦境内伐木权的公司还有权控制其它伐木活动。这些公司很少允许村民到他们控制的区域伐木，这样就剥夺了当地民众的一种潜在收入来源。在很多时候，伐木公司并不愿意雇佣当地人，而是更青睐中国工人。村民们甚至不能与伐木者做生意，因为他们包括食物在内的大部分供给都是从中国运来的。克钦邦缺乏下游加工业更加剧了这一问题。





## 框 8：民众对伐木影响的描述

对于阻止伐木活动，一般百姓更多地是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商贾同僚、政客和军政府方面纷纷许诺，但最终都没有兑现。几乎在同时，森林和村民对美好未来的企盼一起被无情毁灭。

"我的家乡是一个小村庄。在军事政府和 KIA 停火以前，我的家乡非常美丽，冬天樱花花遍野。气候和谐宜人，野生动物众多，有诸如鹿、熊、老虎和猴子等野生动物。但是自从 1994 年停火以来，情况却急转直下。

第一个改变就是有人开始伐木。这些商人大都是中国人。他们先是只购买硬木，后来甚至购买榕树和樱桃树。久而久之，我现在从家里向山上看去都是光秃秃的。我们每天都在失去我们的环境和野生动物。野生动物都逃匿到中国境内，因为这里每天都充斥着爆炸和刺耳的电锯噪音，到了夏天尤其如此。我们在经济上也损失惨重；我们被人剥削。

他们许诺三年内建成一个水利大坝。合同允许他们砍伐 Mingli 山脉的林木。工程从 1999 年开工。自从去年开始山上的森林已被一扫而光，大坝却仍然迟迟未能完工。当地民众失去了优美的环境，却几乎没有得到什么回报。只有中国商人和一些当地官吏从中渔利。

我于 2002 年离开家乡，我记得当时满山绿树葱郁。但是当我在 2004 年返回家乡时，却发现家乡已经变了。大坝仍然没有完工。但是这次我在村子里看到了电线杆。我希望他们能在年内完工。同时，我为而今几乎光秃秃的山脉感到伤心。他们穿越村子

修了一条路。夏天路面干燥异常，导致路边的房舍落满灰尘。由于灰尘过重，厨房里的餐具不得不经常擦洗。洗过的衣服也不能挂在室外，因为那样只会使它们变得更脏。到了雨季，路面就泥泞不堪。我也听到一些人在为这种状况而抱怨。但是除了抱怨之外，他们无可奈何。他们人微言轻。

我不知道谁该为被破坏的环境和失去的自然资源负责。Villagers 村民们非常反感“发展”这一概念。从我的观点来看，我能理解和接受这一点：要得到一些东西，就肯定会失去一些东西。但是在开发和破坏之间应该保持一种平衡。但在我的家乡，环境破坏严重，而我们所得甚微。根本没有任何平衡可言。也许这种事情在一个军事独裁集团统治的国家里很平常。我认为，如果我们有一个民主政府的话，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sup>135</sup>





### 8.4.1 空洞的发展承诺

“地球是人类共同家园，各国都要重视资源、能源和环境的有序利用与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sup>39</sup>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04年6月

发展的承诺通常并未落到实处。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一个中国商人在靠近 KIO 中央委员会陆军部 (War Office of the Central KIO Committee) 的 N'Jangyang 镇寻求伐木特许权。当局为该商人提供了特许权，条件是伐木公司应为临近的一个村庄提供必需设施。他在获得特许权后将其转卖给了 Jinxin 公司。Jinxin 公司在开始伐木的同时，开始为该村建造灌溉系统。但是，相对于被砍伐的数的数量而言，对灌溉系统的投资少得可怜，只有 7 户家庭拥有了灌溉农田。村民们觉得受到了欺骗，并随后在砍伐季节结束之前阻止 Jinxin 公司砍伐林木。此后 Jinxin 公司一直试图通过协商来重新进入森林进行砍伐。68 户家庭每户要求 150,000 缅元 (170 美元) 的补偿。<sup>207</sup>

现在已经知道 KIO 出卖社区森林。它还允许村民出卖社区森林来获得一些基本设施，例如连接到中国的电网。腾冲县一家供电公司曾与村民协商在一个村民称为“延伸到天边的”特许伐木区伐木两年。他们承诺为村民供电并提供 18,000 元 (2,150 美元) 的补偿，而在该公司“没日没夜”地砍伐 2 年后，该村只获得了 8,000 元 (950 美元) 的补偿，供电的事就更别提了。该公司称它将在完成砍伐后供电。这些村民看来是无法向任何机构求助。<sup>137</sup>

这种贸易失衡严重影响了中国在该地区民众心目中形象：正如缅甸的一位餐厅老板所说：“缅甸就是中国的资源库，...我们将最好的木材、宝石和水果都给了他们。我们得到了什么呢？他们最差劲的水果和最廉价的产品。”<sup>138</sup> 一旦克钦邦境内的自然资源枯竭，不仅该地区的任何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化为泡影，而且潜在的冲突因素仍将依旧存在，甚至会因这场掠夺而加剧。

© Tom Kramer



## 第二部分：GLOBAL WITNESS 的研究与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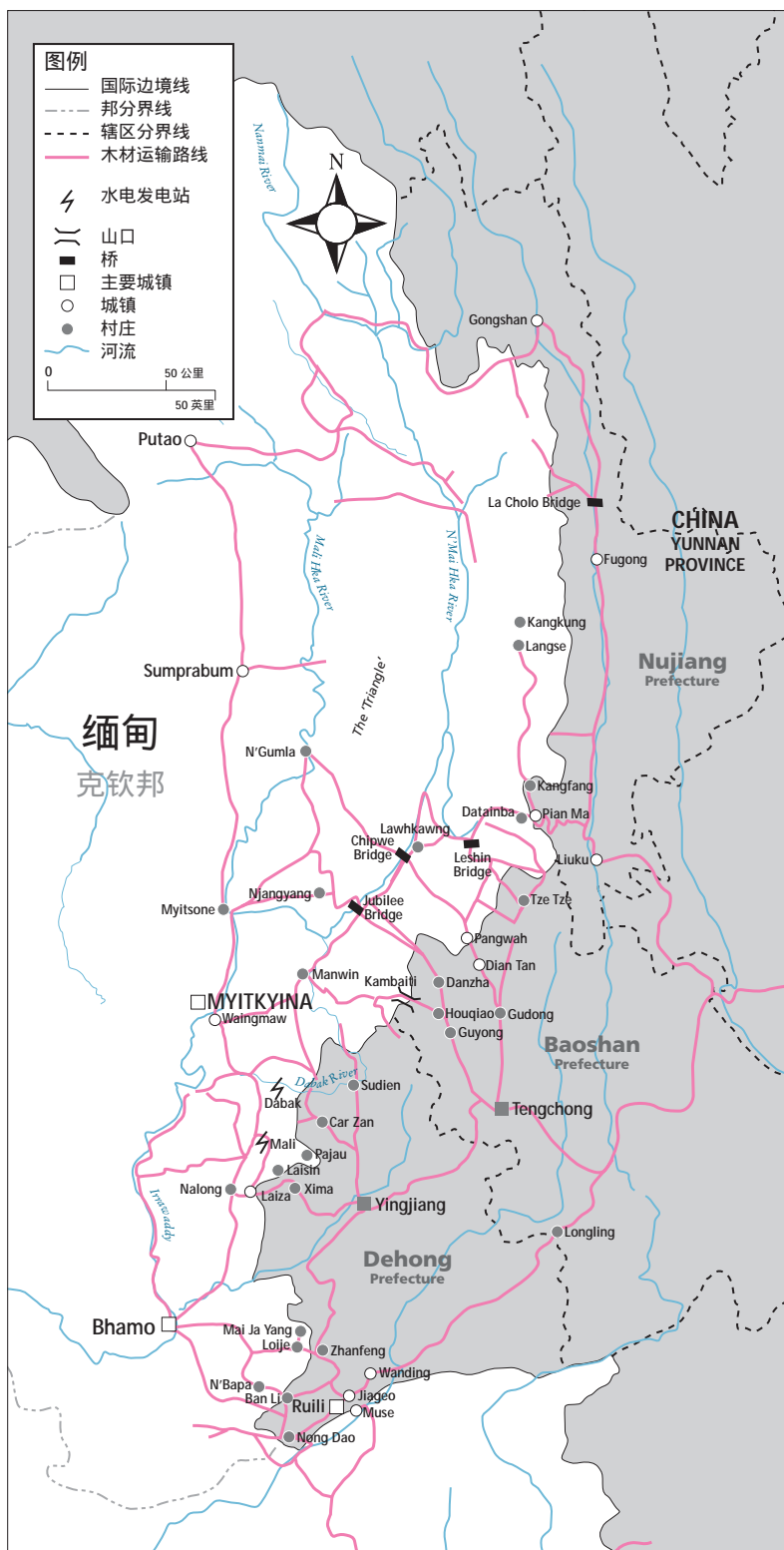
### 9 中国-缅甸边境的木材贸易

“事实上，公司每年从缅甸进口大量的稀有木材进行加工，其中包括柚木、紫檀木（花梨木）、红木、龙凤檀和楠木。”<sup>139</sup>  
 腾冲古林木业公司网站，2005 年

Global Witness 的调查表明，中缅边境附近的大片森林已经几乎被砍伐殆尽。结果是，中国的伐木公司为了寻找木材，不得不继续向克钦邦的腹地进发，从而造成采伐成本上涨和利润空间缩小。人们最初好像低估了克钦邦北部的采伐成本，从而加剧了这一问题。在北部，由于公路网稀少以及道路养护标准较低，开设新的伐木点的选择要比在南部更加受到限制。在云南省北部的各自治州，很多投资者正在想方设法收回最初的投资。事实上，Global Witness 采访的一些木材商觉得对缅甸森林的快速采伐时期可能即将结束。<sup>140</sup>

中国为了建设正在进口软木。中国的国内市场还需要用来覆盖较廉价板材的胶合板。较高价值的原木被制成家具、地板和装饰木线，然后再出口。分析家认为，中国在缅甸的伐木行为很大程度上是由国际出口市场推动的。<sup>82</sup>

2001 年，Global Witness 对中缅边境的木材贸易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请参见报告“*A Conflict of Interests*”，页码：85-91）。2004 年早期和 2005 年，Global Witness 调查人员返回中缅边境以核实当前的跨境木材贸易的规模：他们考查了云南省与克钦邦接壤的怒江、保山和德宏自治州。自 2001 年起，中国边境城镇的锯木厂和大型木材加工厂的数目激增。云南省的当地和地区政府一直渴望加强与缅甸的贸易，包括跨境木材贸易。因此，他们继续在基础设施上大量投资，并提供资金来建设和改造通往边境的公路，有时修建的公路还跨过边境而进入缅甸境内。其中大部分都是



<sup>139</sup>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Forest Trends publications: F. Kahl & S. Yufang, Forest Trends: "Navigating The Border: An Analysis of the China-Myanmar Timber Trade": 2004 年，以及 "An Overview of the Market Chain for China's Timber Product Imports from Myanmar": 2005 年。



重要的原木运输通道。2004 年，Global Witness 考察的从缅甸到中国的所有原木运输公路中，除了三条公路以外都处于改造之中。中国从缅甸进口的木材量也有了大幅度增加（请参见“7.3 缅甸对中国的非法木材出口 - 统计分析缅甸”，页码：21-23）。

在中缅边境的跨境木材贸易中，克钦邦出产的木材占据了主要部分。<sup>140 141, 143, 144, 151</sup> 如果沿着边境向北走，确定木材的产地就更容易了。例如，贡山或福贡进口的木材（请参见：“9.1.3 福贡”，页码：41；或“9.1.4 贡山”页码：42）是在边境周围 40 公里以内砍伐的，这是由公路的修建范围所决定的。再往南，随着公路网的改进，出口到猴桥或者通过 Laiza 出口的木材可能是来自 Sagaing 区、掸邦甚至是下缅甸。柚木、酸枝木和其他名贵树种的产地通常离边境较远。

有趣的是，尽管中国边境城镇相对于克钦邦的城镇而言非常繁荣，他们从跨境木材贸易中受益的程度还不如广州和上海等地。与这些城市相比，投资的相对匮乏使得中国边境社区极易受到木材贸易的不确定性的影响；而这一点原本可以通过避免对缅甸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来缓解。<sup>141, 144, 145, 152</sup>



云南省腾冲县林瑞木制品公司；2004 年



中方在克钦邦修路（Chipwe 和 Pangwah 之间）；2004 年

## 9.1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西北部、克钦邦东北部和西藏自治区东南部的交界处。该州以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闻名于世，其部分地区属于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sup>142</sup> 该州目前仍是云南省最落后的地区之一，尽管从1997年到2002年间其国内生产总值(GDP)<sup>v</sup>增长了52%。<sup>143</sup> 因此州政府非常希望进一步发展跨境贸易，并吸引基础设施、旅游业和采矿业方面的对内投资。其中包括尚有争议的怒江上的13个水电大坝工程。该地区吸引了很多致力于环境保护、减少贫困和增进健康方面的非政府组织(NGO)。

近年来跨境木材贸易兴起，部分原因是1998年中国实施了天然林保护工程(NCFP)。根据环境组织Forest Trends的分析，官方贸易数据表明1997到2002年间中国从缅甸进口的木材从36,000立方米增长到308,300立方米，增长幅度为756%。2002年云南省从缅甸进口的876,865立方米木材当中，怒江自治州所占的份额就超过了三分之一。<sup>143</sup> 这种贸易吸引了数万名外来工人，其中大部分来自四川省。

尽管木材业当前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但可能正因为如此，在不远的将来木材业将面临衰退，因为随着边境附近森林资源的不断减少，木材的采伐成本也将随之增加。2004年4月和11月Global Witness在怒江的调查表明，云南省该地区的木材贸易在未来3-5年后将走向衰落。

### 9.1.1 六库

六库是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首府，同时是木材贸易的一个重要的银行业务中心和行政中心。从N'Mai Hku项目(请参见“10.4.6 N'Mai Hku (上游) 项目”，页码：66-67)和片马边境口岸运来的原木途经六库运往大理。2001年，六库只有10座锯木厂，原木堆相对较少。<sup>144</sup>

尽管公路上的轿车越来越多，普遍看来，人们的生活也日益富足，但直至2004年，

六库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怒江红塔长青木材厂是六库最大的锯木厂，是由一家马来西亚公司(60%)和中国国有企业<sup>145</sup>红塔集团(40%)共同成立的一家合资企业。<sup>144</sup> Global Witness的调查人员在2004年没有访问这家公司。

在六库向北通往福贡的公路上，有一条通往缅甸的东向支线公路，其起点是第27和28边境站之间的小镇Bihpu，这条公路一直通往N'Mai Hku南部地区的大片森林。尽管2002年时就已经开始着手建设该公路并修建了一座跨越怒江的大桥，但迄今尚未完工。崎岖的地形和20万元人民币/公里的高昂成本妨碍了工程的进度。<sup>146</sup>



云南省片马和福贡之间的公路上的运木卡车；2004年

<sup>v</sup> GDP：一个经济体的政治边界内的人力和资产在特定期间内生产的所有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总和，通常以一年为单位，是政府衡量一个经济体有多少产出的正式指标。



### 9.1.2 片马

“中国人很懂得生态平衡。而缅甸人却不懂得应该如何保护自己的森林。”<sup>147</sup>

中国运木卡车司机，片马，2004年

在 Global Witness 2004 年到过的伐木城镇中，片马是最繁忙的，它每年进口的木材占怒江州进口总量的 94%，大约为 29 万立方米；约占缅甸出口到中国的木材总量的三分之一。<sup>143</sup> 该镇的当地人口有 2000 人左右，2003 年镇上的流动人口为 3 万 7 千人，其中大多数在克钦邦从事伐木工作。这种情况是 NDA(K) 根据停火协议获得伐木特许权后出现的，而 NDA(K) 控制的地区正对着片马。从 2001 年起，片马镇的锯木厂从 80 多家增加到约 100 家。最大的几家包括德隆森林资源有限公司、Jinxin 公司（片马企业局）（请参见页码：26, 59, 61, 69）、Hong Sen 公司<sup>144</sup> 和 Yuan Dong 公司（请参见报告 “A Conflict of Interests”，页码：86）。此外，在中缅边境的缅甸一侧也建了 10 个锯木厂，但尚不清楚是哪些人经营着这些锯木厂。

位于克钦第 1 特区 (NDA(K)) 的边境另一侧的 Datianba 镇正对着片马。但是，这里的大部分木材似乎是通过 Kangfang 村出口的。

为了进入福贡县对面的 N'Mai Hku 区域<sup>147, 148, 149</sup> 的森林，NDA(K) 正在扩展 Kangfang 北部的公路网，通往 Langse 的新公路将会扩建到 Kangkung 以方便采矿，同时增强 NDA(K) 及其武装的机动性。<sup>150</sup> 2001 年时，伐木公司在距边境 70 公里以外的位置作业。现在扩建的伐木公路已经深入克钦邦 120 公里，而且公路的路面状况很差。木材贸易的高峰似乎出现在 2002 年。Global Witness 采访的片马镇商人说，他们的生意以及竞争对手的生意已经连续两年萎缩，有些商人已经离开了片马。几个市场上的摊贩表示，如果生意还没有复苏的迹象，他们也会在下一年选择离开。在 2004 年早期，NDA(K) 将每立方米的原木税从 200 元人民币（24 美元）增加 300 元人民币（36 美元）。最近两年，由于运输费用的增加、高价值树种数量的减少、价格的降低以及竞争的加剧，几家公司的利润已经下降了 30% 到 50%。

2004 年 7 月的洪水和林木的侵蚀使情况变得更糟糕。<sup>150</sup> 一些较大公司正在想方设法收回最初投资。<sup>151, 143</sup>



云南省片马镇木材厂的废料；2004年

### 9.1.3 福贡

福贡是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的县城。在与福贡县北部接壤的缅甸一侧的境内，对着贡山并且往南朝向 Kangfang 的区域有大片森林。尽管 KIO 合同规定只能进行选择性的砍伐，但在边境附近有些地方的森林已被全部砍光。<sup>152</sup> 在运往昆明之前，大多数原木暂时存放在距

La Cholo/雅坪桥五英里的通往缅甸的雅坪通道的两旁。但是，在 Global Witness 来访时，这里的原木只剩下很少了，因为在冬季通往缅甸的公路将会关闭数月。在该地有 8 处较大的建筑物，其中有几座建筑物提供很简陋的单间公寓，在伐木季节供卡车司机和军人居住。运载原木的卡车也在这里维修。<sup>153</sup>

然而，这里目前尚不像人们当初预测的那样，与片马一样成为主要的原木贸易和加工中心并使用来自 N'Mai Hku 项目的木材。当地为数不多的几家锯木厂抱怨木材价格不断下跌，木材质量下降，而且生意非常难做。<sup>154</sup>

Global Witness 的调查人员发现，由于季节问题，有三家锯木厂几乎没有木材。

由于涉足这一行业的人员数量众多，福贡镇对面的克钦邦境内的伐木公司在经营上遇到了诸多困难。<sup>151, 155</sup> 陡峭的地形易于造成山体滑坡，而高海拔公路又会因雪而在 11 月到次年 4 月间无法通行。在 2001 年到 2003 年三年间，Huaxin 公司每年只能加工出 2 万立方米的木材<sup>155</sup>，而根据当地木材贸易业员工的预测，未来的年伐木量不大可能会超过 3 万立

方米。<sup>154</sup> 事实上，木材贸易行业的工人估计，整个 2003 年，通过雅坪通道从缅甸进入福贡的木材只有 3 万立方米。<sup>154</sup>

数百名采集药材以及为 Yunseng Group 药物公司工作的工人通过伐木公路来到缅甸。金矿工人也通过这条道路进出缅甸。<sup>153, 154</sup>



从靠近福贡的雅坪通道看去的克钦邦的风景。中缅之间的山脉在冬季冰雪覆盖，阻断木材运输；2004 年



### 9.1.4 贡山

贡山位于福贡以北贡山县的怒江峡谷上段，周围是白雪皑皑的群山。许多非政府组织和政府官员为保护和恢复该地区特有的生态环境而在这里工作。<sup>156</sup>

当地政府与NDA(K)关系密切，后者控制着此处中缅边境缅甸一侧的地区。NDA(K)的最高领导人Ting Ying经常造访贡山。<sup>157, 158</sup>贡山近几年的发展很快，在伐木业方面，贡山与克钦邦的关系日益紧密，但它仍然是自治州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在Global Witness来访时，在镇上既没有看到庞大的原木堆，也没有看到运输原木的卡车，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季节原因。但是，经过大约30分钟泥泞的车程，在丹珠通道开始的地方，Global Witness的调查人员确实发现了大堆的原木。在这里，可以看到满载着原木的卡车正忙着运输。

从贡山镇到中缅边境的丹珠边境通道是N'Mai Hku项目(请参见“10.4.6 N'Mai Hku (上游)项目”，页码：66-67)的一部分，这条公路是由自治州的多个部门联合修建的。2001年，这条路开始用于运输少量的木材<sup>144</sup>；到2004年4月，该路已经延伸到缅甸境内40多公里。沿路(由于积雪，一年当中公路只能通行半年)木材的采伐权属于云南省贡山丹珠边境开发公司，它是与贡山县政府合资成立的。

有六家经由丹珠公路从缅甸获取木材的公司需要向县政府付费。<sup>158</sup>2002-2003年期间，贡山县因此获得了100万元人民币的收入(12万美元)。自公路开通以来，木材进口量迅速攀升。根据官方数字，2001-02年间，进口的木材量



云南省怒江县丹珠通道旁的原木堆；2004年

为4,500立方米，而在2002-03年期间，这个数字已经升到21,000到25,000立方米之间。预计在2003-04年间，这个数字还会升至40,000立方米。<sup>158, 159</sup>贡山边境贸易局(Gongshan Department for Border Trade)估计木材至少还可以维持10年。<sup>158</sup>

然而，根据多个消息来源，很大一部分贸易都未曾记录，而Global Witness从多处获悉，根据中国法律这种不记录的贸易是违法的。<sup>151</sup>丹珠通道为三家位于贡山及其周边的锯木厂提供原木，其中一些原木在福贡加工。大多数原木和锯切木将经由昆明运往广东和上海。在雨季，山体滑坡经常会使从贡山到六库的道路无法通行。2004年11月，每天大约有50-100辆运载着原木的卡车驶离贡山，每辆卡车拉走20-30立方米来自缅甸的木材。<sup>146</sup>



Ting Ying 在 Myitkyina 新建的别墅，名为“The Solid Rock”。2004年初，许多云南商人带了许多精美礼品参加乔迁盛宴。

## 9.2 保山自治州

“边境附近已经没有树了，因此我们只好走得远一些，再远一些。”<sup>240</sup>

云南省一位木材贸易商，2004年

当地官员估计，保山自治州每年从缅甸进口10万到15万立方米的木材，其中包括很多名贵树种，如柚木、酸枝木和胡桃木。但是，就进口量而言，在三个边境自治州中，保山是最低的。<sup>151</sup>由于中国伐木公司和县政府出资改善缅甸的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亚洲开发银行(ADB)资助云南省改善交通基础设施，在未来几年内该地区的木材供应量有望增长。近年来木材加工厂的数量已有显著增长，据认为，附近的边境口岸猴桥和胆扎今后将承担大批的这类贸易。<sup>143, 151</sup>

### 9.2.1 腾冲

腾冲县是一个重要的木材加工和发送中心，通过它将木材运往广州、上海和昆明等地。<sup>143</sup>

2001年来访时，该地已有两家工厂。而在2003年到2004年期间，在该镇郊区的石山工业园又新开设了四家较大的木材加工厂，这四家加工厂分别是林瑞木制品公司、云南腾冲县承信木业有限公司、Teng Chin 木材厂和泰华木材厂。在此期间，四家工厂雇了1000多名工人来制作门、窗框、地板和嵌板。Global Witness 的调查人员看到很多运木卡车经过该镇，但没有看到高大的原木堆。<sup>151</sup>

腾冲加工的很多木材是供应出口市场的。例如，云南春木木业有限公司就向日本、中国台湾、广州和上海出口木材。该公司每年的营业额为500万到1000万元人民币(595,000-1,190,500美元)。<sup>160</sup>

根据云南省承信贸易公司网站的介绍，这家15,000平方米的工厂拥有中国“最先进”的生产线。这条高效、高精度的自动化生产线是从瑞典的ARI公司进口的。干燥设备是总部位于新西兰的Windsor公司提供的。该公司产品包括木制门和用于制造家具的锯切木以及其他加工产品。该公司的固定资产为2200万元人民币(260万美元)，员工数量已达400多人。该公司称他们主要使用“从缅甸进口的原木(金丝柚、龙脑香、红桦、樱桃木、铁杉、黑胡桃木、水冬瓜、黄芸香、枫木、柏木、桃花心木、柚木、酸枝木等等)”。<sup>161</sup>

尽管如此，这家承信公司仍获得过很多奖项，如：2002年6月由中国木材协会颁发的“绿色建筑产品奖”；由中国木材流通协会颁发的“优质和绿色无害产品”奖；由中国消费者保护基金会颁发的“信得过奖”。<sup>161</sup>

由于只有不足2%的跨境贸易是合法的(请参见“7.4 中缅木材贸易的非法性×按照中国法律”，页码：23-25)，而且腾冲进口的绝大多数木材并非来自Muse这个唯一的合法出口点<sup>146, 151</sup>，因此这家公司和腾冲的其他公司使用的缅甸木



云南省腾冲县承信公司大门；2004年。内插图：展示承信公司获得的许多“绿色”奖项；2004年



材来自合法渠道的可能性很小，更不用说是以可持续方式砍伐的了。然而，Global Witness 尚未跟踪承信公司使用的缅甸木材的确切来源，也没有确定这些木材是否合法。

对于在中缅边境经营但不能提供所用木材法定原产地证明的中国木材加工公司，像 ARI 等国际公司应停止对其供应锯木和其它高科技设备。

### 9.2.2 固东

固东镇位于腾冲通往滇滩的公路以及通往 Tze Tze 的公路和通往古永/猴桥的公路的交汇处。2001 年，镇上大约有 100 家小锯木厂，它们的工艺相对而言比较简陋。<sup>144</sup> 2001 年到 2002 年间贸易额取得了大幅度增长。但是，尽管该镇似乎正在走向繁荣，但 2004 年 Global Witness 调查人员到来时，他们得知这里的生意已经开始降温。与腾冲相比，固东只能算是个小镇，但自 Global Witness 上次来访之后，这里已经建起了一家大酒店，几条主要的街道也进行了改建。锯木厂的数量也增加了。

木材在这里被加工成地板和家具，然后运往国内其他地区，其中以上海和广东为主。<sup>151</sup>

### 9.2.3 古永

古永镇位于腾冲的西北方向，离猴桥很近。古永从猴桥和胆扎附近的口岸进口原木。胆扎和古永之间只有很少的几家木材加工厂，其中还包括一家木炭厂。<sup>151</sup> 但古永镇的人们对未来的贸易前景仍持乐观态度。

### 9.2.4 猴桥

猴桥镇是保山市唯一被中缅官方指定为国家级检查点的边境口岸。<sup>143, 151</sup> 它正对着 Kambaiti 关卡，同腾冲之间有一条状况良好的公路。猴桥以及附近为古永供应木材的胆扎边境口岸正成为边境地区最重要的两个木材进口口岸。

Global Witness 在 2004 年 4 月采访的一名当地贸易商估计，猴桥每年进口的木材有 10 万立方米。<sup>162</sup> 运到这些镇上的木材很多来自南三角地区（请参见“10.4.4.1 南三角地区”，页码：



靠近云南省固东镇的卡车上的柚木或酸枝木；2004 年



61-62)，从2004年起，该地区的伐木活动迅速扩展。<sup>163</sup>自2001年Global Witness上一次访问以来，该镇的锯木厂和原木堆的数量也有了显著增长。

### 9.2.5 滇滩

滇滩位于Pangwah关卡和NDA(K)总部所在地Pangwah镇的对面。

边境附近的许多地区的林木已被砍伐殆尽，如今各家公司正在距边境130公里的地区进行砍伐。<sup>164</sup>当地木材贸易商说，往返需要三天的车，每年由于雨季的影响，将会有5个月无法通行。特许权费用也上涨了，但Global Witness采访的某些木材贸易商仍持乐观态度。例如，通往腾冲的公路就正在改良之中。这个2004年开建的项目将于两年内竣工，完工后，滇滩和腾冲之间每立方米木材的运输费用将减少30元人民币（3.6美元），即从50元（6美元）降至20元（2.4美元）。<sup>164</sup>当前进口的木材量已经从2000年的100,000万立方米降至70,000到80,000立方米。<sup>164,165</sup>此外，这里还通过滇滩进口大量的名贵木材。这使得该镇的贸易更有活力，

而且比北部的片马等城镇具有更大的灵活性。<sup>151</sup>锯木厂的数量已经从2001年Global Witness来访时的70个增加到2004年的80至90个。在该镇北边的工厂可以看到很多原木堆。位于镇中心靠近河边的工业园中的设施也得到了改善。如今，在该工业园中大约有20个新建的中等规模的木材加工厂。<sup>151</sup>Global Witness的调查人员还访问了距滇滩大约两公里的边境检查站。从中国边境这一侧，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于Pangwah镇的中国木材商经常光顾的赌场和银行。中国边防军守卫着这个关卡，但在缅甸一侧没有人把守。



云南省滇滩镇的锯木厂；2004年



云南省滇滩镇的锯木厂；2004年。墙壁上的标语是“抓住新机遇，建设新滇滩，树立新形象”。



### 9.2.6 Tze Tze

Tze Tze 是一个位于保山自治州北部的小镇，距缅甸边境 10-15 公里。

每年 Tze Tze 进口的木材至少有 10,000 立方米，这些木材均来自缅甸境内距边境 30 公里到 100 公里的地区。<sup>166, 167, 168</sup> 这些在运往昆明和其他地区之前，大部分要在 Tze Tze 进行加工。Global Witness 调查人员看到边境附近有一个大原木堆，同时有卡车正在装载，准备将木材运走。片马的公司也通过 Tze Tze 的四条通向森林的公路砍伐森林。这里的地形没有片马那样险峻。

在克钦邦开采铅、锡的私人公司出资修建了多条 Tze Tze 通向缅甸的公路。<sup>169, 170</sup>



云南省怒江县；2004 年



Tze Tze 的存木场；2004 年

### 9.3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在三个与克钦邦接壤的自治州中，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是最靠南的一个。克钦邦与德宏自治州毗邻的区域由 KIO、SPDC/Tatmadaw 和一些小的民兵组织分别控制。一条相对较好的公路网将克钦邦的 Bhamo 与缅甸的其他地区（包括掸邦北部的 Lashio）连接到一起。

德宏自治州有两个国家级和两个省级检查站<sup>143</sup>以及许多较小的通往克钦邦和掸邦的边境站。这里的边境贸易与以北地区相比更为多样化。来自 KIO 控制区域以及其他停火组织和 SPDC 控制区域的木材是这里贸易的主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通往边境的公路已经与缅甸的公路网连接到一起。所以，这里的木材贸易比以北的地区更为稳定，而且进口的树种也更为丰富。根据官方的数字，2002 年德宏自治州进口的木材量为 259,503 立方米。但自 2001 年起，木材的进口水平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只是盈江的进口量取得了增长。盈江和瑞丽是主要的伐木枢纽，很多边境附近的小镇都向这里运送木材。

#### 9.3.1 瑞丽

“现在孟（瑞丽的一名木材贸易商）仍可顺利获得新鲜木材。他有两部手机，想要木材的话，只需给缅甸克钦邦的‘反政府组织’的一个成员打一个电话即可。他说，‘我打个电话，24 小时后，卡车就会运来木材’。事情很简单：世界上又有一大片古老的雨林又要没了，它们将被砍伐、锯切并加工，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服务。”<sup>171</sup>

'A Reckless Harvest', Newsweek, 2003 年 1 月

与 Global Witness 上一次来访时相比，瑞丽看起来更为繁荣，但是自 2001 年起，木材贸易似乎一直没有什么变化。这个大型城镇以及相应的边境口岸 Jiageo，是连接云南省和旧中缅公路周围的缅甸地区的一个主要边境运输线。在这里，不仅木材贸易兴隆，而且缅甸非法出口的石化木的生意也很好。

2004 年 12 月，中缅边境商品交易会在瑞丽举办，会上展示了来自缅甸的增值木材产品。根据新闻报导，中缅贸易商达成了一笔价值 36 万



从上缅甸非法进口的石化石在瑞丽销售；2005 年



美元的出口产品交易，这批出口产品包括 600 吨的木质雕塑和 300 吨的家具，它们是由缅甸的 Mandalay 区和 Sagaing 区的五家公司生产的。<sup>172</sup>

SPDC 控制着缅甸的边境口岸 Muse，它正对着中方的 Jiageo 口岸，后者距瑞丽很近。缅甸“Ka Pa Sa Pa”民兵组织也控制着沿着这一段边境线的许多较小关卡。<sup>173</sup>公路网从 Muse 延伸到克钦邦的 Bhamo、向南穿过 Lashio 通往 Mandalay 和下缅甸。

在 1998 年中缅边境贸易协定签订之后不久，瑞丽和附近的畹町的经济即开始繁荣起来。边境贸易吸引了很多贸易商、商人、卡车司机、性工作者和建筑工人。瑞丽因为走私、贩毒、卖淫和艾滋病高发率而臭名昭著（请参见“6.3 HIV/艾滋病的蔓延”，页码：16-17）。木材贸易仍然是该地区最重要的跨境贸易的组成部分。Global Witness 采访的一名锯木厂老板使用缅甸出产的木材生产锤柄，然后将其出口至德国。<sup>151, 174</sup>

Nong Dao 村至少有五家锯木厂，还有几个小型原木贮存场。<sup>151</sup> 2005 年初，从 Nong Dao 出发向东通往瑞丽的那条公路运输的原木量非常大。每 5 个小时就有 100 多辆运载着原木的卡车驶过。此外，沿路还停放着大约 100 辆用来装载原木的空卡车。<sup>175</sup>

在瑞丽，穿越中缅边境的不只是装载木材的卡车。据报导，2005 年 5 月下旬，200 多辆中国生产的军用卡车穿过边境进入 Muse，这显然是 SPDC 购买的 1000 辆卡车的一部分。<sup>176</sup>

### 9.3.2 章凤

自 1998 年起，木材贸易量开始下降，但现在已呈平稳态势。一家厂址距关卡只有数百米的锯木厂老板估计，这里每年从缅甸进口大约两万立方米的木材。其中有些木材是中国和缅甸伐木公司在克钦邦距边境 50 公里的地区内砍伐的。据报道，章凤进口的木材也来自 SPDC 和佤族控制的较靠南的地区。<sup>177</sup> 在 2006 年章凤到 Bhamo 高速公路竣工之后，章凤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更重要的木材贸易通道。<sup>18</sup>

### 9.3.3 Ban Li

Ban Li 是一个位于中缅界河的小村，其原木贮存场占地达数公顷。显然，曾有大量的原木存放在 Ban Li，但在 2004 年 Global Witness 来访时，其中的绝大部分已经被运走了。当时只看到中国工人正在将剩下的一些原木装到卡车上，之后运往昆明。在旱季，可以看到有人将原木拖过河道，2005 年 Global Witness 再次到访该地时就看到了这番场景。

Npaba 已经在缅甸一侧边境线的河岸上建立了一个定居点。木材运往中国之前，KIA/O 将对其征税。圆状的硬木原木可以直接通过，但是较小的切割成方形的柚木需要存放一会儿，等待 KIA/O 人员对其进行测量。一条新路正在铺设之中，以便从 Nongdao 交叉点和通往盈江-瑞丽的公路的侧路都可以抵达 Ban Li。这条“环路”将于 2004 年竣工。2004 年 Global Witness 来访时，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条路上的一个小木材堆，很明显是来自缅甸。<sup>151</sup>



在克钦邦 Npaba 的 KIA 征税点（与云南省的 Ban Li 相对）；2005 年

### 9.3.4 盈江

每年盈江主要通过 Car Zan 和 Laiza (Laiza 距 KIA 的总部很近) 从缅甸获得稳定的木材供应。在 Laiza 和中国的平远镇之间设立了一个省级检查站。<sup>143, 151</sup> 盈江至 Laiza 公路克钦邦境内的主体工程于 2003 年中期开工, 计划于 2004 年底竣工。届时通过这个业已繁忙的边境口岸进行的边境贸易将进一步增长。少量的木材通过 Laozhaiza、Hong Bom He、昔马和苏甸过境。自 2001 年起, 运输成本开始上涨, 锯木厂的数量稍有下降。2004 年, 从缅甸进口的树根、某些国内木材以及濒临灭绝的紫杉也都成为了加工的对象。<sup>92, 178</sup>

### 9.3.5 Car Zan

Car Zan 是一个重要的伐木镇, 锯木厂的数量在 20 个到 30 个之间, 过去 10 年以来一直进行着木材贸易。两条尚未铺设完毕的公路从这里一直通到 KIO 控制区域。2004 年 Global Witness 来访时, 这两条路正在改建。当时还可以看到大型的木材堆, 包括非法进口的柚木。在 Global Witness 走访过的地方中, 这里的柚木和酸枝木的数量是最多的。但是, 木材贸易商们说他们对未来很担心, 因为边境附近的森林已经被砍光了, 而且 SPDC 在该地区的影响也在日益增大。显然, SPDC 对较名贵树种的销售的控制更严。<sup>179, 180</sup>



云南省盈江县使用来自缅甸的树根制成的装饰桌; 2004 年

### 9.3.6 苏甸

2003 年在苏甸开设了一个大型原木贮存场。到伐木季节结束时, 至少有 75 辆卡车驻扎在这里, 2004 年初 Global Witness 来访时就看到了这番场景。他们还看到了几个大型原木堆。但迄今为止, 这里只建了几家锯木厂。此镇的郊区有 50 到 70 间简陋的小屋, 可作为办公室、停车点以及卡车司机和木材贸易商的住处。<sup>151</sup>

### 9.3.7 龙陵

龙陵镇位于各个边境城镇的东面, 在芒市以北 20 公里。这里有距瑞丽最近的机场, 而且有多家板材厂。很多骡马车队也从这里出发, 从中缅边境的第 17、18、19 和 22 这四个边境站驮运高价值木材。车队也会从 Pajau Bum 经由中国的昔马镇而来。<sup>150</sup>



云南省德宏自治州盈江县街道上的运木卡车; 2004 年



## 10 克钦邦

“不出几年所有天然林都将被破坏。看到该地区发生的一切，我的心情非常沉重。所有的树都砍光了。这太不好了。这太可怕了。”<sup>100</sup>

中国植物学家在考察临近保山市的克钦邦时的评论，2004年

克钦邦资源丰富，处于全球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和印度的包围中。现在，克钦邦已经从缅甸东北部一个边缘化的战争频仍的地区，变为支持中国发展的一个自然资源仓库。这种转变是在相对和平的背景下发生的，因为停火消除了战乱时期存在的许多资源开发障碍。在达成停火协议之前，各派别对领土的控制都是相对、不确定而且经常变化的，许多地区都在争夺之中。现在武装反对组织控制着特定区域。规定的停火协议之外的领土占克钦邦的大部分，在法律上归 SPDC 管理。

克钦邦内有两个武装反对组织，即 KIA/O 和 NDA(K)；KDA 总部位于掸邦北部。在这些组织中，KIO 在政治号召力方面要强于另外两个组织，将后者称为经济动机推动的民兵组织也许更为恰当。KIA/O 是迄今最大的武装反对组织。它也被视为实现克钦邦民族抱负的主要力量，所获支持也比 NDA(K) 和 KDA 更广泛。因此，相对于其它克钦族组织，民众对 KIO 领导层与 SPDC 协商政治解决方案寄予了更高的期望。在达成政治和解之前，SPDC 已经要求各停火组织继续等待，直到国名大会起草宪法并成立新政府。<sup>181</sup>

与 NDA(K) 或 KDA 相比，KIO 更重视控制区的发展。然而，道路和水坝修建项目并未取得完全成功。部分原因是缺乏技术经验和管理不善，但 SPDC 的蓄意阻挠也是部分原因。<sup>268</sup>

停火后，KIO 的主要收入来源从宝石变为伐木以及贡献较少的采金和边境贸易。它还在 Buga（在克钦景颇语中是“家乡”的意思）公司名义下实施许多商业计划，包括与 SPDC 建立利润分享的砍伐柚木的官方合资公司。

遗憾的是，近年来 KIO 内部腐败现象（大多与自然资源开采有关）日益严重，这已经侵蚀了其运作和政治能力，其中包括：实施公共建设工程；保持政治方向并反对 SPDC；寻求替代 SPDC 的政权。根据 Global Witness 采访的不同人群的看法，KIO 的凝聚力已经大减，其普通成员也因而变得心灰意冷。<sup>182</sup> 与缺乏全国性政治进步相关的失落感更加剧了这种局面。

与 SPDC 紧密联合的 NDA(K) 更注重经济利益。自停火以来，NDA(K) 一直在克钦邦内大力扩展自己的经济利益。

### 10.1 克钦邦武装冲突历史概述

“所有这些停火组织现在都向钱看齐。当 CPB 忙于捞钱时，他们就灭亡了。所以金钱已经毁掉了这些组织。”<sup>94</sup>

克钦社区领导人，2004年

1961年，一群克钦族学生在克钦邦北部成立了 KIO。由于不满缅甸族的歧视和克钦邦经济边缘化，他们武装反抗中央政府。U Nu 政府将佛教定为国教以及在边界划分协议中将几个克钦族村庄划归中国的决定，对于促成 KIO 的成立也起着重要作用。武装反抗快速扩展，KIO 及其军事组织克钦族独立军控制了 15,000 平方英里的领土和 30 万民众，其资金来源部分来自其控制的 Hpakant 玉石矿。<sup>183</sup> 在上世纪 90 年代，KIA 军队人数在 6,000 和 7,000 之间，此外还有民兵组织。<sup>184</sup>





KIA 士兵；2005 年

CPB 从云南省进入掸邦北部后，沿中国边境地区成立了东北军区。CPB 提出向 KIA/O 提供从中国获得的武器和弹药，条件是要他们接受 CPB 的政治领导。KIO 拒绝了这一要求。1968 年 KIA 和 CPB 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武装冲突，直到 1976 年这两个组织才签署停火协议。同年，KIO 成为民族民主战线 (NDF) 的创始成员。

1968 年，Ting Ying 领导的 Kambaiti 地区的 KIA/O 军队脱离 KIA/O 并加入缅甸共产党，成为 CPB 101 军区。1989 年 12 月，CPB 瓦解后，101 军区更名为克钦族新民主军并与 SLORC 签署停火协议；NDA(K) 大约有 800 名士兵。SPDC 将 NDA(K) 地区称为克钦邦第 1 特区，由 Kambaiti 和 Hpimaw 关卡之间靠近中国边境的领土组成，该地区交通不便，非常难以进入。NDA(K) 总部位于中国边境上的 Pangwah。NDA(K) 的主要收入来源包括伐木、采金和农业。脱离 KIO 之后，NDA(K) 和 KIO 之间的关系变得很紧张，有时还会爆发武装冲突（见下文）。

1991 年，KIA 第 4 旅脱离 KIA 并与 SLORC 签署了停火协议。该组织将自己更名为克钦邦防卫军 (KDA)，并成为一支正式的政府民兵组

织力量。KDA 未控制任何边境区域。停火时 KDA 大约有 2,000 人。SPDC 将分配给 KDA 的开发区域称为北部掸邦第 5 特区，其总部位于 Kaung Kha。KDA 的收入来源包括伐木和鸦片（根据报导）。

KIO 于 1994 年 1 月与 SLORC 签署停火协议。SPDC 将 KIO/A 控制的地区称为克钦邦第 2 特区。克钦独立军总部位于 Laiza，KIO 总部位于靠近中国边境的 Laisin，但在克钦邦内各处都有 KIA 军营。

## 10.2 停火协议的实质

在撰写本文时，有 28 个武装反对组织已经与 SPDC 签署了停火协议，其中有两个总部位于克钦邦。“停火组织”是一个概括性术语，用于表示已经与 SLORC/SPDC 达成停火协议的那些组织。这些协议被视为走向和平的第一步：一般来讲，依据这些协议的条款，各反对派武装可以保留其控制区域和武器，但要求他们停止招募新兵和购买军火。KIA/O 等组织还与 SPDC 签署了书面停火协议<sup>185</sup>，但这些协议均未公开，其详细内容仍然是一个秘密。<sup>w</sup>

始料未及的是，克钦邦内的停火协议已经造成了一种更为公开的军事存在。例如，在 2001 年，有报道说在 Myitkyina 以西和以南一天车程的地方出现了大量军营，而它们在 1994 年 KIA/O 与 SPDC 签署停火协议之前是不存在的。<sup>186</sup> 而到了 2003 年，Bhamo 周围城镇的 *Tatmadaw* 军队的数量增加了 3 倍，从 3 个营增加到 12 个；187 正如一位克钦社区领导人所言：“这种现象绝不意味着和平”。<sup>44</sup>

不过，停火还是结束了公开交火，从而大大减少了死亡、强迫搬运、强奸和虐待事件的发生。在没有日复一日的暴力冲突后，当地社区已经能够部分重建。自从停火后，克钦邦内的民间社会团体和网络已经逐步恢复。出现了更强大的基于社区的组织以及教堂网络、发展非政府组织及青年、妇女和环境组织，它们代表了一种比军队和动乱更有参与性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形式。按照某些观察家的话来说，它们构成了“黯淡的政治局面下最有活力的方面之一”。<sup>188</sup>

<sup>w</sup> 2004 年 10 月 24 日，SPDC 公报的“Complete Explanation”中称未与“返回法制社会”的武装组织签署任何正式停火协议。



作为停火协议的一部分，SLORC/SPDC 承诺向落后地区提供援助。为此，他们在 1989 年成立了边境地区发展计划署，后来升级为一个部，其工作重点是建设基础设施。SLORC/SPDC 的“边境地区发展”预算有 65% 用于修建道路和桥梁，而很少直接用于卫生和教育事业。<sup>189</sup> 被许多人视为关键发展指标的道路由 SPDC、武装反对组织和中国人修建，将缅甸中心地区与边境地区相连。这意味着 SLORC/SPDC 可以更好地控制偏远的地区。还有一点也绝非巧合，那就是通过修建的许多道路可以更好地进入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随着这些地区的快速开放，克钦邦也日益容易受到对发展不感兴趣的掠夺性中国伐木公司的威胁。

有些停火领导人觉得有必要启动一些有较大影响的发展项目，不仅是因为非常需要这些项目，而且还可以作为展示停火后的政绩的一种方式。例如，从 1997 年开始，KIO 已经参与了两个水电项目：Mali Creek 水电项目和 Dabak River 大坝项目（请参见“框 10：电站换取伐木权”，页码：59）。

位于仰光的中央政府提供了一些资金来资助发展，但这远远不够。因此，许多时候停火组织

被迫使用自然资源来换取发展：克钦邦已经以原木换取新修道路。在很多情况下修路由当地政府来支持，但对于如何为他们提供资金却很少有什么协商。

SLORC/SPDC 也鼓励停火组织经商。例如，2005 年初，有报道说毗邻中国的三个边境站征收的大量税收都分配给了停火组织。根据该报告，Nakatha 单位 x 在 Kambaiti 关卡收取的边境税有 75% 归 NDA(K) 支配。位于 Laiza 的 KIO 和位于 Chin Shwehaw 的果敢军同样享受这一待遇。<sup>190</sup>

SPDC 支持停火组织领导人更多地参与商业和开展计划的初衷是否完全无私目前尚不明了。这些项目可以而且已经给当地人民带来了好处，但它们也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能源；此外，如果这些项目没有达到预期项目，则这些反对组织领导人就会受到民众的批评。事实上，SPDC 已被指责阻挠 KIO 的一些合法的商业和开发计划。例如，提供禁止从仰光运输一些必要的设备、拒绝批准 KIO 和云南省当地政府的跨境贸易协议等手段，SPDC 就可以实现这一目的。SPDC 还通过限制游客进入 KIO 控制区来阻碍克钦邦旅游业的发展。<sup>268</sup>



左上方：“和平口号：1. 建立和平和发达的国家：我们的目标。2. 民族和解：我们的目标。3. 永保和平：我们的目标”。右上方：我们的三个主要目标：1. 维护联盟完整性：我们的目标！2. 维护民族团结：我们的目标！3. 维护国家主权完整：我们的目标！”

<sup>x</sup> Nakatha (边境商业局) 隶属经济和商业部，它在其直接上司总理和副大将 Maung Aye 领导的贸易政策委员会之间起协调作用。它成立于 2005 年 1 月 11 日并取代了 Khin Nyunt 将军建立的 Nasaka。Nakatha 包含 5 个单位：海关、移民局、警察局、缅甸经济银行和国内税收局。

### 10.3 混乱中的克钦民族运动



NDA(K) 领导人 Zakhung Ting Ying; 2004 年 10 月 1 日

多年来，克钦民族运动一直充满斗争和分裂，尤其是 1994 年德高望众的 KIO 主席 Brang Seng 逝世后。近年来，这种混乱表现为 KIA/O 内部以及 KIA/O、NDA(K) 和 KDA 之间的权利斗争上。

在过去 4 年内，KIO 内部已经发生了两起未遂政变。同时，SPDC 和包括 Lasang Aung Wa 和 Lawa Zawng Hkawng 在内的各色人物一直支持 NDA(K) 领导人 Zakhung Ting Ying 更强硬地争取克钦邦领导地位。NDA(K) 夺取克钦邦控制权的企图与它通过伐木贸易和采金等其它企业富裕起来密切相关。

最近的一次未遂政变于 2004 年 1 月 7 日发生在 Pajau，即靠近中国边境的以前的 KIA/O 总部。政变者企图以 KIO 情报局长 Lasang Aung Wa 上校取代 NBan La 的 KIA 参谋长职务。但政变失败了，并造成一次大的分裂，Lasang Aung Wa 带着约 100 名 KIA 士兵逃到位于 Pangwah 的 NDA(K) 控制区。<sup>191</sup>KIO 副主席 Hpauyam Tsam Yan 准将和其它人被囚禁于位于 Laisin Bum 的 KIO 总部。<sup>192, 193</sup>

有关引发此次政变的原因有很多猜测。有一种说法认为政变领导人觉得 KIA/O 在经济上过于依赖 SPDC，所以他们希望摆脱这种依赖并抵制国民大会。还有人认为他们希望与中国和西方建立更紧密的关系。<sup>194</sup> 另外有人认为，对伐木收入的控制和对存在宝贵木材的剩余区域（尤其是在 N' Mai Hku 区域）的控制是这次事端的中心。<sup>195</sup> 克钦邦很多人告诉 Global Witness，NBan La 是 KIO 非法木材贸易中的关键人物，以至于 KIO 领导层不允许他的商业活动被中止。<sup>196</sup> 有意思的是，N'Ban La 的华裔养子 Lau Lu 参与了将三角地区对伐木公司开放（请参见“10.4.4.1 南三角地区”，页码：61-62）。

2004 年 1 月 26 日，负责平息此次政变的人员之一 Lazing Bawk 上校被杀。外界普遍猜测他的死与 KIO 内部的权利斗争相关，或者与 KIO 和中国房地产和伐木公司之间的商业纠纷有关。<sup>197</sup>

2004 年 9 月，Lamung Tujai 领导的 KIO 和 Lasang Aung Wa 上校领导的逃离人员在 NDA(K) 的介入下进行协商。<sup>192</sup> 这些协商是在 Pangwah 的 NDA(K) 总部进行的。两个月后在 Myitkyina，在克钦民族协商会 (KNCA)<sup>y</sup> 成员的调解下达成一份协议，其中包括对政变人员的完全赦免和共同保证为实现强大而团结的 KIO 而奋斗。<sup>198, 199, 200</sup>

2004 年 12 月 10 日，Ting Ying 的汽车被炸。他躲过一劫，但受了伤。NDA(K) 很快就指责此举系 KIA/O 所为，但 KIO 即刻予以否认。外界猜测这次暗杀与 KIO 内讧有关，而且有 Ting Ying 本方人员参与其中。<sup>201, 202</sup> NDA(K)/KIA/O 已同意联合调查此次暗杀事件。<sup>202</sup>

2005 年 3 月，KIO 总书记 Gunhtang Gam Shawng 上校取代 NBan La 担任 KIA 参谋长一职。Lasang Aung Wa 支持 Ting Ying，但他未能在 KIO 内部获得很多支持。<sup>191</sup> Ting Ying 和 Lasang Aungwa 3 月份在 Myitkyina 试图促成新的联盟克钦族团结委员会 (KSC)，以此取代 KIO 和克钦民族协商会 (KNCA)。Tatmadaw 为此次来访提供一天 24 小时的安全保证，但 KSC 很快就流产了，Lasang Aung Wa 和随他出逃的人员也就此加入了 NDA(K)。与之类似，SPDC 还支持其它民族运动内部的分裂活动，

<sup>y</sup> 根据一位高级克钦官员的说法，KNCA 的目标是“领导克钦邦人民的政治活动，并将 KIO、NDA(K) 和 KDA 组织为一个平台统一思想”。



例如支持佛教克伦族民主军 (Democratic Karen Buddhist Army) 反对其母党克伦民族联盟 (KNU)，支持蒙泰军反对掸邦军。

这场内讧也许更多与个人晋升有关，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只是其次。尽管存在斗争，三个克钦停火组织一直在制宪准备中开展合作。尤其是

KIO，它在 2004 和 2005 的国民会议中起着领导作用，而且是提出少数民族邦应获得独立权利和自治的 13 个停火组织之一。然而，随着对权利和地位的追逐的继续，以及各武装反对组织对林区控制权的争夺，克钦邦可持续森林管理的前景仍然黯淡。



Myitkyina 举行的和解会议；2004 年。参加者包括 KIO 主席 Tu Jai（前左）KNCA 领导人 Sumlut Naw（前中）、NDA(K) 领导人 Zakhung Ting Ying（前右）、前 KIA 总参谋长 Nban La（后左二）和 Lasang Aung Wa（后右二）。

## 框 9：伐木和新宪法。

2004 年 5 月，SPDC 提出了新宪法的有关立法权和税收的草案，其中有些内容与自然资源管理有关，包括森林。对于反对组织而言，它们寻求另外的立法和税收安排，其中有的要求与国家权利平行，有的要求国家权利下放到地区。

2004 年 6 月 9 日，13 个停火组织提交了一份提案，其中有一条提议建议在地区级别管理森林和其它自然资源，同时将与森林管理相关的立法权下放到地区级别。这些组织还希望对柚木之外的所有硬木开采自由征税，并同意柚木由全国管理。

但这些提议是 SPDC 所无法接受的。经过数次会议之后，最后的结果是与森林相关的立法权仍继续由中央政府负责。此外，在地区级别只能对以下产品征税：木材（除柚木和指定硬木外）；林产品，包括木柴、木炭、

藤条、竹子、燕窝、儿茶、thanakha、松脂、沉香木和蜂蜜产品。

在某些方面，SPDC 对权利分散的担忧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例如，将物种保护的责任下放到地区后，缅甸将很难履行某些国际义务，例如 CITES 中的规定。许多其它国家也是在全国级别管理自然资源。但是，SPDC 应理解对资源的控制和开采权在缅甸冲突中所起的作用，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要与武装反对组织达成长久协议以解决冲突和自然资源管理问题，SPDC 就必须相应地采取行动。

无论是在全国级别或地方级别控制森林开采，最重要的是能够以公平、公正、透明且可持续的方式管理森林。民众必须从卫生和教育等事业的发展中切实受益。法规变更和森林政策改革，都必须进行有意义的公众协商并让依赖森林为生的社区参与。

## 10.4 克钦邦内的伐木活动

“克钦邦只有少数人从伐木中获利。克钦邦当地人获得很少的食品和生活资料，大部分钱都装到了官员的腰包。”<sup>240</sup>

保山市参与伐木业的一位中国商人，2004年

与人们的期望相反，KIA/O 的停火协议并未涉及资源开采问题；<sup>203</sup> 现在还不知道其它停火协议中是否讨论了这一问题。有一种看法认为，如果那样做会将一部分的法律控制权让渡给 KIO，而当时 SPDC 并不希望这样。“根据缅甸法律，SPDC 拥有所有森林”和所有土地。<sup>268</sup> 在停火后的十年内木材贸易快速兴起。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中国对木材的需求和克钦邦境内的治理不善。

克钦邦境内的伐木活动复杂、不透明而且很少在单个组织的控制之下。虽然停火组织是其控制区内自然资源的主要代理人，它们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 SPDC 的中间人，以完成 SLORC 和中国政府在上世纪 80 年代晚期的交易。SPDC 中央政府、地区 SPDC 和边境 SPDC 军队也起着重要作用。实施上，大部分克钦邦在 SPDC 的控制之下。有人认为，一些武装盗伐者--他们可能是克钦人，而且有些是在中国公司领导下--在 KIA/O 和 SPDC 的控制之外在克钦邦伐木。<sup>204</sup>

根据中国人的说法，在停火地区工作根本就充满变数。<sup>205</sup> 这种不稳定性意味着这些公司很少考虑伐木活动的持久性，而是尽快并尽可能多地获得投资回报。这种状况加之缺乏有效监管，森林就不可避免地受到灾难性的破坏。

停火组织的行为在某些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所处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和贪婪有时导致“自然资源宿命论”：即认为自然资源无论如何都会被人采光，并以此作为控制和耗尽自然资源的借口。

然而，2002 年 6 月，KIO 中央委员会发布的一份声明中称：“除了中央政府合法批准的供 KIO 用于筹集道路修建和水电项目开发等发展项目资金的特许砍伐权外，其它所有伐木活动均属非法而且必须予以制止。”这份声明听起来不错，但尚未起到任何实效。伐木活动仍在整个克钦邦内继续，有些是在 KIO/A 领导人的非法批准下干的，有些是实际上脱离领导人控制的 KIA 军队下的，还有很多是 Tatmadaw 军队下的。还应指出的是，上述声明中所称的“合法”伐木对森林的破坏根本不逊色于克钦邦内发生的非法伐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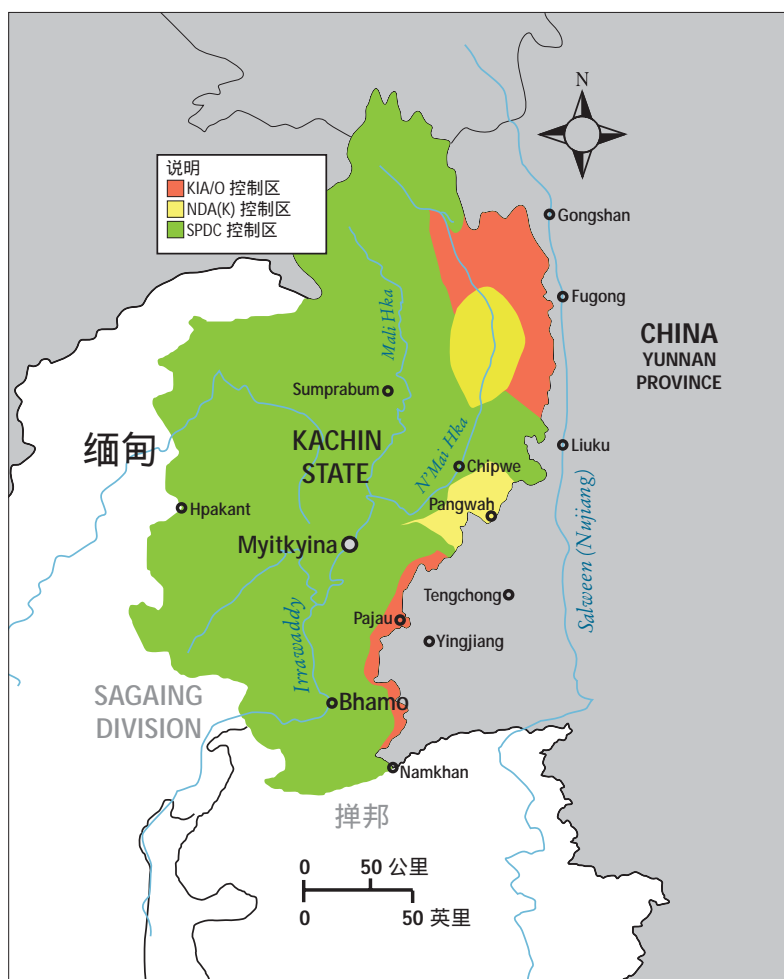
克钦邦 Pangwah 的 NDA(K) 检查点排起的运木卡车长队；2004 年



## 10.4.1 克钦邦内的领土控制和伐木

“有一个贼参与木材贸易：KIO、SPDC 和中国”。<sup>268</sup>

对前KIA 总参谋长Nban La 的评论，日期不详



KIA/O 高级官员所称的克钦邦领土控制<sup>269</sup>

从名义上讲，克钦邦有超出 3/5 的领土在 SPDC 的控制下，其余领土在停火组织的控制之下。<sup>266</sup> KIO 和 NDA(K) 控制着中缅边境瑞丽以北的大部分边境地区和检查站。Kambaiti-Hoquiou 口岸由 NDA(K) 和 SPDC 联合控制，Loije-Layin 口岸由 SPDC 控制，Mai Ja Yang-Zhangfeng 口岸由 KIO 控制。穿过停火组织控制区域的道路也可能受到 SPDC 的影响。

控制边境口岸的停火组织对运往中国的木材征税，但这些木材并不一定来自它们管辖下的森林。来自 KIO 方面的消息称停火组织控制区的森林已被砍光，KIO 征税的木材大多来自

Shwegu、Mohnyin、Bhamo、Momaung 和 Sinbo 等 SPDC 地区以及 Kaukwe River 和边境之间的地区。<sup>207</sup> 在掸邦北部的 Paulang State Liberation Party/Army 控制的地区工作的木材商认为 Muse 的 SPDC 检查站难以预料，所以更愿意使用 KIO 控制的口岸出境。<sup>207</sup>

北区司令和前线的 *Tatmadaw* 军队扮演着重要的组织或支持角色，同时也在各个层次限制着克钦邦内进行的不向 SPDC 提供好处的商业性资源开采。例如，来自 KIO 方面的信息称，KIO 无法阻止 SPDC 批准在 SPDC 控制的地区 Loije 进行伐木；KIO 已经禁止在这里砍伐小树，但 SPDC 却批准在此砍伐。<sup>208</sup>

为便于伐木，SPDC 还更改了行政边界，此举对 NDA(K) 有利，对 KIO 不利。停火组织都在竭尽全力控制资源丰富的“无主之地”。这种对资源控制权的争夺是派系斗争的源头，并会在武装组织内部和之间引起激烈争斗。<sup>209</sup> NDA(K) 正在急剧地将其伐木活动扩展到南三角<sup>210</sup>（请参见“10.4.4.1 南三角地区”，页码：61-62）和 *N'Mai Hku* 地区（请参见“10.4.6 *N'Mai Hku*（上游）项目”，页码：66-67），因为它控制的区域中的森林已经很少了。<sup>210, 211</sup> 它这样做得到了 SPDC 的许可（甚至还有支持）

以及腾冲县政府的配合，<sup>205</sup> 尽管 KIO 声称这些地区已根据他们与均政府的停火协议而分配给了 KIO。<sup>194</sup> 这种扩张已经使 KIA/O 和 NDA(K) 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而这可能正是 SPDC 所希望看到的。一位社区领导人认为，“*缅甸的人希望它们（KIA 和 NDA(K)）打起来，这样他们就可以作为裁决者站出来并占领该地区，就像他们在 Mongko 的做法一样。*”<sup>aa, 211</sup>

实际情况更为复杂：正如克钦邦的一位居民所讲，“*停火组织和政府的所有人员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伐木活动。他们获得大量金钱，现在关心的是个人利益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制度。*”<sup>212</sup>

<sup>z</sup> 以前的 *N'Jangyang* 市，该区域在 *N'Mai Hka* 和 *Mali Hka* 江之间及其合流后的 *Hkrang Hka* 江以北。

<sup>aa</sup> 这与果敢之间的暗杀有关。

### 10.4.2 KIO 和克钦邦内的伐木

“KIO 作为一个组织非常穷，没有人为他们提供资金，但他们个人都非常富裕。”<sup>211</sup>

克钦社区领导人，2004 年

总务部 (Department of General Affairs) 负责 KIO 管辖区域的森林，包括重新造林。木材业由经济部 (Economic Department) 监管，由 Hkum Naw 部长负责，同时受 KIA 前参谋长 N Ban La 以及 Gau Ri Zau Seng 的监督。KIO 从伐木业获得的大部分收入来自通行证和对木材征收的关税，这些税费是在通往中国的主要道路上设立的众多检查站收取的。虽然 KIO 没有经过培训的林务员，但其高级成员中至少有一位参加了短期的林业课程。他们还表达了学习更多有关可持续森林管理知识的愿望，而且希望与 MTE、林业局 (Forest Department) 和中国方面进行更紧密合作。KIO 已经在 Hukawng Valley 与林业局进行了合作。<sup>268</sup>

KIO 声称在克钦邦砍伐的大部分树木是在 SPDC 控制地区并在 SPDC 许可下砍伐的：官方和非官方均是如此（请参见“10.4.5 SPDC 和克钦邦内的伐木活动”，页码：63-65）。这些许可证由 SPDC 管理局 (Office for Administration) 授予，该局驻在 Myitkyina 的北方地区司令 Maung Maung Shwe 的控制下，但其许可范围仅限于砍伐木材供本地使用。<sup>bb</sup> 但是，这些许可证几乎无一例外地被广泛滥用：砍伐的木材远远超出许可证规定的范围，而且大部分木材被非法出口到中国。就像 KIO 一样，地方 SPDC 机构支持这种非法贸易并从中获利。

KIO 告诉 Global Witness，他们在阻止大部分伐木行为方面感到力不从心：那样做可能会对首先批准这些伐木行为的 SPDC 产生对抗。例如，2003 年 11 月，KIO 称他们在 Laiza 公路上拦下了属于 Bhamo 地区的 Jadeland 公司的 50 辆满载原木的卡车，原因是这些卡车开往边境，而所载木材“仅供当地使用”。但这些卡车有一支 SPDC 军队护送，所以 KIO 只好放行以避免公开冲突。<sup>268</sup>

在边境对木材贸易征税确实是 KIO 收入的一大来源，但 KIO 辩解说他们只是利用了一种自己无力改变的局面。KIO 希望这些森林得到可持续管理，并明确表示如果中国政府禁止通过边境进行木材贸易，则他们愿意放弃这种收入。<sup>213</sup>



KIO 在克钦邦运营的医院的当地护士；2005 年

2005 年初，KIO 高级官员告诉 Global Witness，他们当前参与伐木的活动严格限定于为 Mali 和 Dabak 大坝和 Myitkyina-Bhamo 公路等几个重要发展项目筹集资金。<sup>268</sup> 一般情况下，KIO 经济部通过陆军部等其它部门授予伐木特许权。<sup>207</sup> 在 N'Mai Hku 项目中，KIO 向 Huaxin 公司授予 15 年的特许权，允许他们在地势陡峭的高山森林伐木，其中中国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请参见“10.4.6 N'Mai Hku（上游）项目”，页码：66-67）。

KIO 高级官员称，他们从伐木中筹集的大部分资金直接用于支付 SPDC 机构未提供的卫生和教育经费，以及用于开发。这完全有可能是真的，但伐木所带来的收入中有多大比例用于这些方面仍然可疑。克钦邦内一种广泛认同的观点是，这些钱有很多都被 KIO 内部的腐败官员贪污了，而没有惠及全体克钦人民。

KIO 内部的另外一些人的说法则截然不同，他们认为 KIO 参与伐木的规模远远超出其领导人向公众透露的数据。例如，在东区，所有级别的 KIO 成员都可以批准一年的伐木特许权，有些是正式的，有些是非正式的，总数大约有 300 个。<sup>217</sup> 这些特许权指定的伐区通常是需要较少投资的低地长绿林。还有用于砍伐藤条<sup>140, 219</sup>

<sup>bb</sup> Maung Maung Swe 在直接轮中被 Ohn Myint 少将取代。有意思的是，Ohn Myint 少将上任后即宣布禁止在克钦邦三个森林保护区内伐木。



**表 1：部分 KIO 税率表（每 M<sup>3</sup>），2003 年。**<sup>208</sup>

树种	征税：元	等值美元	边境价格：元（质量/波动）	等值美元
Hpun Kya（软木）	30	4	250/350/400	30/42/48
Layang（硬木）	80	10	800-900	95-107
柚木 8 x 4"	800	95	7500/8500/9000	893/1011/1071
柚木 4 x 1"	660	79	5000/6000/7000	595/714/833
Sabya Don	550	65	4000-4500	476/563
Dawn Htung Zee	400	48	3000-3500	537-417

以及采集药草和林产品的特许状。<sup>218</sup>通常禁止砍伐名贵的树种，例如柚木和酸枝木。<sup>219</sup>虽然当地 KIO 机构也关注着采伐活动。但绝对称不上良好管理。<sup>220</sup>

每年，中国公司代理人都会与特许权获得者（当前和以前的 KIO 官员和克钦商人）协商木材价格以及修路、人工和交通等开采成本。然而，民众认为检查站的那些腐败的官员和士兵拿走了木材贸易带来的大部分钱。<sup>221</sup>

在东区，一些特许权提供人已经成立了与特定检查站对应的“地区商业委员会”。会员费用为 20,000 元人民币（2,380 美元）到 30,000 元人民币（3,571 美元），用于支付伐木费用和行贿。每个委员会指定一个人来与驻在该地区的

SPDC 官员协商保护费。所获得的利润根据初始投资按比例分配。<sup>208</sup> 特许权获得者通常从中国债权人那里借款，然后按照债权人规定的低于市场价的价格使用原木偿还借款。<sup>140</sup> 这类类似于中国公司借来资金，然后按要求将所伐木材销售给债权人的做法。<sup>207</sup>

2002 年 6 月 1 日，KIO 中央委员会宣布：“那些无谓毁坏森林的人是全体人民的公敌。”<sup>222</sup> 然而，什么算是无谓毁坏有待讨论，而克钦邦内的伐木行为继续加剧。（有关 KIO 和克钦邦内伐木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 Conflict of Interests”报告，页码：99-100）。



Laiza 酒店于 2004 年在 KIO 总部 Laiza 开业

## 框 10：电站换取伐木权

1997 年，KIO 发起建造 Mali Creek 水电项目和 Dabak River 大坝这两个大型水电站，以改善克钦邦的电力供应状况。8 年后，在 2005 年 1 月，KIO 与 SPDC 拥有的 Electric Power Cooperation Kachin 协商这些电站所生产的电量的销售问题。

Jinxin 公司是在克钦邦作业的最大伐木公司，在腾冲和片马都有基地。该公司是建造这两座大坝的主要承包商。他们承建这些工程，以换取对该地区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木材的砍伐权。这些大坝是在 SPDC 的批准下修建的，SPDC 同时允许在 Dabak 上游区域进行伐木以补偿这些项目的工程款。*Global Witness* 还获悉 *N'Mai Hku* 项目（参见页码：66-67）也被 KIO 视为偿付大坝和其它开发项目的一种手段。<sup>214</sup>

SPDC 对于可以开采的木材的数量没有任何限制，但规定所伐木材必须通过仰光港运输。考虑到本地区的地理情况，这种规定是非常不现实的；相反，木材直接出口到了临近的中国。KIO 认为 SPDC 完全知道这些问题，而这种规定只是迫使他们非法行事以败坏其名声。<sup>268</sup>

根据 KIO 的说法，该公司已经在协议指定的大部分区域进行了采伐。截止本文撰写时，这两座大坝均未完工，而出口到中国的木材的价值已经超出了 Mali 项目的成本和 Dabak 项目的一半成本。在大坝修建爆出腐败丑闻后，负责管理这些项目的 KIO 的前领导成员之一 Ara La 很不体面地离开了 KIO。

在云南省政府施加压力后，Jinxin 公司已经同意完成 Dabak 工程。是否要求 Jinxin 完成 Mali 大坝项目将取决于他们在 Dabak 项目中的表现。<sup>268</sup>人们担心为了补偿后面的工程，可能还要砍伐更多的树木。<sup>215, 216</sup>



Mali 水电站内景；2004 年 11 月



Mali 水电站的建设远未完成；2004 年 11 月



## 10.4.3 NDA(K) 和克钦邦内的伐木

“在边境另一侧没有适当的法规约束。在这边什么都管得很严，而在边境那边他们简直可以为所欲为。”<sup>240</sup>

云南省保山市的一名中国商人，2004 年

**表 2：NDA(K) 税费**<sup>225</sup>

主要税/费	元（人民币）	等值美元
买下整座山 （砍光）	> 5-10 百万	595,000- 1,190,000
买下整座山 （选择性砍伐）	2-3 百万 （+ 木材，单位 m <sup>3</sup> ）	238,000- 357,000
每 m <sup>3</sup> 收费	根据树种	
道路使用/ 车辆税	30% 归 NDA(K), 70% 归修路公司	

人们认为缅甸境内最具破坏性的伐木活动发生在 NDA(K) 控制区域。早在 1994 年，Pangwah 周围山上的大部分森林就已经被砍光了；<sup>223</sup> 现在这种破坏已经扩展到其它曾经林木繁茂的地区。例如，NDA(K) 控制着中国最大的伐木城镇片马对面的森林（参见“9.1.2 片马”，页码：40）。2004 年，一些最具破坏性的伐木活动集中在 Leshin Bridge 周围的森林；Leshin Bridge 是 NDA(K) 在 Pangwah 通向片马的道路上设立的最重要的征税点之一。<sup>163</sup> 最近，NDA(K) 正积极地将其伐木活动扩展到自己控制之外的地区，从而与 KIO/A 发生冲突（请参见“10 克钦邦”，页码：50-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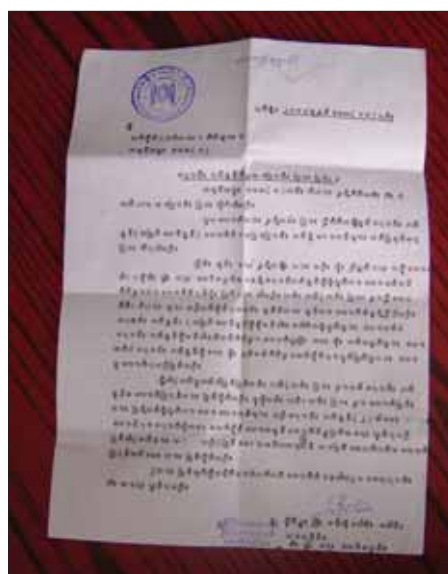
伐木特许权被分配给了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而这些成员又通过 NDA(K) 财务部 (Financial Department) 与伐木公司进行协商。<sup>224</sup> NDA(K) 和潜在的特许权受让人都会派专家来确定给定特许权的价值：这些公司可能会买下整座山。通常情况下，树木伐光区域的价格要高于只能选择性砍伐的区域，但在这种情况下特许权价格中已包括了木材成本。与 KIO 区域内普遍的一年期特许权相比，在 NDA(K) 区域内作业的一些伐木公司具有最长达 15 年的特许权。

然而，与 NDA(K) 签署协议并不能保证伐木公司可以万事大吉地开始伐木了。例如，在 NDA(K) 区域特许权经常重叠，并因而会被取消。伐木公司也许还必须与当地的头面人物进行协商，而且当地的 NDA(K) 士兵也会从伐木

公司勒索各种费用和礼品。2003 年 5 月 11 日，NDA(K) 和平和民族团结中央委员会 (NDA(K) Central Council of Peace and National Unity) 和中央经济委员会 (Central Economic Commission) 发布一道命令，对口岸征税进行限制，并禁止收取非法定税费。然而，NDA(K) 士兵的勒索行为依旧猖獗：“现在，甚至小兵（指级别低）都会自做主张地向该地区工作的中国人要“茶钱”。<sup>225</sup>

NDA(K) 士兵有时会变得非常凶暴。在最近发生的一次事件中，几名 NDA(K) 士兵被控喝醉后将一名中国工人鞭打致死。根据一名中国木材工人的说法，NDA(K) 必须找腾冲市当地官员处理此事。<sup>225</sup> Global Witness 得到了一些未经证实的报道，这些报道称 NDA(K) 士兵于 2004 年初导致 6 名中国伐木工死亡。这些伐木工是一大群伐木工的一部分，他们一直在一些 KIA/O 名义控制区作业，而这些区域正是 NDA(K) 企图控制的区域。NDA(K) 威胁这些伐木工人，强迫他们跨越克钦邦冰雪覆盖的群山返回中国，从而导致他们在山上被冻死。<sup>226</sup> 伐木公司还雇佣 NDA(K) 士兵来强迫竞争者退出其特许权区域。<sup>227</sup>

另外有报道称，NDA(K) 实施了一项将村民从山上迁移到路上的政策，以便将他们安置在较大的村庄。<sup>228, 229</sup> NDA(K) 声称这样做是为了“保护”森林免受开垦。<sup>229</sup> (有关 NDA(K) 和克钦邦内伐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A Conflict of Interests”报告，页码：100-101)。



NDA(K) 机构为中国原木卡车司机签发的文件。该文件规定除了在正式的征税检查点外，不允许 NDA(K) 士兵对卡车司机收税；2004 年

#### 10.4.4 KIO 和 NDA(K) 伐木利益的扩张

随着停火区域（尤其是靠近边境地区）的森林逐渐被砍光，伐木活动已经扩展到 NDA(K) 控制区北部中缅边界贡山以南的区域，包括 N'Mai Hku 项目区域，同时还扩展到了南三角。而无论那方面的扩展，NDA(K) 和 KIO 都在争夺控制权。

有人告诉 Global Witness，他们计划在三角区的西部伐木。

##### 10.4.4.1 南部三角区

“该区域由 KIO 控制。这是一个非常新的伐木区，KIO 已经发布公告，不允许民众到这个地区”。<sup>230</sup>

Pan Kachin Development Society, 2003 年

根据 2003 年对一位 KIO 官员的采访，KIO 将 N'Mai Hka 江和 Mali Hka 江之间的三角地区视为“一个巨大的未开垦的资源库”，可为他们提供“发展资金”。南三角区拥有数百万方名贵树种。2003 年，这里开始修路。KIO、NDA(K) 和 SPDC 之间最近签署的协议中声称要修建更多的道路和桥梁，这意味着该地区已经成为克钦邦的一个主要木材来源。预计这里每年要开采 200,000 吨木材。<sup>207</sup>

**T表 3：2004 年南三角地区每 M<sup>3</sup> 木材收费**<sup>207</sup>

税/费	人民币元	等值美元
吨木材（销售值）	1,600	190
人力	150	18
运输到位于		
Magramyang村的大桥	100-200	12-24
从大桥运输到 Guyong	380	45
过桥费	50	6
KIO 海关	560	67
NDAK 海关	100	12
SPDC 检查站	15,000（缅元）	17

Jadeland 公司的一位工人说，2004 年至少从三角地区运走了 100,000 m<sup>3</sup> 木材。其中至少有 45,000 m<sup>3</sup> 是 Jadeland 公司采伐的，有 55,000 m<sup>3</sup> 是 Jinxin 公司采伐的。这些木材大部分被运到中缅边境上的胆扎/古永和固东口岸。<sup>231</sup>

KIO 控制着该地区的大部分，但从三角区运出的所有木材都要通过 NDA(K) 控制区，并需要向 NDA(K) 缴税。SPDC 也对通过该地区的原木征税，并在 Magramyang 村的 Jubilee 桥设有一个检查站，它位于 Myitkyina 到 Chipwe 公路 52 英里处。Jinxin 伐木公司投资 1200 万人民币（1,430,000 美元）来修建这座桥，并由 KIO 用原来补偿。<sup>207</sup> 在 SPDC 北区司令的同意下，Jinxin 公司还根据一份八年协议承包了



在克钦邦三角地区将要装到卡车上的原木





新的 Chipwe 大桥于 2004 年 3 月开放

道路改良工程。<sup>207</sup> 在三角区内的 Jubilee 区域周围，大约有 30 个锯木厂在作业。

跨 N'Mai Hka 江的另一座大桥 Chipwe 桥在距离 Myitkyin 120 英里的 Laukhaung 地区。这座桥是中国的 Wun Chun 公司在 NDA(K) 的要求下修建的，于 2004 年投入使用。Wun Chung 公司的所有人是 Layeng Wun，他是盈江县的一位说克钦语的中国人，他还与 Ara La 做玉石生意。在 2004-05 伐木季节里（9 月—4 月），每天都有 50 到 100 辆满载原木的卡车通过该桥。从 Chipwe 桥开始，KIA/O 已经向西修建了 40 英里的公路通入三角区，该公路同时通向 KIA 第一旅驻扎的 N'Gum La 镇。<sup>232</sup>

Myitsone 地区还计划修建缅甸最大的水电大坝，它位于 N'Mai Hka 和 Mali Hka 江合流处以南几公里处。Myitsone 区域被视为克钦邦的心脏地带。3,100 兆瓦的大坝很明显将淹没<sup>233</sup> 30 个村庄的 5,000 户房屋，使得 8,000 人无家可归。此外还将损失 18,000 公顷可耕地和森林。<sup>234</sup> 现在尚不清楚该项目是否与伐木有关。

#### 10.4.4.2 NDA(K) 对 KIO 控制的贡山南部地区的扩展

有多份报道指出，NDA(K) 正竭尽全力将 KIO 排挤出中国边境和 N'Mai Hka 江之间的区域，即 N'Mai Hku 地区的南部，以便控制这里的伐木和其它商业利益。2004 年 3 月，NDA(K) 和 KIO 发生小规模武装冲突，有两名 NDA(K) 士兵被打死。<sup>227</sup> 有报道称，“KIA 指控 NDA(K) 动用重武器、机枪和榴弹炮”。这场危机很明显是由 KIO 未修建一条为当地社区造福的公路而引起的：民众指控他们反而修了一条伐木公路。<sup>235</sup>

在最近两年内出现了一个由几百号人组成的民兵组织，它名义上是在 NDA(K) 的控制下，实际上是 La Wa Zawng Hkawng 等人组织和资助的。La Wa Zawng Hkawng 是 KIO 拥有的 Buga 公司的前大股东和董事<sup>161</sup>，而现在则是 NDA(K) 内的一名上校。<sup>236, 237, 238</sup> 据称他还对 N'Mai Hku 区域的金矿很感兴趣<sup>239</sup>。他与 SPDC 的关系也很好，他的妻子还参加了仰光附近召开的国民大会。<sup>cc</sup>

<sup>cc</sup> 1993 年 1 月，SLORC 召开参加者经过挑选的国民大会，并声称这是更适合起草新宪法的协商会。NLD 于 1995 年退出国民大会，称其限制言论自由。SPDC 于 2004 年中期重新召开国民大会以起草新宪法。NLD 没有参加。大部分参加国民大会者都是 SPDC 挑选的。

### 10.4.5 SPDC 和克钦邦内的伐木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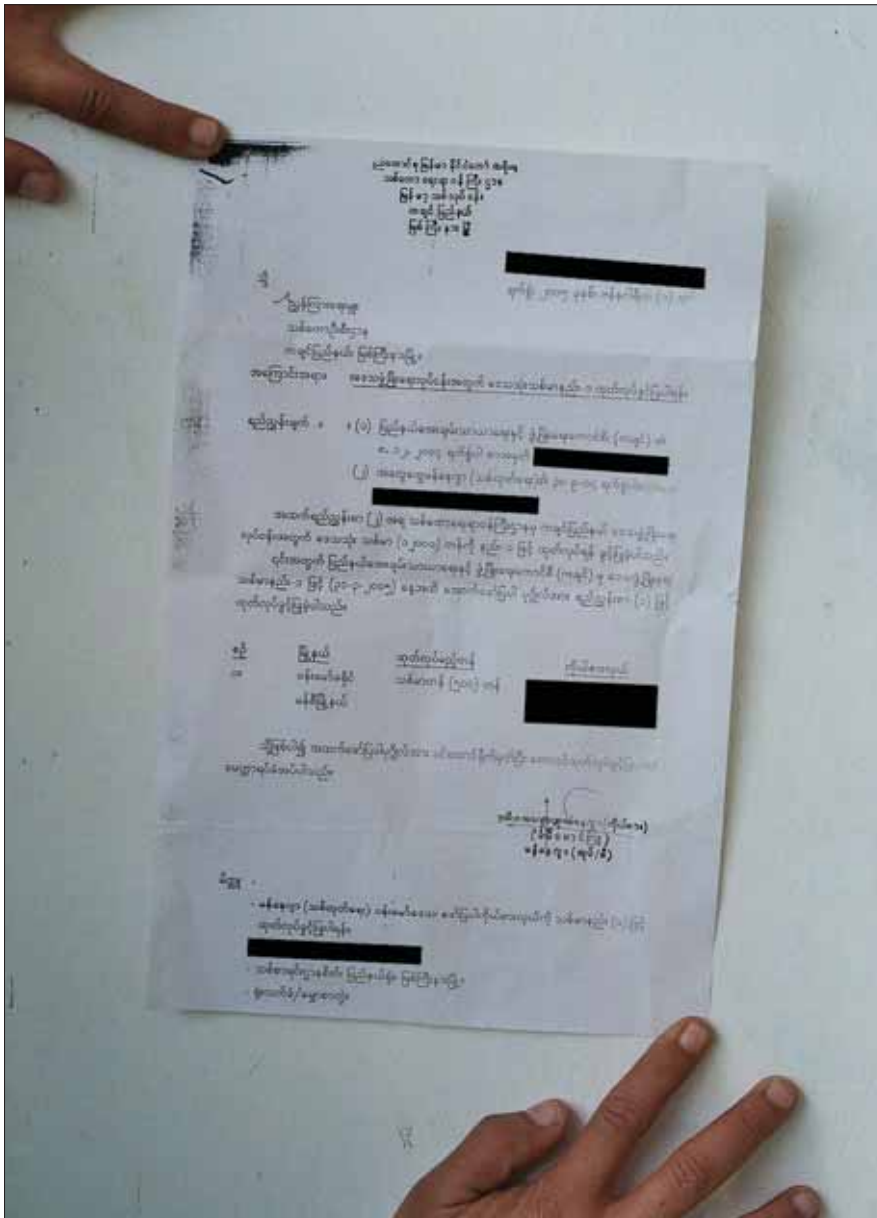
“SPDC 高层非常清楚伐木交易，因为他们在每个口岸都能获得大量酬金。他们在各处每一级都有特务，所以当地司令不可能对他们隐瞒真相。MIS特务直接向仰光报告。”<sup>240</sup>

云南省保山市的一名木材贸易商，2004 年

2004 年下半年，SPDC 在克钦邦实施新的伐木特许权授予手续。在以往，各种安排都相对不正式，但“Method 1”将一切以书面形式规定了下来。KIO 内部的高层人物认为，这是 SPDC 又一次企图败坏他们的名声，使他们背上非法贸易的黑锅。位于 Myitkyina 的 KIO 林业局发布的文件明确规定了 SPDC 视为合法的

程度，例如木材仅限当时使用。如果 KIO 将木材跨境运入中国，则可以指控他们纵容非法贸易并从中渔利（正如文件规定的那样），KIO 也坦率地承认这一点。但 KIO 辩称，如果不这样做就可能与保护木材贸易者并从中非法跨境贸易中获益的 SPDC 军队发生冲突，而这是他们尽力避免的。<sup>268</sup>

“Method 1”许可证规定了以下方面：木材的用途，如“本地使用”或“用于建设”；可以砍伐的量；时限和伐木地点（区或市）；不得砍伐柚树，并禁止柚木出口；必须向北区司令办公室、市级和区级的林业局、警方、MI 和当地 *Tatmadaw* 单位出示该许可证。<sup>268</sup>



Method 1 许可证；2005 年

伐木者每吨木材要向 Myitkyina 的 SPDC 管理处支付 20,000 缅元（22 美元），向“基金”支付 20,000 缅元（22 美元），并缴纳 100,000 缅元（111 美元）的交通费。这些收费不会使伐木者大量赢利，但他们可以通过扰乱这一制度来增加赢利。他们砍伐柚木、少报数量并重复使用许可证，而且由于许多施工地点靠近边境，大部分木材可以方便地运到中国境内。官方完全清楚这一制度被广泛破坏，但他们挣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他们砍伐。<sup>268</sup>

从 SPDC 控制的森林砍伐的木材途径停火区运往中国。<sup>205, 241, 242</sup> SPDC 在他们控制的主要道路上的检查站对木材贸易收税。其中包括穿过停火组织控制区的道路。有一些是军事哨卡或检查站，还有一些是所谓的“收费点”，SPDC 机构（如林业局、*Tatmadaw*、海关、移民、警察署和 NATALA）<sup>dd</sup> 在此执行检查并收税。<sup>140, 220</sup>

<sup>dd</sup> 边区部 (Ministry of Border Areas) 的边境军队：该军队直接向总理主持的委员会报告。



根据 2003 年的一份未发布调查，位于 Manwin 的一个“收费点”和林业部关卡对来自南三角地区伐木地点的运木卡车收税。这两个混合检查站每月收取的正式和非正式税费至少有 550 万缅元 (6,100 美元)。Manwin 的官员每月都要到靠近 Myitkyina 的 Waingmaw，并将征收的一部分税费上交给他们的上司。<sup>140</sup> Manwin 林业部关卡的一位工作人员解释说，“要长期在这里工作，你得给有关机构送很多礼。如果您送的礼少，他们就会把您打发到混合关卡。”<sup>cc</sup> 我必须每月到 Waingmaw 一次去给他们送礼，让他们满意”。<sup>230</sup>

Sinlum 地区的社区领导人称，中国木材贸易商用轿车、摩托车和手表贿赂 Tatmadaw 军官，<sup>243</sup> 这些军官还直接从 Hkawan Bang 和 Sinlum 的检查站（由来自 437 营的人员控制）收受贿赂。<sup>243</sup> 此外，中国木材贸易商每月还必须向位于 Bhamo 的 MI 办公室行贿。<sup>243</sup> SPDC 各单位，尤其是 Tatmadaw 会定期轮换，所以如果司令员更换，则必须重新协商所有协议。<sup>243</sup> 此外还有无固定巡逻路线的 Tatmadaw 巡逻部队。SPDC 不能对所有跨境伐木征税，原因在于它没有控制一些伐木区域和许多边境检查站。

SPDC 当局以各种方式从木材贸易中捞取正式和非正式收入。伐木公司和 KIO 向 SPDC 当局（尤其是 Tatmadaw）行贿，以避免他们干涉伐木活动，或在“非法”伐木被发现后平安无事。正如一位克钦伐木公司老板所讲，



Bala Min Htin 大桥上（该桥在克钦邦的 Myitkayina 横跨 Irrawaddy 江）由 SPDC 控制的检查点；2004 年

表 4：2003-2004 年对南三角地区到 KAMBAITI 关卡（猴桥）的每卡车木材收取的检查站费用<sup>ss 207, 230</sup>

地点	收取人	缅元	人民币元
Manwin	SPDC 混合检查站	40,000	44
Manwin	林业局	30,000	33
Sailaw	Tatmadaw	15,000	17
Ura Yang	NDAK	5,000	6
Thayar Kone	NDAK	15,000	17
Kambaiti	NDA(K)	100,000	111
Kambaiti	Tatmadaw	100,000	111
合计		305,000	339



<sup>cc</sup> 在混合关卡收的钱较少。

<sup>ff</sup> 不是柚木或酸枝木。

<sup>ss</sup> 不清楚这些是正式费用或非正式费用。

“我们只向我们在森林里碰到的小股军队行贿。这些小股军队根据（将军）的命令来巡逻，<sup>hh</sup>我们必须贿赂他们。小股军队从我们手里拿到的钱最终要上交（将军）。所以我们实际上通过小股部队贿赂（将军）。”<sup>230</sup> 在有人视察这些区域之前，这些缴纳保护费的人会事先得到通知。<sup>140</sup> 在没有林业局监管的地方，没有许可证而伐木的村民也是 *Tatmadaw* 各单位的管理对象。

各停火组织也与 *Tatmadaw* 达成了利益分享协议，而且已知 *Tatmadaw* 各单位也颁发伐木特许权。Dabak 水电项目中获得伐木特许权的中国老板，就是通过一位克钦族中间人将钱送给 SPDC 北区司令。<sup>207</sup>

*Tatmadaw* 和伐木公司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激烈起来。例如，2003 年 11 月 10 日，缅甸军人逮捕了 6 名中国工人并扣留了 4 辆运送原木的卡车。其中一位工人被绑到树上后遭受毒打。在中国老板交纳赎金后，这些工人被释放了。<sup>244</sup> 卡车和货物被没收并卖掉比绑架更常见。其中有些税费是正式的，例如交通费和出口税。



Maung Maung Swe, (前) 北区司令

缅甸中央政府很清楚中缅边境上的许多伐木活动。例如，NATALA 在 Loije、Muse、Nalon 和 Maunghwe 的检查站绕过北区司令而直接向 Khin Nyunt 报告。<sup>207</sup> SPDC 偶尔也会查禁伐木活动，但这也许更多地与隐藏非法伐木的证据和从伐木公司勒索钱财有关，而不是真的要停止伐木。村民们说，“在 2001 年和 2002 年，SPDC 第一书记和克钦领导人到这里 (*Pang Wa*) 视察，于是有很多运输原木的卡车不能通过。”<sup>ii</sup>，<sup>243</sup> 与之类似，在外交人员参观期间，当局也曾下令禁止原木运输。<sup>245</sup> 缅甸政府官员还要求游客不要拍摄伐木活动。<sup>238</sup>



Myitkyina 火车站的柚木和酸枝木原木。这些原木来自于 SPDC 控制的接近克钦邦 Hopin 的 Mohnyin 林区，并运到 Myitkyina 以便出口到中国；2004 年 8 月

<sup>hh</sup> 有几次他们用将军来指中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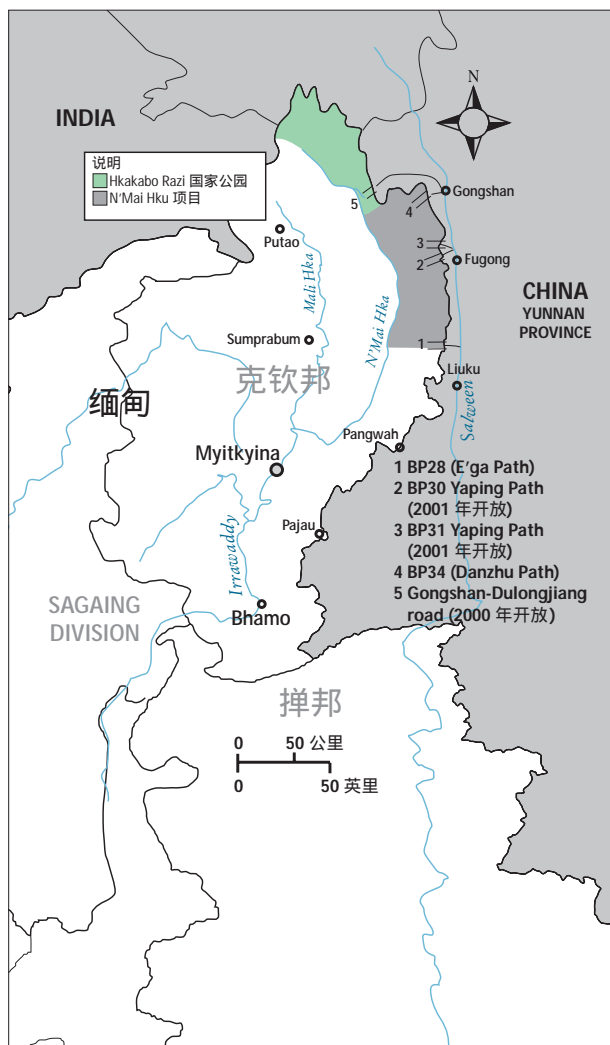
<sup>ii</sup> 禁止运木卡车在这些公路上行驶。



### 10.4.6 The N'Mai Hku (上游) 项目

“他们修的公路从不通往村庄，而是通往伐木区。”<sup>246</sup>

N'Mai Hku 项目区内的一位村民，2004 年



N'Mai Hku 位于被公认为全球“最热”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sup>247</sup>自然和地质风景异常优美。也正是这个原因，在高丽贡山中国一侧的大部分区域都在怒江和高丽贡山这两个国家自然保护区的保护之下。然而在缅甸境内的这些山的西坡，正在实施一个伐木和采矿并行的开采项目，即 N'Mai Hku 项目。在 N'Mai Hku 项目区有 16 个大的村子和 49 个较小的居住区。<sup>248</sup>

根据一位 KIO 官员的说法：“KIO 开始通过 N'Mai Hku 项目进行伐木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NDA(K) 就会这样做。”<sup>248</sup> 该项目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90 年代 KIO 和云南省林业厅在昆明进行的协商。<sup>182</sup> 考虑到项目的规模、战略重要性和巨额投资，很可能中国中央部门也参与其中。但是却很少或根本没有进行民意征询。

KIO 于 1997 年 8 月 6 日从 Khin Nyunt 将军获得正式许可后，该项目即于同年晚期启动。<sup>249</sup> 此时中国人还没有积极参与进来，而且伐木直到 2002 年才开始。<sup>268</sup>

Huaxin 公司与 KIO 签订了一份为期 15 年的从 N'Mai Hku 地区开采所有资源的合同。Huaxin Group Co. Ltd 总部位于昆明，是由来自昆明、北京和上海的六家公司和来自广东和铁道部的两家公司组成的一个集团公司。<sup>205</sup> 根据 Huaxin 公司的说法，怒江自治州政府对于该项目的成功至关重要，原因是该县控制着边境沿线的土地而成为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sup>205</sup>



云南省怒江自治州贡山县内载有来自克钦邦 N'Mai Hku 地区木材的的卡车，2004 年

根据 KIO 的说法，“该地区非常偏僻”，所以不需要 SPDC 的伐木许可。当前在 N'Mai Hku 地区作业的公司大约有 10 家，其中包括 Heng Huat 公司。<sup>268, 250</sup> KIO 声称他们并没有邀请这些公司，但它看起来很乐于对跨境木材贸易征税。据称协议中规定只能选择性地砍伐有限树种，但人们没有理由相信这一点会得到执行。<sup>250</sup> 伐木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没有监管，人们担心他们会像在更靠南的地区那样将森林全部砍光，而这种担心显然不是多余的。

从中国一侧已经向项目区域修建了一个公路网。其中包括 E'ga 通道、雅坪边贸通道、丹珠边贸通道和贡山-独龙江公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01 年好像没有可用的公路将项目伐木区与克钦邦境内的公路网连接起来。<sup>229</sup>

KIA/O 内部以及 KIA/O 和 NDA(K) 之间涉及 Lasang Aung Wa（请参见“10.3 混乱中的克钦民族运动”，页码：53-54）以及地盘和政治控制权的争端，也在一定程度上与 N'Mai Hku 地区的商业利益有关。NDA(K) 试图扩展对贡山南部的控制，而这里靠近第 35 边防哨所。此举导致中国方面加强了该段边境的安全防卫，因为中国当地政府担心武器走私。同时，中国方面还限制了对希望到或途径中国怒江和保山自治州的 KIA/O 和 NDA(K) 官员的边境通行证的发放。

为了解决双方在 N'Mai Hku 开发项目上的争端，KIA/O 和 NDA(K) 设立了一个联合委员会来报告项目进度。该委员会是双方 2004 年 5 月 3 日和 4 日在 Myitkyina 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成立的，由 KIA/O 和 NDA(K) 主席组织，并由克钦民族协商会主席推动。

联合委员会于同年 5 月 25 日和 6 月 21 日参观了项目区。该委员会的报告根据与居住在 N'Mai Hku 地区的村民的会谈，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该项目迄今的优点和缺点。

根据该报告，KIO 的初衷是好的，有些村民对学校 and 基础设施的改进表示满意。然而，总体项目实施仍很薄弱。

村民们表示的最大的不满，是 KIO 未能兑现承诺的发展，尤其是一条公路：正如该委员会采访的一位人士说，“KIA 从木材中挣到的钱和在开发项目上的投资并不平衡。公路应优先修建，否则伐木以后就不会修了。”然而，KIO 已经修建了许多伐木公路，而这并没有逃过该地区村民的眼睛。

“他们承诺发展已经有 7 年了。但我们现在还没有公共交通，甚至连规划也没有。他们在没有人住的山上修了一条伐木公路。”报告最后强调了当地民众对于伐木和从中获益甚少的担忧，正如一位被采访者所说：“中国人砍走了我们宝贵的树，而我们却没有得到好处。我们去问时，他们却说这与我们无关。”

报告还概要指出，NDA(K) 已经利用当地人因该项目缺点对产生的对 KIO 的失望情绪，来扩大自己在该地区的影响和地盘控制，从而导致各组织之间进一步产生隔阂。联合委员会敦促 NDA(K) 通过协商而非武力来解决争端，并强调 KIA/O 和 NDA(K) 应通力合作。该委员会总结说，尽管该项目至今存在一些负面影响，但仍应在当地社区更多参与下继续实施。到 2005 年 7 月，KIA/O 和 NDA(K) 好像已达成协议并划分了伐木区域的土地。<sup>25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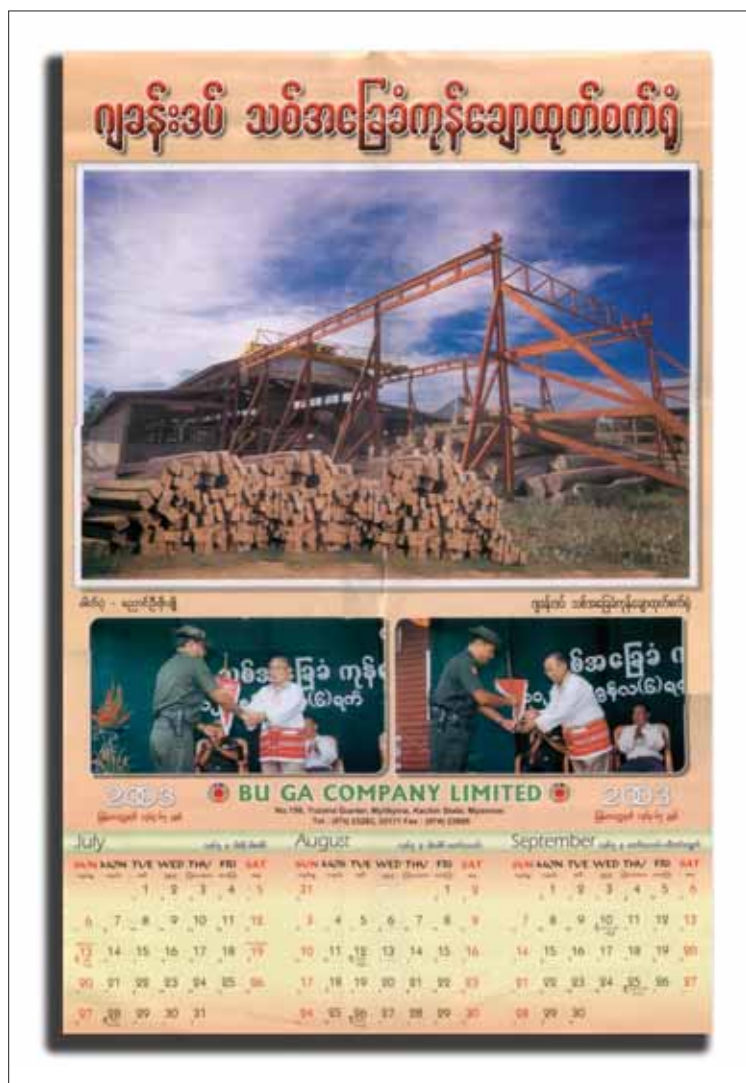
（有关 N'Mai Hku 项目的更多信息，请参阅“A Conflict of Interests”，页码：104-108）。



缅甸北部的存木场



10.4.7 克钦邦内经营的克钦人所有的伐木公司



目前，参与克钦邦内的伐木活动的由克钦人所有的公司主要有三家：Buga、Jadeland 和 Wun Rawt。它们都与某个克钦武装反对组织和 / 或 SPDC 北区司令密切密切。

Buga 公司于 1994 年 KIA/O 停火后成立，同时经营采矿业。其主要股东和董事是 La Wa Zaung Hkawng，此人是来自 Myitkyina 的一位颇具社会影响力的克钦族富商，他还与 SPDC 有着良好关系。<sup>252</sup>2002 年，由于巨大经济损失和管理纠纷，Buga 面临着严重问题。公司另一位来自 KIO 的董事就利润分享安排与 La Wa Zaung Hkawng 产生争执，并指责 La Wa Zaung Hkawng 侵吞公司收入。他反过来指责对方不能经营能赢利的企业。最终的结果是 La Wa Zaung Hkawng 离开该公司，有报导说他加入了 NDA(K)。KIO 现在正试图清理 Buga 及其财务，有报道称该公司已经破产。

然而，由于财务混乱，该公司从 KIO 主要领导人和当前总经理 La Ja 博士移交到 KIA 少校的工作已经延迟。<sup>253</sup>

Wun Rawt（在克钦景颇语中是“全面提升”的意思）发展公司由 KIA 成员于 2002-03 年成立，成立该公司的部分原因是弥补 Buga 引起的损失。有多个信息来源称 Wun Rawt 正试图阻止 KIO 内的腐败，而且“他们将控制所有商业和发展委员会”；它正变得日益强大。<sup>254</sup>与其它公司截然不同，Wun Rawt 宣称它只分配用于发展日的伐木特许权。它还指控 Sut Masa（字面意思是“商业监管”）少记录了从其控制的海关口岸通过的木材数量；Sut Masa 是从伐木和采矿业中征税的 KIO 税务委员会。有些克钦人对 Wun Rawt 的动机表示怀疑，他们认为个人发财和政治升迁在这里如果不是更重要的因素，至少也是同样重要的因素。Wun Rawt 在 Buga 和 Sut Masa 上的立场可能导致 KIO 和 KIA 之间的摩擦加剧，正如一位消息提供者所说：“KIO 有权，KIA 有枪”。

前 KIO 参谋长 NBan La（请参见“10.3 混乱中的克钦民族运动”，页码：53-54）是 Wun Rawt 公司的总经理。他还负责管理 KIO 的经济部，后者监管着 KIO 控制区内的木材开采和税收。Wun Rawt 主要参与对木材运输征税，对伐木和矿产开采的参与较少。它在中缅边境上的 Laiza 镇附近以及在 Jubilee 桥附近设有海关征税点，此外在包括 N'Mai Hku 区域在内的 KIO 控制区还有一个移动海关征税单位。2004 年末，由 KIA 士兵和 Wun Rawt 职员联合管理的 Laiza 镇的检查站对出口到中国盈江的每 m<sup>3</sup> 柚木和酸枝木分别征收 700 元（83 美元）和 900 元（104 美元）的税费，对于其他木材每 m<sup>3</sup> 征收 100 元（12 美元）。

2004 年，KIA 和 Wun Rawt 开设了 Laiza 银行，其用意很明显是为了方便与中国的贸易。Wun Rawt 最紧密的商业伙伴包括 Wun Chung 公司（该公司修建了横跨 N'Mai Hka 江的 Chipwe 大桥）的 Layeng Wun、Lau Ying、Aw Tawng Mai 和 Lau Lu（NBan La 的养子）。

第三家公司是 Jadeland 公司，由富裕的玉石经销商和 KIO 以前的主要资助人 Yup Zau



Hkawng 所有，是参与克钦邦自然资源开采的最有名的由克钦人拥有的公司。Jadeland 主要参与伐木、木材征税和修路。自 2002-03 年开始，该公司的伐木经营在南三角地区（请参见“10.4.4.1 The Southern Triangle”，页码：61-62）

急剧扩张，它的大本营位于三角区中心的 Hpawlamhpya。Jadeland 通过跨 N'Mai Hka 江的 Jubilee 桥向运输的木材收税，每 m<sup>3</sup> 木材收取 380 元（45 美元）。该公司的经营活动还扩展到了第 27 和第 28 边境哨所之间的 N'Mai

Hku 地区的南部，并已经在这里广泛考察了名贵木材的分布情况。Jadeland 已经与 KIO 签订了修建 Myitkyina-Sumprabum-Putao 公路和 Myitkyina-Waingmaw-Bhamo 公路的合同，KIO 通过授予伐木特许权来支付这些公路的费用。<sup>255</sup>

与 Sut Masa 一样，Jadeland 也涉及到木材数量申报纠纷。中国的 Jinxin 公司有一次申诉说 Jadeland 记录的 Jinxin 公司在三角地区砍伐的木材的数量超出了实际砍伐数量的一倍。据称执掌经济部大权的 N'Ban La 判定 Jinxin 胜诉。<sup>163</sup>



7 月份洪灾期间 Jadeland 位于 Myitkyina 的办公室



Log trucks at KIO camp, Kachin State



## 11 佤邦

“伐木是我们犯下的最大错误。我们已经破坏了我们的环境。”<sup>256</sup>

佤邦联军主席 Bao You Xiang, 2004 年

佤邦（掸邦第 2 特区）位于克钦邦南部和 Salween 江和中国边界之间的掸邦北部，那里的大多数民众讲汉语而不是缅甸语。<sup>257</sup> 由 Bao You Xiang 领导的佤邦联合军/党 (UWSA/P) 控制着该地区大部，有 400,000 名种植鸦片的农民居住在这里。<sup>64, 258</sup> UWSA/P 旗下有 16,000 – 20,000 余人，在所有少数民族停火组织中可以算得上是最强大的武装力量。

UWSA/P 由脱离 CPB 的少数民族组织于 1989 年创立，并与同年与 SLORC 签署了停火协议。该党中有一些高级官员和顾问是中国人。该党的主要目标是：首先，佤邦应该被视作中央政府而非掸邦领导下的有独立自主权的邦；其次就是自治。<sup>259</sup>

佤邦境内主要是难于通行的山脉，其中分布着阔叶常绿雨林，亚热带和温带雨林；这里最具商业价值的树种是松树。到目前为止最大的经济作物是鸦片。然而，2004 年一位党内官员透露，伐木是 UWSA/P 最重要的资金来源：“是的，那仍是我们的主要收入来源。我们砍伐那些树木，是因为他们的树龄都已经超过 100 年了。即使我们不砍，它们也会自然死亡”。

停火之后伐木活动急剧增加，而且大部分由 UWSA/P 从其在 Pangsang 的总部控制的中国公司执行，并跨过陆地边界运至中国。仰光林业部的一位代表告诉 Global Witness，中缅边境林木出口的唯一合法边界检查站是 Muse。<sup>98</sup> 由此看来从佤邦和掸邦其他地方出口的所有木材都是非法的。

UWSA/P 对伐木者实施的控制可能有限。一位 UWSP 人士抱怨，“如果他们（中国人）从佤邦中央委员会获得 100 立方米的伐木特许权，他们就会砍伐 1000 立方米，甚而超过十倍。这是一个大问题。”<sup>257</sup> UWSA 的保安旅及区上和镇上的联络处也和中国商人进行交易。<sup>261</sup> 一些伐木活动已经得到缅甸林业部的批准，但却很少有长期的战略规划或伐木公司和当地社区之间的协商。这些公司的工人主要是中国人，他们的工作经常无人监管。<sup>261</sup>

他们砍伐包括柚木在内的所有名贵树木，而且经常将大面积森林砍光。例如，有报道指出近年来 Kenglom 地区（Kunhing-Takaw 路以南）的柚木林已经破坏殆尽。这一区域砍伐的柚木沿 Salween 江上游运到中国，并在那里交换为机械和干货。根据同一篇报道，其中一家参与该地区伐木的公司是罗兴汉的 Asia World（请参见 6.4 鸦片、滥用毒品和伐木，页码：18-19）。UWSA 第 418 区的司令官 Ta Hsarm 和一名中国商人被认为是这家船运公司的所有人。<sup>265</sup>

过去佤邦到中国的主要陆上木材运输线路是从 Muse 到瑞丽的边境口岸。<sup>265</sup> 现在这个边境口岸已经由 SPDC 控制多年，Global Witness 采访的瑞丽的伐木公司称现在的主要是从 Pangsang 过境到 Meng'a，然后再从那里运到 Mengliang、思茅和昆明。<sup>260</sup>

UWSP 禁止村民进入伐木区域和出售任何木材。<sup>261</sup> 当地人没有权力阻止伐木者，而如果他们向 UWSP 投诉，又害怕得到的不是支持而是伐木者的报复。一个村子的村长告诉 Global Witness 说，“三年前道路两旁还有很多松树，现在却一棵都没了”。<sup>261</sup> 随着村子周围优质森林的消失，泉水也日益减少，水土流失，轮作导致森林土壤贫瘠，当地一些河流的淤积造成部分鱼类灭绝。<sup>261</sup> 村民不得不到很远的地方去寻找非木林产品和用于建筑的松木。伐木也极易导致山体滑坡、骤发洪水和森林火灾。<sup>261</sup>

由于 UWSP 控制区域的林木供应几近枯竭，于是掸邦东部的伐木公司正向南和向西进入由 SPDC 控制的掸邦区域。2005 年 6 月下旬，新任 SPDC 三角地区司令（前西部地区司令）Min Aung, Hlaing 大将下令暂停掸邦东部的一切伐木活动。这一举动的真正动机是为了打击破坏性伐木，还是意图控制这一产业进而获得部分收入，现在尚不得而知。

该司令后来邀请那些受该命令影响的公司进行会谈，这些公司包括 Central Dragon、Asia World 和 UWSA/P 控制的 Hongpang。<sup>262</sup> 据报道，这些公司已经取得了一份三年合同，根据该合同，他们可以将将从泰国 Chiang Mai 对面的 Mongton/Monghsat/Mongpiang 地区砍伐的柚木经由湄公河出口到云南省。<sup>262</sup>

同一篇报道还指出，在该区域作业的中国伐木工正用卡车经由 Nawnkheo、Mong-ngen、Mongkhark 和 Mongnoong 把原木运往 Pangsán。当地政府在接到抗议信之后，于五月底拘留了 120 名中国工人并把他们送到了 Kentung。但是，“一位来自 Pangsán 的代表已经候在那里接他们了，所以他们没受任何处罚就被放走了”<sup>262</sup>

2004 年，SPDC 取消了特权、伐木特许权和商业活动<sup>257</sup> 并且封锁了缅甸其他地方对佤邦的大米运输。<sup>263</sup> 尽管促成这一行动的原因尚未可知，但是 UWSA/P 和 SPDC 之间的紧张关系，却由于 2004 年 10 月 Khin Nyunt 将军的下台而更加剧（请参见“框 3：中国外交政策和缅甸境内的冲突”，页码：15）。<sup>264, 265</sup> 这一切以及木材短缺都使得佤邦伐木活动的未来充满变数。

以前 UWSA 曾被指控向泰国走私鸦片和海洛因。它还被视作缅甸境内苯丙胺类兴奋剂 (ATS) 的主要生产者，这些毒品跨境而在泰国泛滥成灾。<sup>64</sup> UWSA 的高层已经承认过去对鸦片（根据报道为 7%）和 ATS 都曾经收过税。<sup>64</sup> 但他们宣称现在发现毒品精炼厂后会立即予以捣毁。

掸邦北部山上的绵绵森林已被伐木业破坏殆尽。这些山上已经成为主要的罂粟种植区域。

UWSP 宣布的政策是使佤邦在 2005 年 6 月 26 日之前成为一个无鸦片区域。<sup>257</sup> 2004 年，联合国毒品与犯罪事务办事处 (UNODC) 的数字显示罂粟种植区域确实减少了 18%。<sup>64</sup> 然而，由于鸦片生产占许多家庭年收入的三分之二以上，许多人担心这一禁令完全实施后将会造成人道主义危机。2003 年，果敢第 1 特区颁布的类似禁令曾导致该地区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背井离乡到别的地方寻找就业机会，医院关闭，学校入学率大降。<sup>64</sup>

2005 年 1 月，Wei Hsueh-kang 和另外七位 UWSA 领导被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庭指定为被告。根据美国毒品监管局的指控，自从 1985 年起 Wei 已经向美国走私了一吨多海洛因，市价为十亿美元。UWSA 发言人否认他们曾参与其中，但这一消息已导致在 UWSA 控制区域工作的联合国毒品与犯罪事务办公室和除一家外的所有国际非政府组织临时撤走了他们的国际工作人员。<sup>266, 267</sup>



在 UWSA 控制区域首府 Pangsán，UWSA 官员在原木跨境进入中国之前对其进行检查；2004 年





## 12 结论

缅甸的和平、政治稳定 and 经济发展最符合中国的利益。为此，中国政府应与国际社会一道，利用其与缅甸各民族的良好关系，并促成所有相关方面<sup>ii</sup>进行对话，以期达成公正而长期的解决办法，以解决缅甸境内的冲突并有效过渡到文职统治。

结束对缅甸边境地区森林的破坏以及缅甸对中国的非法木材出口，符合缅甸北部人民、武装反对组织、SPC 以及中国政府和云南省地方政府的最大利益。所有这些组织都有责任确保缅甸的森林资源得到负责任的管理，以保护缅甸人民和子孙后代的最大利益。

对于克钦人民来说，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未来发展前景正遭受破坏；对于停火组织来说，他们的信誉、公共支持甚至未来的长期生存能力正受到威胁。事实上，KIA/O 高级官员声称他们宁愿放弃这种数日不菲的收入来源也不愿看到克钦邦的森林被破坏。<sup>268</sup>

就在 2005 年 9 月 5 日，欧盟和中国领导人：“*许诺共同努力以解决亚洲地区的非法伐木问题*”。<sup>269</sup> 在国际社会的关切下，允许大量进口非法出口的木材正严重损害着中国政府的声誉，尤其是在中国有足够的法律力量来制止这种贸易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以牺牲邻国利益来换取暂时的经济繁荣同样会产生不良影响。

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受损的风险极大，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还存在这样一种现实可能性：随着各民族武装反对组织为控制剩余的森林而展开争夺，克钦邦内的破坏性伐木将增加

边境的不稳定因素。事实上，一旦这些森林消失了，不仅克钦邦的可持续发展受到损害，中国从事木材行业的成千上万名工人也会失去工作。

作为改变现状的第一步，中国政府应暂停从缅甸进口木材，同时促进缅甸北部地区的援助、投资以及不依赖于不可持续的自然资源开采的进一步发展。仅当进口公司能够证明他们进口的缅甸木材来自可验证的合法原产地时，才能恢复从缅甸进口木材。

如果结束缅甸北部的非法伐木，SPDC 北区司令就会减少一大笔预算外收入。此举还能立即减轻对森林的压力，并为该地区进行广泛参与的土地利用规划赢得时间；本地区迄今从自然资源财富中一直获益甚少。这只有在国际社会尤其是中国政府的积极支持下才能实现。

在新缅甸宪法的规定下，森林仍可能由中央统一管理。然而，在决策过程中必须实施有实际意义的民意征询并有公众参与，中国政府可以在这一方面帮助 SPDC 和停火组织开展合作。自然资源开发应公平、公正、可持续、透明并且合法。这样可为在其它国家经营的中国公司开创一个好的先例，并在确保中国进口的所有自然资源的合法性和可持续性方面迈出重要的第一步。

从更广的层面看，中国政府应利用自己与民族武装反对组织的良好关系来帮助缅甸平稳过渡到文职统治。应鼓励所有相关方面参与有意义和透明的对话，同时摆脱缅甸当前的政治气候所造成的限制和压制环境。缅甸全国实现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也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

<sup>ii</sup> 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国家和平发展委员会 (SPDC)、全国民主联盟 (NLD)、其它政党和反对派武装。

## 附录：背景

### 13 附录 1：缅甸国内的冲突与政治

“缅甸境内的冲突是根深蒂固的。只有研究实际的冲突问题才能找到解决办法，例如领土、资源和民族问题……”<sup>270</sup>

Chao-Tzang Yanwngnhe 博士，缅甸学者，2001 年 12 月

缅甸位于中印之间，且在南亚、东亚和东南亚交接处，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地位。崎岖的山脉呈马蹄形，环绕着伊洛瓦底江肥沃的平原。在远北，缅甸与中国沿着高丽贡山山脊有着 1,463 公里长的边境线。<sup>271</sup>这些偏僻的边境地区有着木材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生活在那里的少数民族却历来没有从中获益，从而产生极大的不满。

据估计，缅甸有 5000 万人口，讲 100 多种不同的语言和方言，其中缅族人大约占 65%，同时还有众多的族群构成人数庞大的少数民族。<sup>272</sup>缅甸还有相当多的华人。英国殖民势力加强并加剧了民族差异，分而治之，成功地统治了缅甸 100 多年。与此相反，历任缅甸人主宰的政府则系统地而有力地弱化了民族差异。但这种文化同化政策只能在族群之间引起仇恨。

1947 年 2 月举行的 Panglong 会议最终确定了独立路线图。根据该协议，边境地区拥有“对内务的完全自决”，<sup>273</sup>并享受民主“权利和特权”。<sup>274</sup>随后，在 1947 年举行的选举中，反法西斯自由同盟（AFPFL）获胜，但是遭到了克伦民族联盟和缅甸共产党<sup>kk</sup>以及其他组织的联合抵制。<sup>275</sup>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起草了一部宪法，目标是建立缅甸人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同时宣告了众民族的权利和自决的愿望。<sup>276</sup>然而，这部宪法既没有公平对待众民族，又没有充分解决分离主义问题。它只赋予克钦族、克伦族、克伦尼族、掸族建立民族邦的权利；另外授予克伦尼邦和掸邦分解的权力。它为钦族设立了一个“特区”，但是孟族、帕奥族和若开族却没有得到自己的领土。<sup>275</sup>

1948 年 1 月，缅甸获得独立。不久以后，缅甸共产党领导了一次反政府武装起义。1952 年中央政府恢复行使权力，但是在整个 20 世纪 50 年代中，缅甸大部分地区掌握在众民族武装反对组织手中。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缅甸内战延伸到掸邦和克钦邦，形成了克钦独立组织和掸邦军的前驱。



傣僳族社区（生活在缅甸边境地区）的年轻妇女遥望缅甸方向。云南省怒江自治州；2004 年





Aung San Suu Kyi

武装部队 (*Tatmadaw*) 内的高级官员对政府在经济方面的无能也非常不满，并且认为政治家们未能处理好政府内部的分裂和武装反对势力。1962年3月2日，Ne Win 将军夺取政权，并且建立了军事独裁和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 (BSPP) 一党专政的国家。他的政治理想是“缅甸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个佛教、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体。

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将全副精力集中于集权和镇压叛乱。在这个时期，政府变得日益“缅甸化”，“民间社会的发展遭到抑制，30万印度人和10万华人被迫离开这个国家。虽然仍然属于联合国，但缅甸的国际关系在此期间已经微不足道。

20年以来，缅甸共产党（从1968年起由中国支持）、克钦族邦和20多个其他民族势力在边境地区统治着广泛的“解放区”。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为止出现了两个主要反对组织：缅甸共产党和民族民主阵线，后者是一个民族反对军队的联盟。这两个组织都通过进行黑市贸易、开采自然资源（包括木材）来筹集叛乱资金。成千上万人在数十年连绵不断的血腥冲突中丧生。

在1988年7月，当缅甸政府面临破产时，Ne Win 辞职。随后，在整个缅甸境内出现了大规模的支持民主的游行示威。1988年9月，忠于Ne Win的军队施行了戒严令，他们镇压了抗议并恢复了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 (SLORC) 的权力。据估计，1988年冲突的直接恶果是多达1万人丧生，包括许多手无寸铁的平民。<sup>275</sup>

面对国际社会的排斥，SLORC 承诺，一旦恢复法律与秩序，他们就施行多党民主和经济改革。1989年缅甸共产党突然瓦解之后，SLORC 迅速与许多民族武装反对组织达成了停火协议。

全国民主联盟 (NLD) 赢得了1990年5月举行的多党选举。

全国民主联盟的领导人 Aung San Suu Kyi 于1989年7月遭到软禁，

直到1995年才获得释放。SLORC 坚持选举的目的是选举一个起草新宪法的国民代表大会，而不是组织政府。然而，在1992年4月宣布召开国民大会之前，这一政权并没有做出任何举措。结果，选举出的12个国会议员逃亡到由民族民主阵线控制的领域，组成了缅甸联邦民族联合政府 (NCGUB)。

在1993年1月，SLORC 成立了自己亲手挑选的国民大会，并称这是更适合起草新宪法的研讨会。全国民主联盟认为国民大会限制言论自由，并于1995年退出国民大会。<sup>275</sup>1997年，SLORC 更名为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 (SPDC)，并加入了东盟 (ASEAN)。

2000年，Aung San Suu Kyi 再次遭到软禁，直到2002年5月才获得释放。一年后，Aung San Suu Kyi 与其追随者在 Depayin 村镇附近遭到联邦团结发展协会 (USDA)<sup>m</sup> 成员的暴力袭击，此后，她被重新软禁。截止本文撰写时，Aung San Suu Kyi 仍未获释。根据缅甸政治犯支援协会的统计，缅甸至少有1200名其他政治犯被囚禁，其中许多<sup>277</sup>被认为是良心犯。<sup>m</sup>

<sup>kk</sup> CPB 决心通过武装革命建立共产主义国家。<sup>45</sup>

<sup>ll</sup> Tatmadaw 在上世纪40年代末期到50年期被缅甸化。

<sup>mm</sup> USDA 是由 Than Shwe 领导的一个由1200万名成员的庞大机动组织，其目的是汇集对 SPDC 的支持。

<sup>nn</sup> 仅仅由于和平政治或宗教信仰而被囚禁的人，而且他们没有使用或主张使用暴力。



## 框 11：缅甸国内的权力和控制

“缅甸国内的权力不仅仅建立在命令结构或行政部门的基础之上，因为机构是附属于个人的。”<sup>278</sup>

David I Steinberg，学者，2001年

全部由高级军官组成的 SPDC 控制着缅甸的全部国家机关。大多数内阁职位都由军人把持（不包括卫生、教育和经济规划），而且政府各部门都由武装部队主宰。*Tatmadaw* 拥有银行、建筑公司、农业公司和进出口公司。缅甸最大的公司 Union of Myanmar Economic Holdings Limited (UMEHL) 也是一个 *Tatmadaw* 所有的公司。<sup>279</sup> 据估计，*Tatmadaw* 本身由 400,000 名士兵组成。<sup>280</sup> 另外，缅甸警察部队由 72,000 名雇员，包括大约 4,500 名强壮的准军事性警察。<sup>281</sup> 大约每 100 个公民中就有 1 名士兵。不过，尽管这种控制“对军人（包括地区司令官）遵守命令而言最重要”<sup>286</sup>，但在国家的许多地区，这种控制非常薄弱，甚至缺乏控制。在众民族武装反对组织占领的地区也存在这种情况。

在 Khin Nyunt 上将被撤职之前，几乎每个重大政治决定都必须服从至少三大军头之一：Than Shwe 大将，Maung Aye 将军和 Khin Nyunt 本人。Than Shwe 上将是武装部队总司令兼国防部长，<sup>282</sup> 人们仍然认为他最有权力。最近，Khin Nyunt 上将因外界看来是捏造的理由而遭到 Than Shwe 上将解职，民众普遍认为 Than Shwe 此举巩固了自己和其他强硬派的地位。

Maung Aye 将军是部队的司令官，他与 Than Shwe 共同任命地区司令官。<sup>283</sup> 地区司令官在所控制的地区有权处理经济事务；他们参与开采自然资源、经营工厂以及实施基础设施项目。<sup>284</sup> 这些地区司令官拥有很大程度的自治权，并竭尽全力保持自己的势力。据说 Maung Aye 将军有自己的军事情报部门，<sup>285</sup> 并且担任颇有影响力的贸易委员会的主席。<sup>278</sup>

缅甸的权力非常个人化，它存在于个人而非机构。<sup>278</sup> 对个人的忠诚常常通过任人唯亲和贪污腐败得以发展和维持。这种基于相互支持的庇护—被庇护关系在大多数商业领域中非常常见，包括自然资源部门和采伐业。



### 13.1 近期发展

“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政府必须诚实守信，有效促进国家利益和具有广泛基础的民族团结。”<sup>286</sup>

SPDC 公报：Complete explanation on the developments in the country, 2004 年 10 月 24 日

除了可能制定新宪法之外，2005 年还是决定缅甸未来命运的关键一年。在过去的两年内出现了几项重要的发展，这些至少在最初阶段显示缅甸的政治前景正在好转，尤其是：与克伦民族联盟（尚未与 SPDC 达成停战协议的最大民族武装反对组织）之间的停火谈判；SPDC 在 2003 年 8 月发布的“缅甸路线图”（亦称“走向民主七点计划”），包括重新召开国民大会和起草新宪法（请参见“框 9：伐木和新宪法”，页码：54）。

然而在最近几个月内，这两项工作均遭受了挫折。宪法起草过程已经在 SPDC 与武装反对组织之间陷入僵局，而且全国民主联盟已经退出。同时，军政府内的几名重要成员已被解职。其中包括外交部长 U Win Aung，内政部长 Tin Hlaing 上校，以及最引人注目的总理 Khin Nyunt 上将。看起来强硬派正在重新巩固其控制权。

Khin Nyunt 上将曾经是 SPDC 与众民族武装反对组织进行停火谈判的关键人物，最近的一次是与克伦民族联盟谈判。缅甸与欧盟和美国关系的低迷反映了缅甸缺乏政治进步。与此相反，缅甸已经加强了与中国和印度的关系。Aung San Suu Kyi 仍然被软禁。

大多数人口仍然极为贫困，并缺乏基本的自由。

#### 13.1.1 缅甸国内近期的政治发展

“最坏的问题出在缅甸人民之间，出在军事团体与民主团体之间。苦难和差距变得越来越大。全国民主联盟 (NLD) 的领导人是旧军人，而 SPDC 的领导人是新军人。这些军人不能和睦相处。SPDC 的新军队并不尊敬全国民主联盟的旧军队。”<sup>287</sup> 克钦官员，2004 年 6 月

2003 年 8 月 30 日，Khin Nyunt 上将在担任总理的首次公开讲话中提出 SPDC 的“缅甸路线图”，表示将把缅甸变成一个“现代、发达的和民主的国家”。这个七点计划包括重新召开 1996 年暂停的国民大会，以便在选举之前起草新宪法。<sup>288</sup> 作为赢得 1990 年选举的领导政党，全国民主联盟被邀请参加重新召开的国民大会。



左侧：路线图，走向民主七点计划。右侧：NDA(K) 公共关系，Chipwe，克钦邦；2004 年

此后，在2003年12月15日，在泰国举行了第一轮国际对话（即所谓的“曼谷进程”）来讨论缅甸路线图。除了缅甸和泰国之外，另有10个国家参加了会议，它们是：澳大利亚、奥地利、中国、德国、法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意大利、日本和新加坡。这一事件标志着SPDC第一次被说服并派遣一名代表参加关于缅甸的会议，但是他们未能就所提议的计划确定时间表。“曼谷进程”的第二轮对话计划于2004年4月下旬进行，但是在缅甸代表团退出时，第二轮对话被推迟。

2004年4月16日，全国民主联盟发表了一项声明指出：“如果在召开国民大会的过程中实施与以往相同的程序和规章，我们将不适合参加国民大会”。三天以后，SPDC宣布国民大会的规章的确与1996年时相同。2004年5月17日，国民大会重新召开。在1088名受邀代表中有1076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包括来自28个民族停火党派的代表。引人注目的是，5月14日全国民主联盟声称将不参加国民大会。众民族团结联盟的成员党派也拒绝参加国民大会：该联盟是一个包括掸邦众民族民主同盟在内的民族党派联盟。<sup>289</sup> 到缅甸的联合国人权特使 Paulo Sergio Pinheiro 断定该国民大会缺乏可信性。事实上，严格的政治控制不断削弱会议的合法性。他指出，那些代表在制宪过程中不能自由交往，因为他们实际上处于软禁中。他还补充说：“这种政治过渡

将不会有任何作用；它在月球上没有作用，在火星上也没有作用”。<sup>290</sup> SPDC 禁止各个代表与他们的家人联系、批评政府或者退出会议。

十三个停火组织向国民大会委员会提交了一份联合提案，其中要求将立法权力下放到各邦立法机构，并且保留军队或者民兵组织以维护各邦的权利和行政。作为回应，国家和平发展委员会主张根据六项原则和104条详细制宪基本原则修正这一提案，这些原则是从以前的1993年至1996年的国民大会被搁置的原则上发展而来的。该提案还要求对国民大会的第六个目标进行自由讨论：该目标旨在确保军队在未来国家中的核心作用。<sup>291</sup> 该提案仅仅得到了“注意”。两个月之后的7月9日，国民大会休会。

2005年2月13日，六个停火组织<sup>290</sup>发表声明，重申了他们在去年6月提出的要求。他们还要求对宪法草案第6号原则（军队在政治中起主导作用）进行评议，要求允许非停火组织以观察员身份列席国民大会，要求国民大会允许不同意见和争论，并要求在会议记录中记载这些不同意见。3天以后，5个停火组织寄信给SPDC第一秘书 Thein Sein 中将，抗议其逮捕几位掸邦高级领导人。<sup>292, 293</sup>

国民大会在2005年2月17日重新召开。2004年的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着重讨论立法权，而第二次会议则讨论司法权和行政权。国民大会



<sup>290</sup> KIO、新孟邦党、北掸邦军、掸邦民族军、克耶新地党、克伦尼邦众民族人民解放阵线。



于3月31日休会，并将在2005年11月重新召开。根据官方说法，国民大会按照预定计划并由于天气炎热而暂停。<sup>294</sup>然而外界普遍认为，国民大会被仓促叫停的原因在于某些停火组织立场强硬，以及SPDC在Khin Nyunt上将离任后激起了不断的改组。

在1996年曾与军政府签订停火协议的掸邦民族军(SSNA)的异议分子最近加入了南掸邦军(SSA(S))，而南掸邦军尚未同意停火，这是一个不祥之兆。<sup>191</sup>他们宣布和平民主已经失败，国民大会是一场闹剧。<sup>295</sup>

SPDC和克伦民族联盟之间的停火谈判也停滞不前。2003年11月，缅甸国防部的发言人San Pwint上校到泰国Mae Sot与克伦民族联盟的领导人会谈，开始了颇有希望的谈判进程。根据一位克伦民族联盟领导人的说法，SPDC愿意进行“无条件”对话，但是不接受第三方出席。值得注意的是，克伦民族联盟是尚未与SPDC达成正式停火协议的最为的民族武装组织，近55年来一直与历届缅甸政府军交火。<sup>296</sup>

在2004年1月上旬，克伦民族联盟5人代表团在仰光会晤了Khin Nyunt将军。当他们返回后，克伦民族联盟领导人Bo Mya将军声称克伦民族联盟已经与SPDC达成了口头停火协议。<sup>297</sup>在随后几个月中，克伦民族联盟和SPDC会晤了两次，并在数度推迟后于10月中旬再次会晤。在这次非正式会议上，克伦民族联盟16人代表团获悉进一步会谈被无限期推迟，因为SPDC内部权力结构发生突变。<sup>298</sup>不过非正式会议还是于2005年3月举行了。克伦民族联盟的司令官Mutu中将要求SPDC停止拖延战术，并且“要么重视和平会谈，要么重新面对50多年的游击战争，我们已经跟他们打了56年了。这一切还没有结束，还没有”。<sup>299</sup>

### 13.1.2 对外关系

在2003年7月28日，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缅甸自由和民主法案(H.R. 2330)。该法案所含条款禁止进口缅甸产品，禁止向缅甸提供金融服务，扩大对SPDC的领导层和合作人的签证禁令，并冻结SPDC在美国的资产。美国天然气利益没有受到该法案的影响，通过第三国进口木材也没有受到该法案的影响。例如，该法案未禁止进口中国使用缅甸木材生产的家具。

该法案在2003年8月28日生效，后来在2004年续期一年，在2005年5月再次续期一年。美国国务院估计这些措施已经使缅甸在贸易中损失了2亿美元。在2003年，中缅贸易总额大约为10亿美元。中国副总理吴仪保证在2005年将这一数额提高到15亿美元，足以抵消缅美贸易的损失。<sup>138</sup>

与美国相比，欧盟采取了一种较温和的方法。“缅甸问题共同立场书”规定对缅甸军政府的某些成员实施签证禁令并冻结他们在欧盟的资产。2004年4月26日和27日的对外关系理事会上，欧盟决定将“共同立场”续期12个月。

在2004年，欧盟委员会指派了一名主席特使，把欧盟所关心的缅甸问题传达给亚洲各国政府。由于缅甸缺乏真正的政治改革，2004年10月，欧盟强化了“缅甸问题共同立场”。新的“共同立场”包括扩大的禁止签证名单，禁止在欧盟注册的公司和组织向指定的缅甸国有公司提供任何资助，并且投票反对国际机构为缅甸提供贷款；但新的“共同立场”仍然被美国批评为过于“软弱无力”。<sup>300</sup>这个新的“共同立场”于2005年4月25日续期一年，内容没有任何大的变化。<sup>301</sup>

到2004年底，由于缅甸有希望出席一年两次的亚欧会议(ASEM)，亚洲-欧盟关系变得紧张起来。东盟希望3名新成员参加2004年10月在河内举行的峰会。欧洲国家则不希望缅甸参加峰会。但是他们发现阻止缅甸出席是困难的，因为欧盟也希望自己的10名新成员参加峰会。双方达成妥协，允许缅甸参加低于国家首脑级别的峰会。有趣的是，根据安排，缅甸将在2006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但是在美国和欧盟的直接压力下，缅甸2005年7月26日同意提前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其他东盟国家也担心缅甸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将损害东盟的对外关系。<sup>302</sup>

印度非常热心于缅甸参与东盟事务，因为这样至少可以部分抵消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2004年10月24日，Than Shwe大将抵达印度，进行了为期6天的访问。Than Shwe大将这次罕见的出访由8个内阁部长陪同，印度总统阿卜杜勒·卡拉姆和总理曼莫汉·辛格在德里迎接了他们。这次访问是在Khin Nyunt被软禁之后仅一周进行的，而且是25年以来缅甸国家首脑首次访问印度。<sup>303</sup>印度也从缅甸进口大量木材。

## 14 附录 II：缅甸的森林和林业

“空气、水、土地以及、全部植物和动物构成了全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因此，保护动植物的生活环境是全人类的职责。缅甸是一个拥有广袤森林和山脉的绿色宜人的国家。”<sup>304</sup>

The New Light of Myanmar (观点), 2003 年 5 月

缅甸处于 Indo-Burma 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内。克钦邦北部毗邻中国中南热点地区接壤 (请参见“8.2 缅甸边境森林的生态重要性”, 页码: 30-31), 是东南亚大陆物种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这里有 7,000 个植物物种, 包括 1,071 个地方性物种、1,347 个大树种、96 个竹属物种和 841 个兰科物种。<sup>305</sup>

与军政府描绘的绿色景象相反, 缅甸的森林业充斥着不可持续性伐木、贪污腐败、任人唯亲和非法性。在缅甸, 年允许砍伐量(AAC)不是作为砍伐木材数量的绝对限制, 而是用作砍伐的一种标准。SPDC 为包括森林部门在内的政府创汇机构制定了木材生产指标。他们以外汇收入预期为基础, 计算每个砍伐区的目标总吨数, 然后换算成木材砍伐额度。这些额度几乎没有考虑森林的承受能力以及伐木的可持续性。

根据官方数据, 从 1970 年起柚木平均产量总的来看至少超出年允许砍伐量的 15%。<sup>306</sup>

从理论上讲, 假设已按照可持续水平规定了年允许砍伐量, 那么确保砍伐量不超过这个数字非常重要。然而缅甸官方数据显示, 在 2001-2002、2002-2003 和 2003-2004 年, 仅记录在册的木材总产量就超出了年允许砍伐量 (请参见下页的“图 6”)。如果将最低非法出口量加到官方产量数字上以估计缅甸最低年木材产量, 就能更清楚地看出形势的严峻性。例如, 在 2003-2004 年, 缅甸最低年木材产量约为 150 万 m<sup>3</sup> RWE, 超过了年允许砍伐量规定的 2,428,000 m<sup>3</sup> RWE, 超出了 60% 还要多。更令人担忧的是, 这个数字既未包括在缅甸境内非法使用但未记录在官方产量统计数字中的木材, 也未包括避开海关而非法出口的木材。

缅甸林业部主要负责缅甸森林管理和制定森林政策, 自 2005 年 1 月起, 它还负责环境保护; 缅甸国家环境事务委员会现在也隶属该部。该部人员一般为退休军人, 该部下属科室由经过专门训练的林务官和其他专业人员组成。缅甸林业部管辖 5 个部门, 分别是: 林业局, 国营木材公社 (MTE), 干旱区绿化局 (DZGD),<sup>99</sup> 计划和统计局<sup>100</sup> 和林业研究所。<sup>101</sup> 另外, 这些部门与测量局密切合作, 由测量局执行林业管理的地图绘制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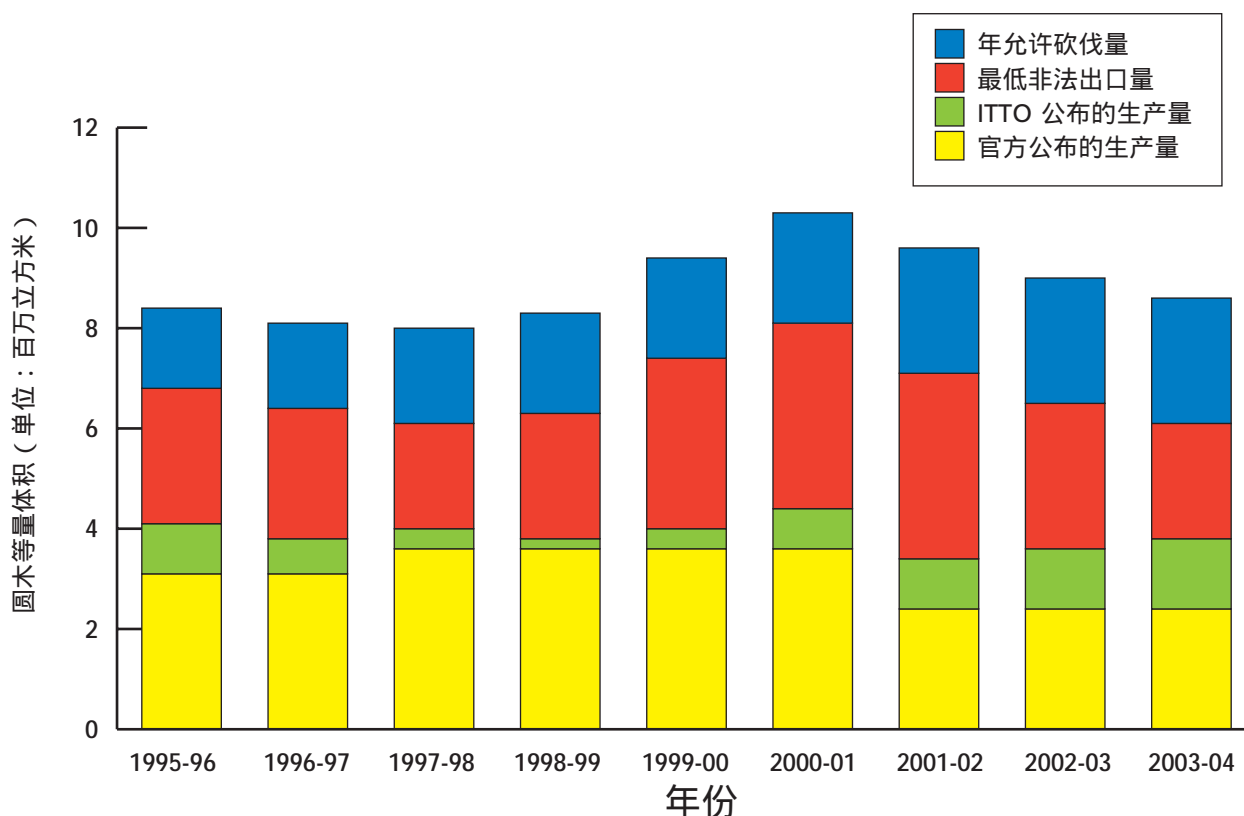


<sup>99</sup> DZGD 监管着缅甸中部干旱地区的退化林地的重新造林和环境回复。

<sup>100</sup> 计划和统计局负责协调林业局、MTE 和 DZGD 的工作。

<sup>101</sup> 林业研究所负责教育和培训。



图 6：缅甸木材产量与出口（单位：百万 M<sup>3</sup> RWE） pp. 307

注释：

1. 最低非法出口量等于从缅甸进口的木材总量（根据进口国数据）减去 SLORC/SDPC 报告的总出口量。
2. 年允许砍伐量：资料来源：缅甸林业局。

林业局和国营木材公社主要管理缅甸森林的商业性采伐和木材贸易。缅甸是全球最大的柚木 (*Tectona grandis*) 出口国，其柚木储量约占世界自然储量<sup>308</sup>的 60%，其生产的柚木占国际柚木贸易总量的 75%。<sup>309</sup>

林业局负责全国野生动物保护和森林资源的可持续性管理。<sup>310</sup> 森林官员也负责执行林业法律和法规。此外，林业局还管理森林再造、建立生产性种植园以及进行流域管理。

林业局的实际控制范围与特定区域的安全状况密切相关。

直到最近，国营木材公社才拥有柚木砍伐、加工和销售的专营权，而私营部门只能在非柚木的硬木加工行业中经营。<sup>311</sup> 国营木材公社的工作是采伐林业局已选择和标识的树木。然而，国营木材公社将一些工作外包给了私营公司。据 2004 年 4 月的 *Living Colour* 杂志报道，林业部最近已经将森林伐木特许权授予 5 家大

的私营公司、一些地方公司以及 17 个停火组织（这一点非常耐人寻味）。这份报告尚未得到确认。

根据 4 月的新闻报道，林业局正在计划种植 34,000 公顷的人造林；其中四分之一种植柚木，在 40 多年中总计种植 323,000 公顷。计划将允许 15 至 18 家私营公司种植 2,800 公顷柚木，土地的使用期限为 30 年，这些公司可分得 25% 的利润。从 2000 年起，缅甸才允许私营公司种植柚木和其他木材。<sup>312</sup>

利用私营伐木公司带来的资金，国有柚木种植园将得以扩大，因为：“由于森林砍伐加速，国家预算不足以支持森林再造工程”。<sup>313</sup>

军队参与伐木业已造成平民被迫砍伐、运输和加工木材。<sup>314</sup> 村民也常常担当搬运工人和向导。他们被驱使着建造和维护伐木公路，并且被迫重新栽种树木以供未来的商业开发。在某些情况下，村民还被强制迁出军方的伐木地区。<sup>315</sup>

PP 有许多关于缅甸木材生产的数据集：美国农业部 (USDA)、缅甸硬木产品年鉴、ITTO、经济学家智库 (EIU) 和 MCSO。所有这些数据来源提供的数字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别。例如，ITTO 提供的木材生产数字要高于 EIU 或 MCSO。

## 14.1 木材贸易的经济重要性

“军队认为经济进步、改革或者自由化都不如维护政治控制重要，或者将其视为实现这种控制的手段。经济改善的主要作用是获得更强大的军事力量，通过军方为忠诚行为提供更大的经济好处而赢得民众对军事控制的普遍政治默许，以及改善政治合法性，而不是直接改善人们的生活状况。”<sup>316</sup>

David I Steinberg, 学者, 2000 年 3 月

- 在 2003-04 年，木材是 SPDC 的第三大合法外汇来源，总计达外汇收入的 15%，约等于 3.77 亿美元。
- 到 2004-05 年，根据商业部统计数据，林产品是 SPDC 第二大合法外汇来源，总计达外汇收入的 15%，约等于 4.2781 亿美元。<sup>317</sup>
- 自从“A Conflict of Interests”报告发表以来，全球从缅甸进口的木材增加了约 20%，达到约 220 万 m<sup>3</sup> RWE。
- 中国、印度和泰国是缅甸木材最重要的出口市场。
- 2003 年中国从缅甸进口的木材为 130 万 m<sup>3</sup>，几乎占全球从缅甸进口木材的 60%。自 Global Witness 最后一次分析贸易数据以来，中国从缅甸进口木材的总量和相对份额均已大量增加。
- 缅甸只记录了中缅跨境木材贸易中非常少的一部分(请参见“7 非法的中缅木材贸易”，页码：19-28)。



Than Shwe 大将 (中) 视察位于 Pyin Oo Lwin 的 Kandawgyi 国家公园；2004 年

### 框 12：从缅甸购买木材

缅甸由 SPDC 实行军事独裁统治。虽然被联合国承认为合法政府，缅甸的统治者都不是选举产生的，他们的相对军事力量决定着他们的权力和地位。军事政权对人权的践踏--尤其是对少数民族的欺压--举世皆知。

在 2004-05 年，林产品是 SPDC 第二大法定外汇来源，达 4.3 亿美元，占外汇总额的 15%。通过从缅甸购买按照缅甸森林法生产的木材，公司们直接为军事政权的财政提供资金。只有停止这种不正当交易，木材收入才能与军事政权对民众的残暴压迫脱离关系。木材，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司不应直接或通过第三方从 SPDC 进口木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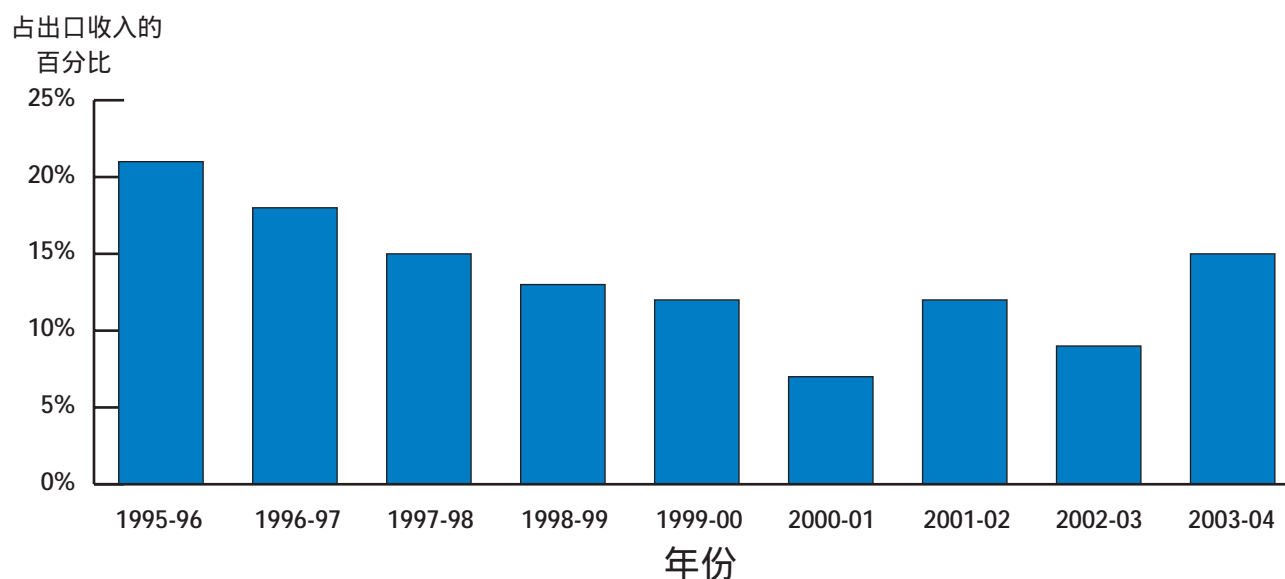
缅甸经济基本上是农业经济，全国三分之二的人口从事温饱型农业。温饱型农业经济与大规模的非正规/非法经济共同减弱了近几年缅甸正规经济“崩溃”的影响。通货膨胀不断侵蚀着当地货币的价值，并且成为储蓄增长的障碍。

薄弱的经济支撑着庞大的军队，往往对农村地区造成严重损害。为 400,000 名士兵提供饮食、衣物和供养，<sup>318</sup>表明 *Tatmadaw* 已经转变为一个“自力更生”的系统。<sup>319</sup>众所周知，军队侵占了大量资源，包括肥沃的土地、木材和食品，在冲突地区尤其如此。在武装部队从事给养型商业的同时，满足官员私利的机会也增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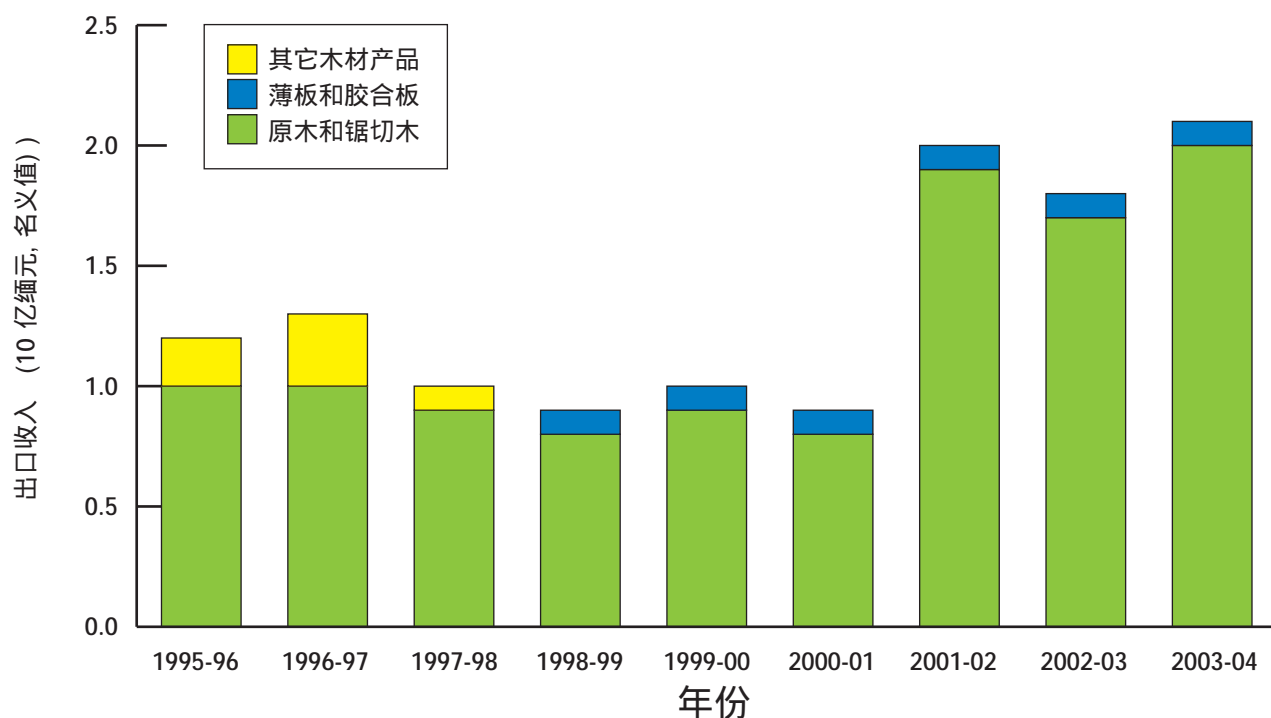
有趣的是，在 2003 年 12 月，Than Shwe 大将“发出指令，除了从耕作和家畜饲养获得的指定数额收入之外，（包括武装部队和军事情报局等政府职员从事的与他们的职位无关的）全部经济事业将在 2004 年 3 月 31 日以前停止。这些企业中有一些应移交给相关的（适当）部门。不能移交的企业届时将被取缔。”<sup>286</sup>

根据 SPDC 公报“Complete explanation on the developments in the country”中的说法，Khin Nyunt 将军“对该指令深为苦恼”。2004 年 9 月 30 日，当 Than Shwe 大将“亲自指导各部门不应以福利为由成立公司募集资金”时，这种情况再次出现。木材贸易方面，Global Witness 尚未发现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些指示已得以实施。然而，Khin Nyunt 将军看起来是这次重大政策变化的第一个受害人（见“框 2：Khin Nyunt 失权”，页码：13）。<sup>286</sup>



图 7：木材出口收入占总出口收入的百分比<sup>tt, uu, vv, 323, 324, 327</sup>图 8：缅甸木材<sup>ww</sup>出口（单位为缅元，按产品分组）。

资料来源：缅甸中央统计局 (MCSO) / EIU



<sup>tt</sup> Global Witness 的估计数字基于对以下三种官方信息来源（他们提供的百分比各不相同）的评估：缅甸林业部，缅甸中央统计局 (MCSO) 和经济学家智库 (EIU) 缅甸国概况（最近的数字被认为是最权威的）。

<sup>uu</sup> 缅甸出口的构成在所示期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原因是缅甸天然气部门的发展。

<sup>vv</sup> 缅甸林业部称为“森林出口”，其中几乎肯定包括原木，并可能包括其它木制产品，例如锯切木、胶合板和家具。它还可能包括薪材。这些信息来源没有明确指出当 MCSO 使用“木材”、“柚木”或“其它硬木”等术语时具体指什么东西。然而，这三个最常用作缅甸木材出口参数的术语可能包括“原木和锯切木”。EIU 在 MCSO 数据中所指的类别中加上了“薄板和胶合板”，而且对 1992-93 至 1997-98 年的数据加上了“其它林产品”。

<sup>ww</sup> 没有 1998-99 到 2003-04 年间“其它木材产品”的数据。



载有硬木的木材卡车在靠近克钦邦 Laiza 的地方被拦下；2004 年

Union of Myanmar Economic Holdings Limited (UMEHL) 和 Myanmar Economic Corporation (MEC) 均由军政府建立以帮助控制经济。UMEHL 是缅甸最大的本土公司，成立于 1990 年，目的是为军队扩编提供预算外资金。许多主要外国投资者都是通过与这家公司合资而进入缅甸市场的。据报导，SPDC 优先考虑制造供出口的增值木材成品，并在仰光地区建立了许多基于木材的工业区。<sup>320</sup>

木材也用来直接换取供给和军备，尤其是与中国进行物物交换（参见“*A Conflict of Interests*”，页码：28）。例如，根据未经证实的报告，在 2004 年 11 月，驻扎在掸邦北部的 SPDC 军队用柚木交换中国军用卡车。<sup>321</sup>

林业部网站中称，1998 年在林业部门工作的工人有 189,000 名（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 1.03%）<sup>327</sup>，远远低于当时全国 4700 万人口的 1%。<sup>322</sup>

对缅甸政权而言，通过销售木材和其他自然资源得到的外汇收入非常重要，因为国际贸易几乎只能采用硬通货，通常是美元。在 2001 财年，木材贸易额创汇 2.8 亿美元，大约相当于外汇收入的 11%。<sup>309</sup> 到 2003—2004 年，木材贸易占外汇收入的 15%，<sup>324</sup> 大约相当于 3.77 亿美元（请参见上页的“图 7”）。<sup>320</sup>

2005 年 6 月林业部公布的数字显示，在 2004-05 年，仅柚木出口一项就为缅甸创汇 3 亿美元。上年度柚木出口收入为 2.5 亿美元。<sup>325</sup> 商业部的网站称，在 2004-05 年，林产品出口总值为 4.2781 亿美元，占全部出口价值的 15%；这使得林产品成为缅甸第二大出口商品。<sup>326</sup>

根据林业部的统计，原木出口占木材出口价值的 85%，而锯切木出口仅占木材出口价值的 12%，增值产品出口仅占木材出口价值的 3%。<sup>327</sup> 但是图 8 表明，原木出口占出口收入的比例高于上述数字。



靠近中国边境的 Pangwah 是 NDA(K) 的总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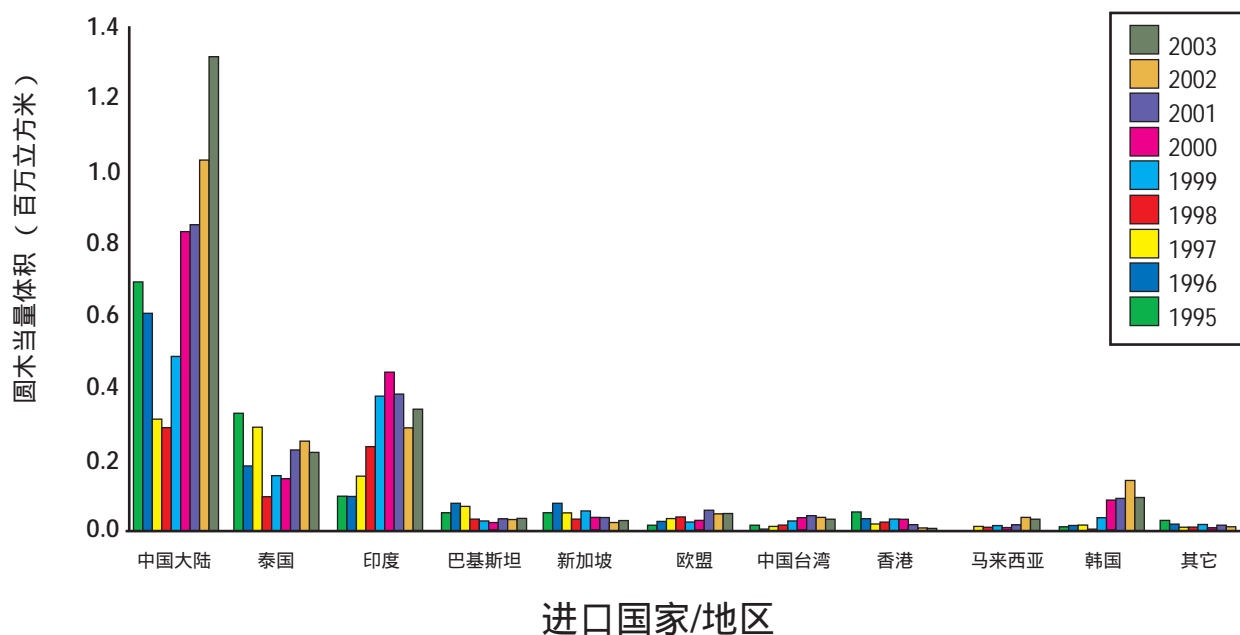


## 14.2 世界各国从缅甸进口木材的规模

根据进口国提供的信息，在 2001 年，缅甸出口木材大约为 180 万 m<sup>3</sup> RWE；到 2003 年，出口木材已经增加了约 20%，达到大约 220 万 m<sup>3</sup> RWE。根据相同数据，按木材体积计算，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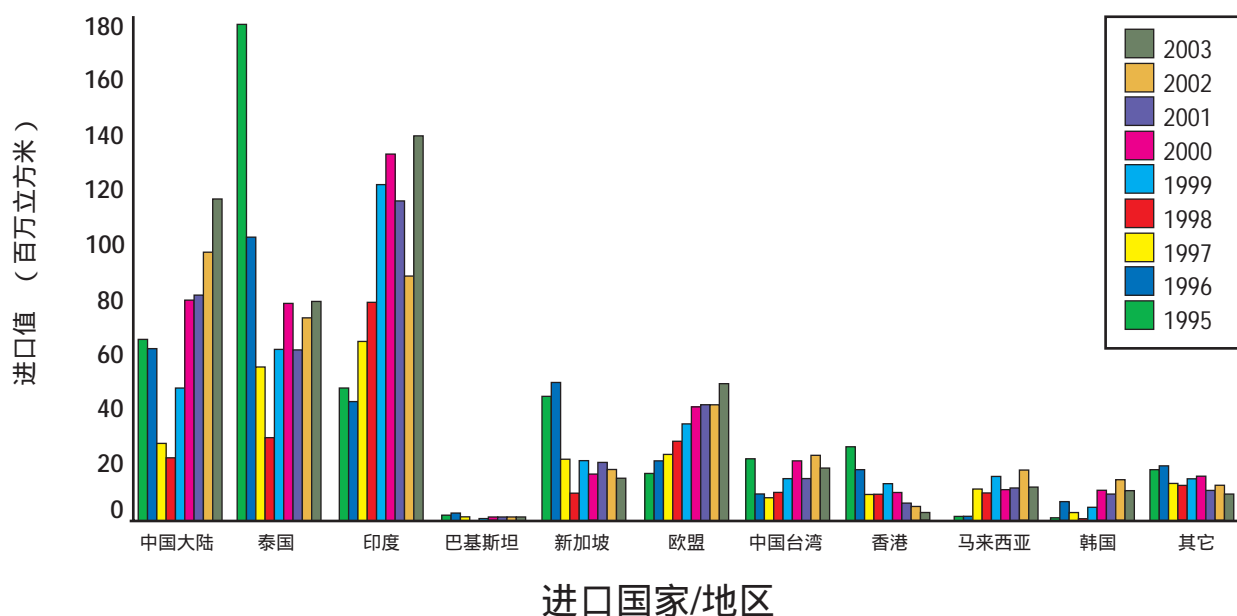
从 1998 年起一直是缅甸最重要的木材贸易伙伴，其次是印度和泰国。在 2003 年，按价值计算，印度从缅甸进口的木材价值最高，其次是中国和泰国。<sup>aaa</sup>

图 9：世界各国直接从缅甸进口木材的体积（进口国数据）<sup>xx, yy, 328</sup>



注释：进口数据已经转换为圆木等量体积。

图 10：世界各国直接从缅甸进口木材的价值（进口国数据）<sup>yy, zz, xx</sup>



<sup>xx</sup> 该图中不包括木制家具，其 RWE 体积相对于缅甸的其它木材出口较小。也不包括薪材。

<sup>yy</sup> 每年从缅甸进口木材一直低于 10,000 m<sup>3</sup> (RWE) 体积的国家包括在“其它”中。

<sup>zz</sup> 柱形图中未包括薪材和木质家具。最近几年内，每年公布的木质家具进口价值总额已经上升到大约 1 千万美元。2003 年，欧盟和美国分别进口了大约价值 8 百万美元和 2 百万美元的家具。

<sup>aaa</sup> 进出口体积和价值之间之所以出现差异，部分原因是进口木材质量的差异、进口树种的范围或不同的价格。这种差异也可能反映出运输成本。从理论上讲，从缅甸进口高质量价值木材和高价值树种的远离缅甸的国家，只需要进口较少的量，就能与靠近缅甸的从缅甸进口大量的低质量和低价值树种的国家的进口值相当。还应注意的，进口值不一定等于出口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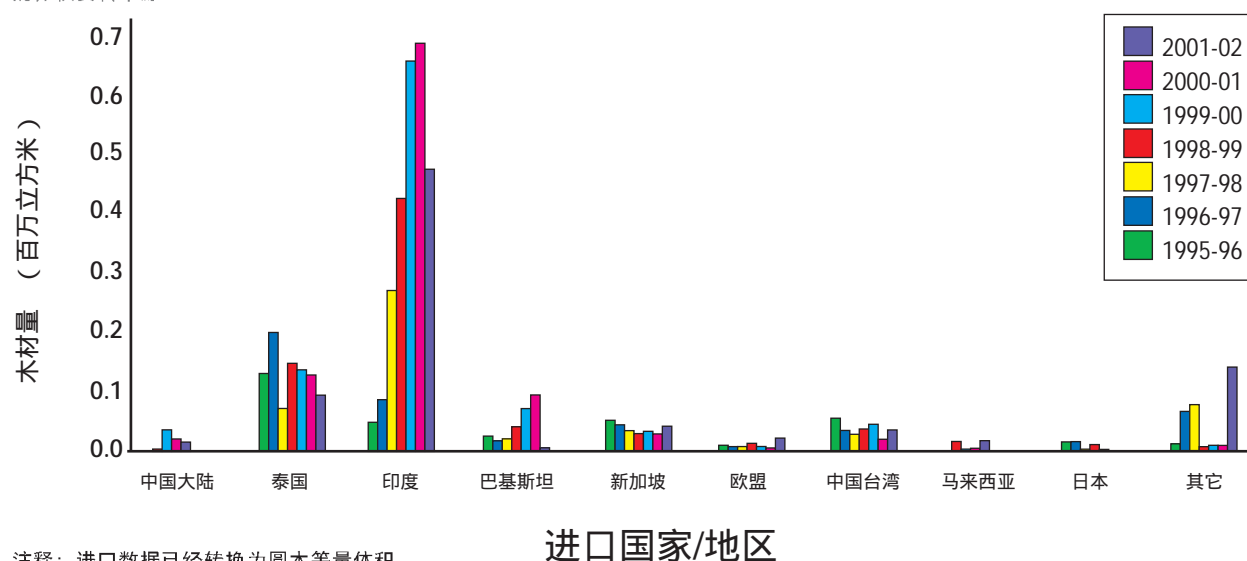
### 14.3 缅甸向全世界出口木材的规模

据估计，在 2001-2002 年到 2003-2004 年的三年间，每年缅甸官方出口的原木和锯切木总量约为 900,000 m<sup>3</sup> RWE（请参见上面的图 12）。根据官方出口数据，在 1997 年至 2001 年，无论是按体积计还是按价值计算，印度都是缅甸最重要的木材贸易伙伴。缅甸的数据也表明在 1995 年和 1996 年，泰国是缅甸木材的最重要进口国。<sup>vv</sup>

正如以上各图所示，在某些方面，缅甸出口数据<sup>bbb</sup>在很多方面与木材消费国公布的数据之间存在显著偏差。例如，缅甸对中国的木材出口很少登记在缅甸中央统计局（MCSO）的数字中，这与中国的数据大相径庭。<sup>ccc</sup>

图 11：各国直接从缅甸进口木材（原木和锯切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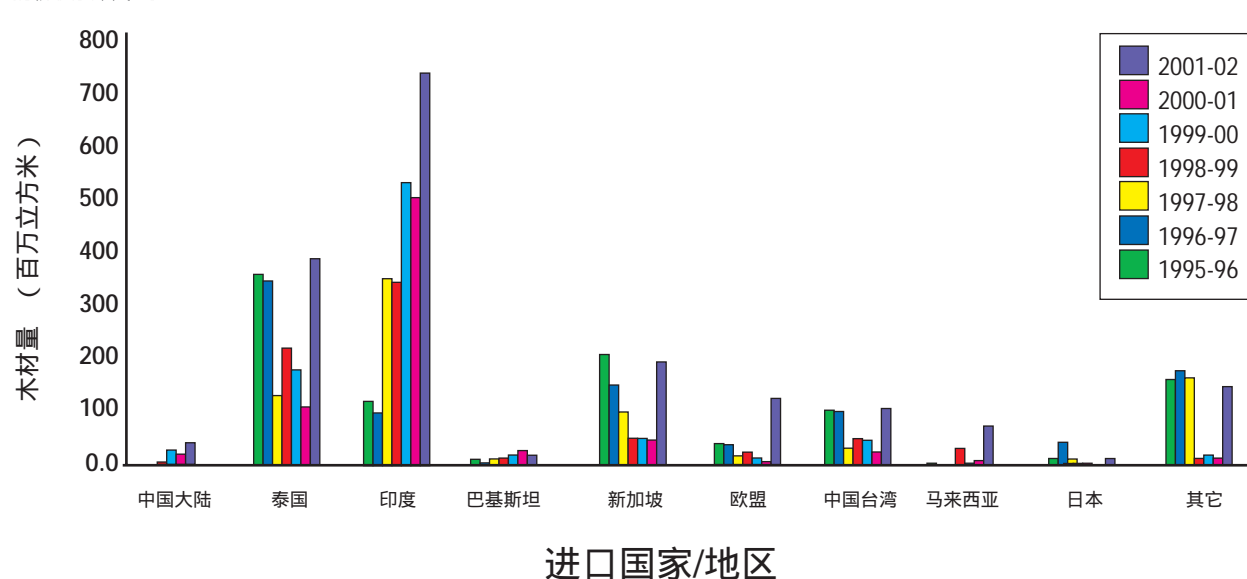
的体积资料来源：MCSO<sup>329</sup>



注释：进口数据已经转换为圆木等量体积。

图 12：各国直接从缅甸进口木材（原木和锯切木）

的价值资料来源：MCSO<sup>329</sup>



<sup>bbb</sup> 从发布的官方数据中难以确定缅甸出口的木材的数量。部分原因在于这些信息来源没有清楚说明它们的数据所指的对象，还有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在立方吨和立方米之间进行转换时存在不一致性。在大多数官方数据中通常使用的立方吨有时好像是用作霍普斯吨的缩写。此外，有时官方数据会进行大的修改，而某些信息来源提供的一些数据存在不连续性。

<sup>ccc</sup> 即使原木占缅甸官方“木材”出口的 100%，中国公布从缅甸进口的原木的数量也大大超出缅甸官方出口给中国的“木材”总和。





林业部长Thein Aung 准将种植柚木树苗；2004 年



仰光以前的柚木树；2004 年

### 14.4 缅甸对全球的非法木材出口--统计分析

“我们必须始终将工作重心放在建立廉洁、积极和公正的政府机器。”<sup>330</sup>

SPDC 公报：Complete explanation on the developments in the country, 2004 年 10 月 24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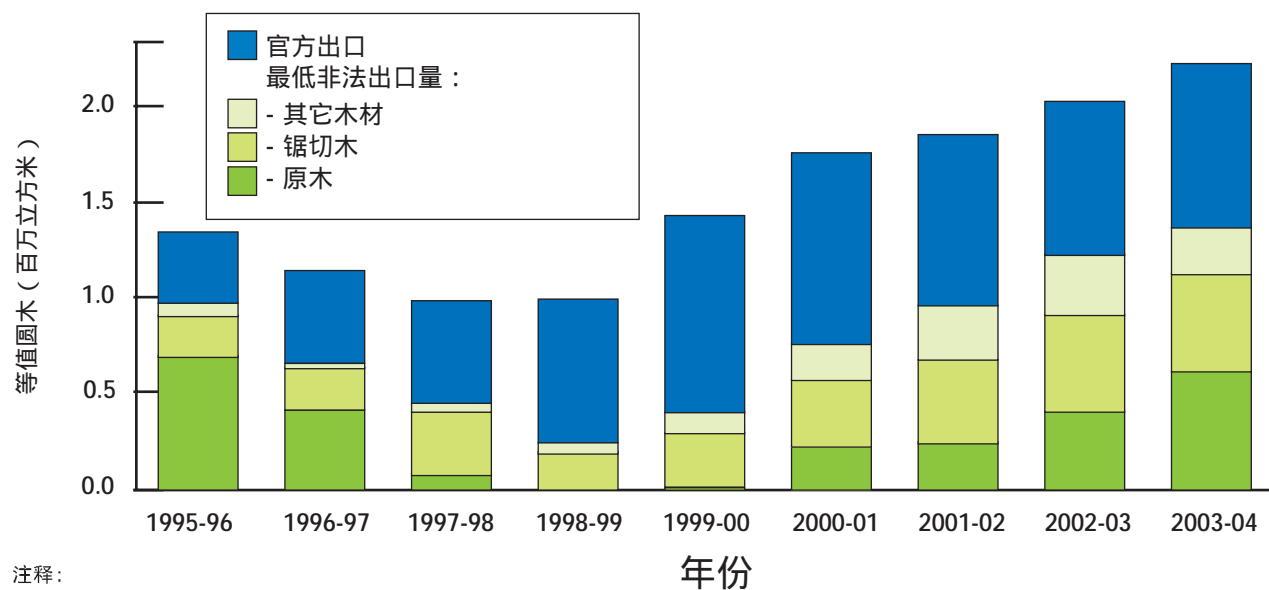


#### 对数据分析的说明：

为了进行该分析，Global Witness 将进口国公布的但缅甸中央统计局发布的官方出口数据未包括的缅甸木材出口量视为非法。该分析也不考虑避开进口国家海关的非法进口量。例如在中国，虽然通常会记录从克钦邦进口的木材（至少在当地如此），但是当地业内人士称进口数量还是被有意低报了。<sup>331</sup>另外，应注意缅甸中央统计局不公布某些加工木材产品（例如胶合板）的出口数据，其中有一些实际上是合法的。

只有将缅甸的官方出口统计数据按照不同产品进行分解，才能正确比较这些数据与进口国家公布的相应数据。该分析假定：除非另行说明，缅甸中央统计局的“木材”或者“柚木和硬木”出口统计数据仅指各种原木和锯切木的总和，可以使用缅甸锯切木出口的估计数字加以分解；本分析根据多个资料来源，主要是联邦团结发展协会和缅甸中央统计局。

图 13：SLORC/SPDC 公布的缅甸木材总出口量（原木、锯切木和其他木材产品）与各主要进口国公布的缅甸木材总进口量的比较（单位：百万 M<sup>3</sup> RWE）<sup>ddd, xxx</sup>



注释：

1. 进口数据已经转换为圆木等量体积。
2. 最低非法出口量等于从缅甸进口的木材总量（根据进口国数据）减去 SLORC/SPDC 报告的总出口量。
3. 每个图柱的高度等于缅甸木材的总进口量（根据进口国数据）。

<sup>ddd</sup> 为了进行该分析，我们将所有未记录的出口均视为非法。只有根据 USDA 数据给出的百分比并考虑“其它木材”类别的出口，对木材、“原木和锯切木”的 MCSO 数字予以分解后，才能对官方出口和记录的进口（所有类别）进行比较。但是，由于 MCSO 好像并未发布加工木材出口的数据，所有这些未记录的出口实际上并非全部非法。



缅甸中央统计局很可能记录了与缅甸的正规木材业有关的大多数可用数据，包括合法的出口数据。为了对缅甸非法出口的规模有所了解，可以将木材消耗国的进口数据与缅甸的出口数据进行比较。<sup>eee,fff</sup> 两者之间的差额就是最低非法出口量的近似值。

如上面的图 13 所示，缅甸中央统计局记录的木材出口量与进口国（特别是中国）海关记录的木材进口量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偏差。很明显，缅甸出口统计数据中没有记录大量的出口木材。

在 2003-2004 年，据记录约有 220 万 m<sup>3</sup> RWE 木材进入木材消耗国家，比缅甸官方记录的出口数字大约多 2.5 倍。因此，在 2003-04 年，可能至少有 130 万 m<sup>3</sup> RWE 的木材从缅甸非法出口，这几乎占总贸易额的三分之二，按比例计算约等于 3 亿美元的进口价值<sup>ggg</sup>。这个数字比 2000-01 年的非法木材出口量增加了约 50 万 m<sup>3</sup> RWE。下面的图 14 显示，尽管出口和进口不相符，但是就原木和锯切木而论，这种不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缅甸对中国的贸易引起的，而不是一个普遍性问题。在 2003 年，中国方面记录了从缅甸进口 130 万 m<sup>3</sup> RWE 木材，根据缅甸林业部的数据，缅甸在 2003-04 年对中国仅出口了不到 50 万 m<sup>3</sup> 的木材

(请参见“7.3 缅甸对中国的非法木材出口 - 统计分析缅甸”，页码：21-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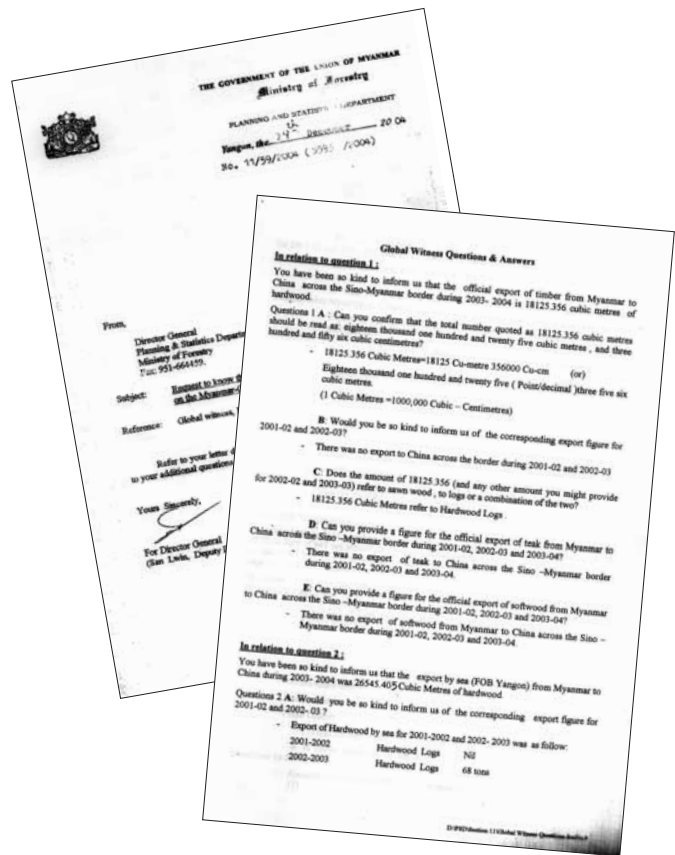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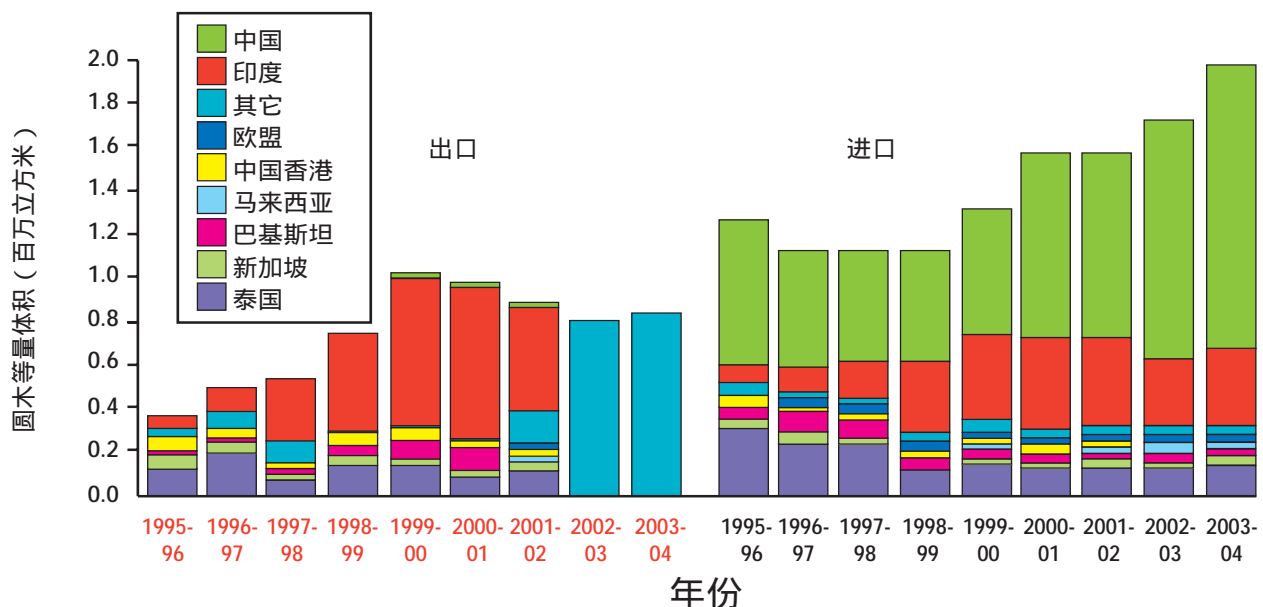


图 14：（原木和锯切木）缅甸出口官方数字和从缅甸进口官方数字的比较（单位：百万 M<sup>3</sup> RWE）<sup>hhh</sup>



<sup>eee</sup> 假定 MCSO 记录的所有木材不仅是 MTE 出口。

<sup>fff</sup> 可以直接将缅甸出口的木材，“原木和锯切木”与公布的木材和锯切木进口数据进行比较。

<sup>ggg</sup> 2003 年各进口国进口价值总和估计大约为 4.7 亿美元。

<sup>hhh</sup> 印度海关官员中有可能在将重量转换为体积过程少算了从缅甸进口的木材的数量。1 吨木材等于 1.4 m<sup>3</sup>；1 霍普斯吨木材等于 1.8m<sup>3</sup>。也有可能是部分木材绕过海关走私到了印度。

## 15 附录 III：森林法执行与监管 (FLEG)

FLEG 东亚部长会议于 2001 年 9 月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举行。来自 20 个国家的近 150 名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他们代表着各国政府、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 (NGO) 和私人部门。中国派代表与会。

### 东亚 FLEG 部长声明

森林法执行与监管  
东亚部长会议

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2001 年 9 月 11 日至 13 日

#### 部长声明

参加本次部长会议的东亚和其它地区的国家：

理解森林生态系统支持着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存，并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天然并且可再生的资源宝库；

深切关注由于违反森林法的行为和森林犯罪--尤其是非法伐木和相关非法贸易--对法律治理的负面影响而使森林宝库面临的全球严重威胁；

认识到非法伐木和相关非法贸易直接威胁着全亚洲和世界其它地区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

同时认识到对各国--尤其是当地社区、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的严重经济和社会损害；

进一步认识到该问题具有许多复杂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原因；

认识到实行良好监管的迫切需要及其对长效解决森林犯罪问题的重要性；

认识到所有出口和进口国家都有责任打击森林犯罪，尤其是根除非法伐木和相关非法贸易；

强调在国家、地区和国际层次上有效合作以便同步解决这些问题的迫切需要；

声明我们将：

立即采取措施强化国家工作，并加强双边、地区和多边合作以打击违反森林法的行为和森林犯罪，尤其是非法伐木、相关非法贸易和腐败，并消除它们对法律治理的负面影响。

建立有效交流经验和信息的机制；

采取措施阻止非法木材的运输，包括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的执法部门之间的合作。

探索根除非法采伐木材的出口和进口的方法，包括制定贸易木材的提前通知制度；

通过媒体和其它方式，使民众进一步认识到森林犯罪以及森林破坏对我们的未来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威胁。

改进我们各国国内与森林相关的监管以执行森林法，其中包括更好地执行财产权和促进司法独立。

使包括当地社区在内的各有关方面参与林业部门的决策中，从而提高透明度，减少出现腐败的可能性，确保公平公正，并最大限度降低特权群体施加的不正当影响；

改善依赖森林资源为生者的经济机会，以减少非法伐木和无区别森林转变的诱因，从而为可持续森林管理做出贡献；

审查现有的国内森林政策框架并启动适当的政策改革--包括与授予和监控伐木特许权、补助金和多余加工能力相关的政策框架和改革--以防止出现非法行为；

重点解决最易受到破坏的边境地区的森林问题，这需要各方采取合作和负责任的举措；

在所有适当级别展开和扩展与森林资源的监控和评估有关的工作；

进行林区划分，准确而及时地进行地图绘制，弄清林区的精确分布，并将此信息公布于众。

加强政府、私人部门和民间组织内部和之间的职能，以阻止、发现和抑制森林犯罪。

此外，为了使本声明的意愿发挥完全效力，并迫切地探索如何及时实施技术专家在本次会议上提出的重要指导性举措，我们：

着手创建一个森林法执行和治理的地区工作组，以加快实现本声明的目标。



邀请参加本次会议的非政府组织的代表、行业组织、民间组织以及其他相关方面考虑成立该地区工作组的一个顾问小组；

决定在 2003 年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并与相关国际合作伙伴合作来审查履行这些承诺的第一批举措的进展；

要求参加本次会议的 ASEAN 和 APEC 国家将本次部长会议的成果通知下一届 ASEAN 和 APEC 峰会并寻求他们的支持；

努力使森林犯罪问题在未来国际研讨会上得到高度关注，包括得到可持续发展世界峰会 (WSSD) 和联合国森林问题论坛以及森林合作伙伴组织的会员组织的关注；

请求 G-8 国家和其它有关国家进一步考虑如何加入打击森林犯罪的事务中，包括通过能力建设措施；

敦促其它地区考虑采取类似的地区性措施来打击森林犯罪。

2001 年 9 月 13 日于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森林法执行与监管  
东亚部长会议，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2001 年 9 月 11 日至 13 日

## 部长声明附录

### 实施声明的指示性措施列表

#### I. 国家层次的措施

##### 政治

跨部门的高层政治意愿表达

##### 立法/司法

- 修改和简化法律和规章制度
- 确定法律执行的重点
- 形成快速的诉讼、判决和执行
- 加大对非法活动的惩罚和制裁力度
- 奖励负责人的行为/动机
- 建立保护投诉人并有正当程序的公认投诉机制
- 独立监控（即单一组织、合作模式等）
- 将习惯法整合为成文法
- 在当地级别进行立法、执法和司法制度的能力建设，包括整合习惯性制度

#### 权力分散

- 明确不同级别的政府、私人部门和民间团体的职责、责任和职权
- 改善不同法律之间的一致性
- 改善国家/当地各级别之间的通信交流以阻止/发现犯罪
- 诉讼和执法工作应由可胜任的机构执行
- 建立促进负责行为并遏制犯罪/腐败行为的体制（例如，薪水、行为守则、道德建设等）
- 分析或阐释多部或冲突的成文法规和习惯法规

#### 制度和能力建设

- 在森林犯罪方面对司法和执法人员予以教育和培训
- 提高森林管理员的能力
- 支持机构之间在制订一致的政策和程序方面的合作
- 技术
  - 遥感，地理信息系统 (GIS)
  - 廉价原木跟踪
  - 完整的保管权审计链和协商体系
  - 资源利用计划、警告、监控和检查
- 知识，经验，技能
  - 增强意识和培训
  - 适合当地情况的当地创新
  - 新颖的检查和执法方式
  - 情报收集和分析
- 权利，职责，责任，规则
  - 行为准则
  - 在财务、投资方面尽职尽责
  - 在当地级别进行立法、执法和司法制度的能力建设，包括整合习惯性制度
  - 调查（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II 部分地区和地区间举措）

#### 伐木特许权政策

##### 伐木特许权发放

- 对特许权发放制定/实施透明而且共同参与的方式
- 通过租赁/合同方式为村庄/单个家庭提供管理森林资源的机会
- 建立解决财产权冲突/重叠的机制

### 伐木特许权管理

- 在已批准的管理计划中明确认定财产权，包括明确确定和同意伐木特许权区域的边界和划分，并将其提供所有相关方。
- 规定适当的合同期，并根据表现予以监控
- 提高基于社区进行森林管理的意识
- 对于是否符合特许权协议的条款实施独立审计
- 在伐木特许权区域内为当地社区保护和开发基于森林的谋生机会
- 在特许权合同中明确规定对基于森林的生计的保护

### 保护区

- 环境教育
- 使当地政府参与到制定惠及选区民众/当地社区的保护方案（例如供水、旅游等）

### 公共意识、透明度和参与

- 始终如一地向监管组织提供准确而及时的信息
- 增强公共对森林犯罪的意识
- 增强公共从可持续和合法来源购买森林产品的意识
- 为社区提供替代性谋生机会（例如从偷猎者转变为导游/护林员）
- 登记木材行业中的企业/家庭利益
- 发布有关森林法执行的政府预算、资源、人员配备级别和计划
- 发布有关森林犯罪的数据，包括察觉、制止、起诉和定罪的成功率



### 双边行动

- 保护区域的跨境合作
- 打击非法木材和林产品贸易的自愿协议

## II. 地区和地区间行动

### 信息/专业知识共享

- 森林犯罪、森林法执行（法律、对行动的比较性评估）方面的国内专家交流
- 实施可比较的标准和指标体系
- 可比较的木材跟踪机制和完善的保管权审计链
- 登记出产地和目的地（例如从林段到木材）
- 建立地区监控系统网络，包括森林犯罪监控

### 贸易/海关

- 协调一致的海关商品编码
- 进出口数据共享协议
- 完整的保管权审计链和协商体系
- 提供经过改进且及时的贸易统计数字
- 进口国和出口国之间实施预先通知

### 双边行动

- 签署在打击非法伐木和贸易事务上进行合作的自愿双边协议（涉及所有相关机构/部门，例如海关、警察、海运、贸易等）
- 恢复消费者对作为商品的热带木材的信心
- 普及较小森林企业便于获得而且经济高效的认证计划（例如成组认证计划）的使用

### 调查

- 对非法伐木、相关非法贸易以及森林部门中的腐败采取的单独或合作工作制定一个调查日程表
- 对于监管体系和跨部门关联的特征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
- 在贸易统计数字及其与林产品运输的合法和非法特征的关系方面进行合作
- 非法和腐败行为的投资背景和关联
- 森林犯罪和相关腐败的调查特征
- 开发适当的监控工具及其应用、政策运用
- 权利分散以及与当地政府有关的特征
- 私人部门、社区、非政府组织以及与政府的关系



## 16 附录 IV：2005 年 G8 峰会：反非法伐木的工作重点（非政府组织联合声明）



**“独立监控使得检查制度更为可信，并且不易产生腐败。”**

欧盟行动计划提案，COM (2003) 251 Final，2003 年 5 月 21 日

自从 1998 年 5 月实施 G8 森林行动纲领以来，非法伐木的规模实际上一直在上升。332 根据世界银行最近的估计，当前非法伐木使发展中国家每年损失 100 到 150 亿美元。

G8 应继续支持现有的打击非法和不可持续伐木的政治进程。然而，G8 坚持首先进行附加研究和评估再采取实际行动的态度已不再可以接受。2005 年 3 月 17 日和 18 日，在英国德比郡召开的 G8 环境和发展部长会议为 G8 各国提供了一个确定工作重点的良机。

为降低木材贸易对于全球剩余森林以及生活在其中或周围的人们的影响，G8 必须实施具有直接而显著作用的政策。如果 G8 打击非法伐木

和相关贸易的计划得以明智实施，则可以而且应该在推进边境森林部门改革中起到重要作用。

G8 国家为非法和以不可持续方式砍伐的木材及木材产品提供了一个巨大市场。因此，G8 各成员国应立法禁止进口和销售非法木材和木材产品，以此支持木材生产国打击非法伐木和相关贸易的工作。此外，G8 政府采购政策应指定仅考虑来自合法且管理良好的产地的木材。

我们呼吁 G8 将所有反非法伐木的举措与生产国的法制改革结合起来，以便使合法行为等同于森林产业的公正、透明和可持续管理。法制改革和总体森林政策改革，都必须进行有意义的公众协商并让依赖森林为生的社区参与。

这与 G8 的“从可持续森林管理的角度”解决非法伐木问题的途径是一致的，<sup>333</sup>而且是实现 G8 发展目标（包括数个千年发展目标）的最可靠方法，同时可广泛获得民间社会对反非法伐木议程的重要支持。

中国应参与 G8 打击非法伐木和森林破坏的行动，这一点非常重要。作为一个快速增长的木材消费市场和木材产品出口大国，中国的作用极其重要。

## 木材消费国的工作重点

“我们和全球其它富裕国家为这种非法和破坏性采伐提供了市场和利润诱因。因此，我们有责任结束这种行为。” 发展和人道主义援助事务委员 Poul Nielson，2004 年 7 月 20 日

G8 各国应：

1. 通过适当法规以禁止进口和销售非法采伐木材以及各类木材加工产品。

G8 国家进口的木材和木产品占全球贸易的将近 2/3。<sup>334</sup>然而，将违反原产地法律生产的木材和木材产品进口和营销到 G8 成员国的行为目前仍被视为完全合法。如果仍不纠正这种不合理现象，公众就会认为 G8 宽恕木材生产国的违法行为，支持有组织犯罪，而且对由此产生的后果漠不关心。

## 2. 承诺并实施绿色政府采购政策

政府采购平均占 G8 木材和木产品进口的 18%，每年金额达 220 亿美元。<sup>334</sup> 采购政策应规定木材必须产自合法且良好管理的森林。确保这一点的最有效的方式，是采购经过可靠认证计划（例如森林监管委员会 (FSC) 实行的计划或同等计划）认证的木材和木产品。

## 木材生产国的工作重点

“现有的森林法律和政策经常助长大规模的森林经营，而且可能使当地人不能利用森林资源。这种不公平酝酿着仇恨和冲突。”

欧盟行动计划提案，COM (2003) 251 Final，2003 年 5 月 21 日

## 对于木材生产国的举措，G8 各国应直接或通过国际金融机构 (IFI)：

1. 参与森林政策改革

木材生产国的政策改革是其打击非法木材贸易举措的一项重要补充，应同时实施。G8 的技术和经济援助，只应直接或通过确信致力于这些国家的森林资产的公平、透明和可持续管理的国际金融机构提供给木材生产国政府。这些国家应：





- 已经完成或计划实施综合森林价值评估（包括经济、社会和生态价值）；
- 已经就绪或正在采取必要步骤来制定适当的森林法律、建立执法和森林管理能力，并形成一·个有效的收入透明体系。

这些问题应通过欧盟支持的“资源合作伙伴协议”和其它更为传统的捐赠援助形式予以解决。森林政策改革必须包括有意义的公众参与，并保护当地民众的生计和依赖森林为生的社区的权利。

## 2. 结束对工业伐木经营的经济补助

G8 应结束对伐木公司和惠及工业伐木经营的部门改革计划的直接资助。以可持续和透明方式进行的工业伐木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适当的。然而，不能因此而使其获得相对于其它形式的森林利用的竞争优势。

柬埔寨最近的经验已经表明，世界银行在较弱的监管环境中推行森林特许权制度直接导致了广泛的非法伐木。世界银行将要在刚果犯同样的错误。

相反，G8 应将对该部门的干预工作的重点放在帮助当地贫困者的替代措施上。其中可以包括终止大规模的伐木经营、降低木材加工能力、支持基于社区的森林管理以及承认传统的土地权利。

## 3. 提高透明度

“增强政府对民间社会各部门的透明度，私人部门就可以成为一种减少弱势群体影响并促进法律执行的强大工具。” Stiglitz, 1998 年

- **提高收入透明度。**根据《美国海外经营法案》<sup>335</sup>和“开采行业透明度行动计划”中的规定，收入透明度是促进开采收入的良好监管和关于国家对这些收入的管理的民主讨论的一种必要条件。
- **提高信息自由度。**民间社会的参与对于打击非法伐木非常重要，尤其是在政府权力较弱或腐败的情况下。为了使他们能够起到这种作用，就必须做到信息透明。G8 应促使木材生产国将有关森林产业的控制和管理的信息公布于众。提供这些信息可以立即产生效果。
- **推进商业利益登记。**G8 应促使其它国家对政治家、公务员和军队官员的商业利益予以登记。可以将这一概念作为特定协议写入新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也可包括在双边和多边捐助者的监管计划中。



## 4. 坚持独立森林监控

“独立监控使得检查制度更为可信，并且不易产生腐败。”  
欧盟行动计划提案，COM (2003) 251 Final, 2003 年 5 月 21 日

独立森林监控 (IFM) 的效用可以扩展到森林管理的所有方面，包括察觉森林犯罪和审计政府绩效，并可扩展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在监管不善而且腐败猖獗的国家，对于根除非法伐木的政治支持也通常相应地很小。在这些情况下是否最需要倡导性的独立森林监控仍存在争论。

为加强民间社会对非法伐木、破坏性合法伐木以及政府在制定和执行森林政策方面的绩效的监控，G8 应支持该目的的各种计划。



global witness

Global Witness 是一个总部位于英国的非政府组织，主要关注环境和人权侵犯之间的联系，尤其是自然资源开采对各国及其人民的影响。通过采用各种突破性的调查手段，Global Witness 撰写用于游说和增强意识的信息和证据。Global Witness 的信息用于为政府、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媒体提供资料和建议

## 17 GLOBAL WITNESS 以前的出版物

也可在我们的网站上找到：<http://www.globalwitness.org>

"A Guide to Independent Forest Monitoring"

2005 年7 月发布

"Paying for Protection. The Freeport mine and the Indonesian security forces."

2005 年7 月发布

"Under-Mining Peace: Tin – the Explosive Trade in Cassiterite in Eastern DRC."

2005 年6 月发布

"Timber, Taylor, Soldier, Spy. How Liberia's uncontrolled resource exploitation, Charles Taylor's manipulation and the re-recruitment of ex-combatants are threatening regional peace."

2005 年6 月发布

"A Time for Justice. Wh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UN Security Council and Nigeria should help facilitate Charles Taylor's immediate extradition to the Special Court of Sierra Leone."

2005 年6 月发布

"Forest Law Enforcement in Cameroon. 3rd Summary Report of the Independent Observer. July 2003–February 2005"

2005 年4 月发布

"Making it add up. A Constructive Critique of the EITI Reporting Guidelines and Source Book"

2005 年1 月发布

"Dangerous Liaisons. The continued relationship between Liberia's natural resource industries, arms trafficking and regional insecurity"

2004 年12 月发布

"Taking a Cut. Institutionalised Corruption and Illegal Logging in Cambodia's Aural Wildlife Sanctuary"

2004 年11 月发布

"The Key to Kimberley: Internal Diamond Controls, Seven Case Studies"

2004 年10 月发布。与 Partnership Africa Canada 共同撰写。

"Rich Man Poor Man Development Diamonds and Poverty Diamonds. The potential for change in the artisanal alluvial diamond fields of Africa"

2004 年10 月发布。与 Partnership Africa Canada 共同撰写。

"Déjà vu Diamond Industry Still Failing to Deliver on Promises"

2004 年10 月发布。与国际特赦组织共同撰写。

"Rush and Ruin. The Devastating Mineral Trade in Southern Katanga, DRC"

2004 年9 月发布

"Resource - Curse or Cure? Reforming Liberia's government and logging industry"

2004 年9 月发布

"Same Old Story – A background study on natural resources i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2004 年6 月发布

"Liberia – Back To The Future What is the future of Liberia's forests and its effects on regional peace?"

2004 年5 月发布

"Broken Vows Exposing the "Loupe" Holes in the Diamond Industry's Efforts to Prevent the Trade in Conflict Diamonds"

2004 年3 月发布

"Time for Transparency Coming clean on oil, mining and gas revenues"

2004 年3 月发布

"For a Few Dollars More – How al Qaeda Moved into the Diamond Trade"

2003 年4 月发布

"The Usual Suspects – Liberia's Weapons and Mercenaries in Côte d'Ivoire and Sierra Leone – Why it's Still Possible, How it Works and How to Break the Trend"

2003 年3 月发布

"Logging Off – How the Liberian Timber Industry Fuels Liberia's Humanitarian Disaster and Threatens Sierra Leone"

2002 年9 月发布

"Deforestation without limits – How the Cambodian Government Failed to Tackle the Untouchables"

2002 年7 月发布

"All the Presidents' Men – The Devastating Story of Oil and Banking in Angola's Privatised War"

2002 年3 月发布

"Branching Out – Zimbabwe's Resource Colonialism in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2002 年1 月发布

"Can Controls Work? – A Review of the Angolan Diamond Control System"

2001 年12 月发布

"Taylor-made – The Pivotal Role of Liberia's Forests and Flag of Convenience in Regional Conflict"

2001 年9 月发布

"The Credibility Gap – and the Need to Bridge It – Increasing the pace of forestry reform"

2001 年5 月发布

"Review of the Sierra Leone Diamond Certification System and Proposal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Kimberley Process for a Fully Integrated Certification System (FICS)"

2001 年4 月发布

"Conflict Diamonds – Possibilities for the Identification, Certification and Control of Diamonds"

2000 年6 月发布

"Chainsaw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2000 年5 月发布

"Timber Takeaway – Japanese Over-consumption – the Forgotten Campaign"

2000 年3 月发布

"The Untouchables – Forest Crimes and the Concessionaires – Can Cambodia Afford to Keep Them?"

1999 年12 月发布

"A Crude Awakening – The Role of the Oil and Banking Industries in Angola's Civil War and the Plundering of State Assets"

1999 年12 月发布

"Made in Vietnam – Cut in Cambodia How the Garden Furniture Trade is Destroying Rainforests"

1999 年4 月发布

"Crackdown or Pause – A Chance for Forestry Reform in Cambodia?"

1999 年1 月发布

"A Rough Trade – The Role of Companies and Governments in the Angolan Conflict"

1998 年12 月发布

"Going Places – Cambodia's Future on the Move"

1998 年3 月发布

"Just Deserts for Cambodia – Deforestation & the Co-Prime Ministers' Legacy to the Country"

1997 年6 月发布

"A Tug of War – the Struggle to Protect Cambodia's Forests"

1997 年3 月发布

"Cambodia, Where Money Grows on Trees – Continuing Abuses of Cambodia's Forest Policy"

1996 年10 月发布

"RGC Forest Policy & Practice – the Case for Positive Conditionality"

1996 年5 月发布

"Corruption, War & Forest Policy – the Unsustainable Exploitation of Cambodia's Forests"

1996 年1 月发布

"Thai-Khmer Rouge Links & the Illegal Trade in Cambodia's Timber"

1995 年7 月发布

"Forests, Famine & War – the Key to Cambodia's Future"

1995 年5 月发布



## 18 参考

## 1 源自:

- <http://www.forest-treasure.com/measure/>; 2004
- 2 Than Shwe 大将, 缅甸联邦首脑, 在特别计划实施小组第4/93号会议上的讲话: 1993年10月1日
- 3 Howell, K. K., "Stroll through a Chinese painting", California Academy of Sciences, [www.calacademy.org/calwild/winter2001/china2.html](http://www.calacademy.org/calwild/winter2001/china2.html)
- 4 Xu Chenwen, "The choice beyond cross-border trade";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3年
- 5 人民网, 来源: [http://english.people.com.cn/200403/22/eng20040322\\_138147.shtml](http://english.people.com.cn/200403/22/eng20040322_138147.shtml)
- 6 新华社, "缅甸加强与云南省的经贸合作"; 2005年5月24日, 来源: [http://english.people.com.cn/200505/24/eng20050524\\_186590.html](http://english.people.com.cn/200505/24/eng20050524_186590.html)
- 7 中国外交部, 来源: <http://www.fmprc.gov.cn/eng/wjwb/zjg/yjsz/gjlb/2747/default.htm>
- 8 新华社, "缅甸总理强调实施中缅协议的重要性"; 2004年10月12日
- 9 New Light Myanmar, "Myanmar and China ink US\$290 million deal in trade and MoU"; 2005年7月8日
- 10 Asian Tribune, 来源: [http://www.asiantribune.com/show\\_news.php?id=6202](http://www.asiantribune.com/show_news.php?id=6202)
- 11 Agence France Presse, "Myanmar's new hard line PM to make first foreign trip to China"; 2004年10月30日
- 12 Houston Chronicle e-Edition, "China shows its clout at regional trade summit"; 2004年11月29日
- 13 新华社, "进一步发展与缅甸的关系"; 2005年4月29日
- 14 新华社, "缅甸加强与云南省的经贸合作"; 2005年5月24日, 来源: [http://english.people.com.cn/200505/24/eng20050524\\_186590.html](http://english.people.com.cn/200505/24/eng20050524_186590.html)
- 15 7 Day News Journal; 2005年6月9日
- 16 The Kachin Post, "Yunnan Officials Visited Myitkya"; 2004年4月14日
- 17 新华社, "云南省省长徐容访问仰光"; 2005年5月24日
- 18 新华社: 2005年2月16日
- 19 国际危机组织, "Burma/Myanmar: How strong is the military regime?"; 2000年
- 20 The Nation, "Drama in Rangoon: Khin Nyunt ousted"; 2004年10月20日
- 21 The Irrawaddy, "Coup Attempt Might Have Prompted Purge"; 2004年11月, 来源: <http://www.irrawaddy.org/aviewer.asp?a=4110&z=24>
- 22 Agence France Presse, "Myanmar's hardliner crackdown also a cash grab: analysts and opposition"; 2004年10月22日, 来源: [http://story.news.yahoo.com/news?tmpl=story&cid=1530&ncid=731&e=5&u=afp/20041022/wl\\_asia\\_afp/myanmar\\_corruption](http://story.news.yahoo.com/news?tmpl=story&cid=1530&ncid=731&e=5&u=afp/20041022/wl_asia_afp/myanmar_corruption)
- 23 CNN, "Myanmar scraps ex-PM's spy agency"; 22 October 2004
- 24 Agence France Presse, as reported by the Democratic Voice of Burma, "The trials of Burmese MI agents begin in Rangoon"; January 2005, from: <http://english.dvb.no/news.php?id=3952>
- 25 Agence France Presse, "Two Myanmar ministers 'permitted to retire'"; 2005年11月5日
- 26 Shanland News, "Khin Nyunt still towers in Panghsang"; 来源: [www.shanland.org/Political/News\\_2005/Khin\\_Nyunt\\_still\\_towers\\_in\\_Panghsang.htm](http://www.shanland.org/Political/News_2005/Khin_Nyunt_still_towers_in_Panghsang.htm)
- 27 The Irrawaddy, "New PM already on the Move"; 10月21日, 来源: <http://www.irrawaddy.org/aviewer.asp?a=4079&z=24>

- 28 Democratic Voice of Burma, "Ethnic cease-fire groups warned to sever links with Burma MIS"; 2004年10月27日, 来源: <http://english.dvb.no/news.php?id=3323>
- 29 Agence France Presse, "Myanmar junta tells diplomats no policy shift with leadership change"; 2004年10月22日, Burma Issues Weekly No. 203的报道; 来源: <http://www.burmailssues.org/En/BIWWeekly/BIWWeekly2004-10-28-203.php?intelligence>
- 30 新华社, "缅甸展望对华贸易关系的美好前景"; 2004年11月1日
- 31 Associated Press, "Junta Dismisses Coup Rumors But Hints at Cabinet Shuffle"; 2005年1月29日
- 32 Democratic Voice of Burma, "SPDC Gen Maung Aye saying farewell?"; 2005年2月27日; 来源: <http://english.dvb.no/news.php?id=4140>
- 33 The Irrawaddy, "Long Prison Terms for Khin Nyunt's Associates"; 2005年5月, 来源: <http://www.irrawaddy.org/aviewer.asp?a=4576&z=9>
- 34 Agence France Presse, "Trial opens inside Myanmar prison for ex-premier Khin Nyunt"; 12 July 2005, from: [http://206.190.35.122/safp/20050712/wl\\_asia\\_afp/myanmarpoliticsjustice/inc:731](http://206.190.35.122/safp/20050712/wl_asia_afp/myanmarpoliticsjustice/inc:731)
- 35 Agence France Presse, "Trial opens inside Myanmar prison for ex-premier Khin Nyunt"; 2005年7月12日, 来源: [http://atimes.com/atimes/Southeast\\_Asia/GG12Ae01.html](http://atimes.com/atimes/Southeast_Asia/GG12Ae01.html)
- 36 Agence France Presse, "Former Myanmar PM gets 44-year suspended sentence"; 2005年7月22日, 来源: [http://206.190.35.122/safp/20050722/wl\\_afp/myanmarpoliticsjustice/inc:731](http://206.190.35.122/safp/20050722/wl_afp/myanmarpoliticsjustice/inc:731)
- 37 温家宝: 2004年7月12日, 来源: <http://www.fmprc.gov.cn/eng/wjwb/zjg/yjsz/gjlb/2747/2749/t143049.htm>
- 38 中国外交部, 来源: <http://www.fmprc.gov.cn/eng/wjwb/zjg/yjsz/gjlb/2747/default.htm>
- 39 温家宝, "弘扬五项原则, 促进和平发展"; 2004年6月28日
- 40 The New York Times, "Across Asia, Beijing's star is in ascendance"; 2004年8月28日
- 41 人民网, "中缅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2004年7月12日
- 42 The Irrawaddy, "China Too"; 2005年2月, 来源: <http://www.irrawaddy.org/aviewer.asp?a=4239&z=12>
- 43 The Road Map of Myanmar; 2003年8月30日
- 44 Global Witness 调查人员对克钦邦社区领导人(1)的采访; 2004年
- 45 Fink C., "Living silence: Burma under military rule"; Zed Books, London; 2001年
- 46 Global Witness 调查, 匿名调查员, 私人交流; 2005年
- 47 国际危机组织, "Myanmar: the military regime's view of the world", Asia Report No.28; 2001年, 来源: [www.intl-crisis-group.org/projects/asia/burma\\_myanmar/ar/reports/A400505\\_07122001-1.pdf](http://www.intl-crisis-group.org/projects/asia/burma_myanmar/ar/reports/A400505_07122001-1.pdf)
- 48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China holds the Indochina key"; 2002年6月16日
- 49 Pedersen et al. (eds.), "Burma-Myanmar: strong regime, weak state?"; Hurst & Co, London; 2000年
- 50 Asia Pacific Media Services, 来源: [http://www.asiapacificms.com/articles/myanmar\\_influence/](http://www.asiapacificms.com/articles/myanmar_influence/)
- 51 Global Witness 调查, 云南省实地考察; 2001年
- 52 国际危机组织, "HIV/AIDS as a security issue", Issues Report; 2001年6月19日
- 53 Agence France Presse, "Myanmar HIV patients turn to meditation, herbs"; 2005年5月7日

- 54 "UN agency starts new feeding campaign to address HIV/AIDS in Myanmar"; 2004年3月19日, 来源: <http://www.blia.org/english/UNNGO/news2004/20040319b.htm>
- 55 The national AIDS Programme, "Myitkeena township HIV sero-prevalence trend (1992-2002)"; 2004年
- 56 Shan Herald Agency for News, "AIDS in Shan State a Crisis"; 2004年11月15日
- 57 Bulletin of Experimental Treatments for AIDS, "The Global Epidemic: HIV/AID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2002年夏/秋, 来源: [www.sfaf.org/treatment/beta/b51/b51\\_asia.html+kachin+aids+hiv&hl=en](http://www.sfaf.org/treatment/beta/b51/b51_asia.html+kachin+aids+hiv&hl=en)
- 58 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加拿大发展计划署, 东南亚 HIV 和发展计划署, "Population Movement and HIV/AIDS - the case of Ruili, Yunnan, China"; 2003年秋
- 59 新华社, "中国建立首个艾滋病法律研究中心"; 2004年4月8日
- 60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Garrett, L., "HIV and National Security: Where are the Links?"; 2005年7月18日, 来源: [http://www.cfr.org/pdf/HIV\\_National\\_Security.pdf](http://www.cfr.org/pdf/HIV_National_Security.pdf)
- 61 Kachin Women's Association Thailand, "Driven Away: Trafficking of Kachin women on the China-Burma border"; 2005年, 来源: <http://www.ibiblio.org/obl/docs/gold%20pdf1.pdf>
- 62 The Flower News weekly; 2005年2月2-8日
- 63 Wa Alternative Development Project, UNDCP 宣传册: 经过更新
- 64 The Economist, "One last harvest-A ban on opium will leave millions of farmers without livelihoods"; 2005年2月10日, 来源: [http://www.economist.com/PrinterFriendly.cfm?Story\\_ID=3652842](http://www.economist.com/PrinterFriendly.cfm?Story_ID=3652842)
- 65 新华社, "澜沧河次区域国家研讨禁毒计划"; 2004年5月20日
- 66 云南省旅游局, "壮丽的三江地区"; 当代中国出版社, 北京; 1999年
- 67 中缅替代发展合作会议报告, 云南省思茅市召开, 1999年4月6-9日
- 68 杨宇(音译), 怒江禁毒委员会办公室, "怒江县和克钦新民主军合作的一些基本经验", 来自"中缅替代发展合作会议报告", 云南省思茅市召开, 1999年4月6-9日
- 69 Lintner B., "Drug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Burma today". In: Pedersen M. et al. (eds.) "Burma-Myanmar: strong regime, weak state?"; Hurst & Co., London; 2000年
- 70 Davis A. and Hawke B. "Business is blooming. Is Myanmar Asia's first narco-state? Compelling evidence points to that dubious distinction", Asiaweek; 1997年1月23日
- 71 Global Witness 调查, 采访KIO 官员; 2004年
- 72 深圳日报, "云南省警方查获500公斤海洛因"; 2004年6月22日
- 73 人民网, 来源: [http://english.people.com.cn/english/20006/06/eng20000606\\_42385.html](http://english.people.com.cn/english/20006/06/eng20000606_42385.html)
- 74 Agence France Presse, "China says deforestation still a major environmental problem"; 2005年1月8日, 来源: <http://www.terradaily.com/2005/050118102656.tgm9j244.html>
- 75 Washington Post, "China's globalizing economy ravages Burma's forests"; 2001年3月26日
- 76 CIA World Factbook; 2005年3月, 来源: <http://www.cia.gov/cia/publications/factbook/>
- 77 GLOBAL TIMBER.ORG.UK., 来源: [www.globaltimber.org.uk/china.htm](http://www.globaltimber.org.uk/china.htm)
- 78 GLOBAL TIMBER.ORG.UK., 来源: [www.globaltimber.org.uk/ChinaIllegalImpExp.htm](http://www.globaltimber.org.uk/ChinaIllegalImpExp.htm)
- 79 The Jakarta Post, "RI, China fail to agree on fighting illegal logging"; 2005年4月26日

- 80 全球自然基金会, "The timber footprint of the G8 and China - Making the case for green procurement by government"; 2002年6月
- 81 浙江久盛地板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恩玖, Detroit Free Press 引用于 "China's timber use ravages forests"; 2005年3月7日, 来源: [http://www.freep.com/money/business/timber7e\\_20050307.htm](http://www.freep.com/money/business/timber7e_20050307.htm)
- 82 Global Witness 调查, 匿名木材贸易商调查员, 私人交流; 2005年3月
- 83 森林法执行和监管部长会议; 2001年9月13日
- 84 欧盟委员会对外关系部, "Minister Bernard Bot presents outcome of discussions on Burma"; 2004年9月3日, 来源: [http://www.eu2004.nl/default.asp?CMS\\_ITEM=7E3E7F0BB7F84C04A8A3EF476A176DA1X1X73538X52](http://www.eu2004.nl/default.asp?CMS_ITEM=7E3E7F0BB7F84C04A8A3EF476A176DA1X1X73538X52)
- 85 欧盟委员会对外关系部, "Council Common Position 2004/730/CFSP of October 2004"; 来源: [http://europa.eu.int/eur-ex/pr/en/obj/dat/2004/L\\_323/L\\_32320041026en00170022.pdf](http://europa.eu.int/eur-ex/pr/en/obj/dat/2004/L_323/L_32320041026en00170022.pdf)
- 86 The Voice weekly Journal; 2005年1月17日
- 87 World Trade Atlas, 各国进口统计数字年鉴
- 88 缅甸林业部计划和统计办公室, 传真; 2004年10月25日
- 89 Global Witness 调查, 匿名调查员, 私人交流; 2005年5月
- 90 CITES, Annotation of the Himalayan Yew Taxus wallichiana in Appendix II, Ref. CoP 13 Prop. 47; 2004年10月
- 91 路透社, "Cancer-fighting tree gets protection"; 2004年10月12日, 来源: <http://www.emn.com/today.html?id=118>
- 92 Global Witness 调查, 采访家具店员工和工匠, 云南省; 2004年
- 93 CITES 贸易数据库; 2004年6月3日
- 94 Global Witness 调查, 采访克钦社区领袖(2); 2004年
- 95 第29届奥运会北京组委会; 2003年, 来源: <http://en.beijing-2008.org/98/15/article211621598.shtml>
- 96 Global Witness 调查, 采访KIO 高级官员, 私人交流; 2004年3月
- 97 World Trade Atlas
- 98 缅甸林业部计划和统计办公室, 信函; 2004年12月29日
- 99 Project Maje, "Ashes and tears: interviews with refugees from Burma on Guam"; 2001年, 来源: [http://www.projectmaje.org/txt/guam\\_rep.txt](http://www.projectmaje.org/txt/guam_rep.txt)
- 100 Global Witness 调查, 对云南省一位生物多样性专家的采访; 2004年
- 101 中国经济评论, "环境, 一道绿色长城"; 2001年7月26日
- 102 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 1999年, 来源: [www.worldbank.org/Chinese/content/247n1214549.shtml](http://www.worldbank.org/Chinese/content/247n1214549.shtml)
- 103 新华社, "长江洪水的起因"; 1998年8月17日
- 104 Heimo C. R., "Removing natural forest from timber production: a new challeng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orest industries in China", 在北京举办的环境产业政府和企业合作战略国际会议上的讲话; 2000年5月15-17日
- 105 中国人民日报, "秣稷基强调发展当地经济"; 1999年8月18日
- 106 新华社, "国务院总理强调发展当地经济和保护环境"; 1999年8月17日
- 107 新华社, "西南地区洪灾出现复杂局面"; 2004年7月23日
- 108 大湄公河次区域部长会议联合部长宣言, 上海; 2005年5月25日
- 109 亚洲发展银行网站, 来自: <http://www.adb.org/Documents/Event/2005/GMS-Environment-Ministers-Meeting/default.asp>
- 110 "昆明宣言: 加强伙伴关系, 实现共同繁荣"; 2005年7月5日

- 111 大湖公河区域生物多样性走廊计划; 2005年5月27日更新; 来源: <http://www.adb.org/projects/gms-biodiversity/>
- 112 New Scientist, "Forests Plundered"; 2003年10月25日
- 113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Biodiversity hotspots"; 2004年; 来源: <http://www.biodiversityhotspots.org/xp/Hotspots>
- 114 WWF, "Northern Triangle temperate forests"; 2001年; 来源: [http://www.worldwildlife.org/wildworld/profiles/terrestrial/im/im0402\\_full.html](http://www.worldwildlife.org/wildworld/profiles/terrestrial/im/im0402_full.html)
- 115 WWF and IUCN (Lwin); 1995年; 来源: [http://www.worldwildlife.org/wildworld/profiles/terrestrial/im/im0402\\_full.html](http://www.worldwildlife.org/wildworld/profiles/terrestrial/im/im0402_full.html)
- 116 WWF and IUCN (Blower); 1995年; 来源: [http://www.worldwildlife.org/wildworld/profiles/terrestrial/im/im0402\\_full.html](http://www.worldwildlife.org/wildworld/profiles/terrestrial/im/im0402_full.html)
- 117 野生生物保护学会, "Northern Forest Complex Project in Myanmar. 来源: <http://savingwildplaces.com/swp-home/swp-protectedareas/239687>
- 118 Stuteville G., "Saving Tigers", National Geographic. 来源: [http://magma.nationalgeographic.com/ngm/0404/feature5/online\\_extra.html](http://magma.nationalgeographic.com/ngm/0404/feature5/online_extra.html)
- 119 Irrawaddy, "The greening of a dictatorship"; 2004年11月12日
- 120 Global Witness 调查, 采访阳光的两个环保组织; 2004年9月
- 121 Pan Kachin Development Society 执行的未发布采访; 2002-04年
- 122 新华社, "缅甸边境森林大火威胁中国"; 2004年3月19日
- 123 The New Light of Myanmar [on line edition], "Secretary-2 Lt-Gen Thein Sein attends cash and kind donation ceremony for flood-hit townships in Kachin State State places emphasis on maintenance, preservation of forests to ensure balanced climate"; 2004年7月26日
- 124 The Myanmar Times, "Havoc as river levels hit 30 year highs"; 2004年8月23-29日
- 125 The Myanmar Times, "Ayeayawaddy River waters reach highest record levels"; 2004年8月2-8日
- 126 Global Witness 调查, 匿名救援人员; 2005年3月
- 127 The Democratic Voice of Burma, "Kachin youth arrested in upper Burma for reporting floods"; 2004年7月31日; 来源: <http://english.dvb.no/news.php?id=2817>
- 128 Global Witness 调查, 采访;
- 129 Associated Press, "Myanmar government warns citizens as major rivers continue to rise"; 2004年7月30日
- 130 Democratic Voice of Burma, "Kachin youth arrested in upper Burma for reporting floods"; 2004年7月31日; 来源: <http://english.dvb.no/news.php?id=2817>
- 131 Global Witness 调查, 三次不同采访; 2004年
- 132 WFP Emergency Report No.32 of 2004. 来源: [http://www.sahims.net/doclibrary/Sahims\\_Documents/WFP%20Emergency%20Report%20No.%2032%20of%2002004\\_2.pdf](http://www.sahims.net/doclibrary/Sahims_Documents/WFP%20Emergency%20Report%20No.%2032%20of%2002004_2.pdf)
- 133 Global Witness 调查, 个人交流, 匿名INGO工作者; 伦敦; 2005年
- 134 Global Witness 调查, 采访; 2004年11月
- 135 Global Witness 调查, 匿名克钦村民
- 136 胡锦涛; 2004年6月13日; 来源: <http://www.fmprc.gov.cn/eng/wjby/zjglyz/gjlb/2747/2749/t143132.htm>
- 137 Pan Kachin Development Society, 采访; 2003年
- 138 The New York Times, "Across Asia, Beijing's star is in ascendance"; 2004年8月28日
- 139 吉林本业网站; 2005年; 来源: <http://www.gulintimber.com/gsj1.htm>
- 140 Pan Kachin Development Society, 未发布的调查, 克钦邦; 2003年
- 141 Karhl F., Weyerhaeuser H., Yufang Su, Forest Trends, "An Overview of the Market Chain for China's Timber Product Imports from Myanmar"; 2005年3月21日
- 142 Centre for Biodiversity and Indigenous Knowledge (CBIK), "Nuijiang"; 2004年10月26日; 来源: [http://www.cbik.org/cbik-en/cbik/where\\_work/nuijiang.htm](http://www.cbik.org/cbik-en/cbik/where_work/nuijiang.htm)
- 143 Karhl, F. et al. "Navigating the border: An analysis of the China-Myanmar Timber trade", Forest Trends, Washington D.C.; 2004年
- 144 Global Witness 调查, 云南省实地考察; 2001年
- 145 中国烟草网站; 2002年12月16日; 来源: <http://english.tobaccochina.com/news.asp?id=3788>
- 146 Global Witness 调查, 怒江县; 2004年
- 147 Global Witness 调查, 云南省片马市, 采访片马的一位运木车司机; 2004年
- 148 Global Witness 调查, 云南省片马市, 采访木材贸易商; 2004年
- 149 Global Witness 调查, 云南省片马市, 采访木材厂员工; 2004年
- 150 Global Witness 调查, 云南省; 2004年11月
- 151 Global Witness 调查, 云南省; 2004年
- 152 Global Witness 调查, 云南省, 采访接近KIO的人员
- 153 Global Witness 调查, 云南省, 采访匿名中国人; 2004年
- 154 Global Witness 调查, 云南省, 采访怒江县的木材厂员工; 2004年
- 155 Global Witness 调查, 采访接近KIO的人员, 泰国; 2004年
- 156 Global Witness 调查, 云南省, 采访开发工作人员; 2004年
- 157 Global Witness 调查, 云南省, 采访林业专家; 2004年
- 158 Global Witness 调查, 云南省; 采访黄山边境贸易局; 2004年
- 159 Global Witness 调查, 云南省; 采访木材贸易商相关人员; 2004年
- 160 春木本业网站; 2005年; 来源: <http://www.wood168.net/selldetail.asp?this=12984>
- 161 诚信贸易有限公司网站, 来源: <http://www.tstion.com/eindex.htm#>
- 162 Global Witness 调查, 云南省; 采访木材贸易商(1); 2004年
- 163 Global Witness 调查, 克钦邦; 2004年11月
- 164 Global Witness 调查, 云南省, 采访木材贸易商(2); 2004年
- 165 Global Witness 调查, 云南省, 采访木材厂员工; 2004年
- 166 Global Witness 调查, 云南省; 采访运木车司机; 2004年
- 167 Global Witness 调查, 云南省, 采访木材厂员工(1); 2004年
- 168 Global Witness 调查, 云南省, 采访木材厂经理; 2004年
- 169 Global Witness 调查, 云南省, 采访木材厂员工(2); 2004年
- 170 Global Witness 调查, 云南省, 采访检查站警察; 2004年
- 171 Newsweek, "A Reckless Harvest"; 2003年1月
- 172 新华网聚合新闻服务, "缅甸向中国出口罐装品和家具"; 2005年1月20日
- 173 Global Witness 调查, 采访一位记者, 云南省; 2004年
- 174 Global Witness 调查, 云南省, 采访木材厂经理; 2004年
- 175 Global Witness 调查, 采访到Nong Dao的一位游客; 2005年6月
- 176 Irrawaddy, "Chinese Military Trucks Arrive"; 2005年5月26日; 来源: <http://www.irrawaddy.org/viewer.asp?a=4666&z=153>
- 177 Global Witness 调查, 云南省, 采访木材厂员工; 2004年
- 178 Global Witness 调查, 云南省, 采访木材厂员工; 2004年
- 179 Global Witness 调查, Car Zan, 云南省, 采访木材贸易商; 2004年
- 180 Global Witness 调查, Car Zan, 云南省, 采访检查站警察; 2004年
- 181 Moncreif J. and Htun Myat, "The war on Kachin forests", Irrawaddy Magazine, 9(8); 2001年
- 182 Global Witness 调查, 对不同人的采访, 泰国, 伦敦; 2001/2002年
- 183 Rabinowitz A., "Beyond the last village", Aurum Press, London; 2002年
- 184 Irrawaddy, "Kachin cease-fire: killing the KIO softly", 引用KIO资料来源; 10(2); 2002年2月至3月
- 185 Global Witness 调查, 匿名学者, 私人交流; 2003年7月
- 186 Matthews B., "Ethnic and religious diversity: Myanmar's unfolding nemesis", Visiting Researchers Series No. 3,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1年
- 187 Global Witness 调查, 对缅甸内部被免职者的调查员, 私人交流; 2004年
- 188 Ashley South,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Myanmar: A New Model for Democratizatio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ISEAS, National Uni. Singapore, Vol. 26, No. 2; 2004年8月
- 189 Curtis w. Lambrecht, "Destruction and violation: Burma's border development policies", Watershed, 1999年11月
- 190 Shanland News, "Rangoon shares border tax with ceasefire groups"; 2005年2月3日; 来源: [www.shanland.org/General/2005/Rangoon\\_shares\\_border\\_tax\\_with\\_ceasefire\\_groups.htm](http://www.shanland.org/General/2005/Rangoon_shares_border_tax_with_ceasefire_groups.htm)
- 191 Global Witness 调查, 采访缅甸专家; 2005年7月
- 192 Mizzima News, "KIO factions likely to reunite"; 2004年9月29日
- 193 Global Witness 调查, 接近KIO的信息来源, 私人交流, 伦敦; 2004年11月
- 194 Global Witness 调查, 匿名调查者, 私人交流; 2004年
- 195 Global Witness 调查, 缅甸; 2004年
- 196 Global Witness 调查, 匿名克钦信息来源; 2004年
- 197 The Irrawaddy, "Business interests may be behind KIA assassination"; 2004年3月5日
- 198 Kachin Post, Weekly Digest - 25 September; 2004年11月; 来源: <http://www.kachinpost.com/digest.html>
- 199 Global Witness 调查, 克钦民族协商会主要领导人, 私人交流; 2004年10月
- 200 包括内江双方最终协议的未公布文件; 2004年9月
- 201 The Irrawaddy, "KIO Accused of Bomb Attack on NDA-K Leader"; 2004年12月24日
- 202 匿名, 私人交流; 2005年7月
- 203 KIO-SPDC 停火协议; 1994年
- 204 Global Witness 调查, 采访一位开发工作人员, 阳光; 2002年
- 205 Global Witness 调查, 云南省实地考察; 2001年
- 206 Dean K., "Tackling the territorial trap: Kachin divided by the Sino-Burmese boundary", PhD Thesi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03年
- 207 Global Witness 调查, 采访KIO官员; 2004年
- 208 Global Witness 调查, 采访KIO官员, 克钦邦; 2003年
- 209 Mizzima News, "KIA Arrests Five SPDC Soldiers"; 2004年5月13日; 来源: <http://www.mizzima.com/archives/news-in-2004/news-in-may/13-may04-12.htm>
- 210 Global Witness 调查, 克钦邦; 2001年
- 211 Global Witness 调查, 采访社区领袖(3), 克钦邦; 2004年
- 212 Global Witness 调查, 采访匿名人员, 克钦邦; 2004年
- 213 Global Witness 调查, 采访高级KIO官员; 2005年
- 214 Global Witness 调查, 采访克钦发展计划工人, Myitkyina; 2002年
- 215 Global Witness 调查, 采访克钦商人; 2002年
- 216 Global Witness 调查, 采访前KIO官员; 2001年
- 217 Global Witness 调查, 采访美国学者; 2003年
- 218 Global Witness 调查, 采访Yungeng公司雇用的植物采集员的配偶, 云南省福贡县; 2004年
- 219 Global Witness 调查, 云南省实地考察; 2004年
- 220 Pan Kachin Development Society, 未发布的调查, 克钦邦; 2002年
- 221 Global Witness 调查, 采访克钦商人; 2002年
- 222 KIO 中央委员会关于环境、林业和伐木的通告; 2002年7月1日
- 223 Smith M., "Paradise Lost? The suppression of environmental rights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Burma", Article 19, London; 1994年
- 224 Pan Kachin Development Society, 未发布的调查, 克钦邦; 2002年
- 225 Global Witness 调查, 采访伐木业工人, 云南省保山市; 2004年
- 226 Global Witness 调查, 采访伐木工人, 云南省贡山县; 2004年4月
- 227 Global Witness 调查, 采访伐木公司领导, 腾冲; 2004年4月
- 228 Global Witness 调查, "与开发顾问交流"; 2001年
- 229 Global Witness 调查, 克钦邦; 2001年
- 230 Pan Kachin Development Society, Pangwah 实地报告; 2003年
- 231 Global Witness 调查, 采访Jadeland公司员工; 2004年
- 232 Global Witness 在克钦邦的调查; 2004年
- 233 SPDC; 2004年4月; 来源: [www.myanmarembassy-paris.com/NB1/Energy%20in%202004/APRILnews%20Energy.html](http://www.myanmarembassy-paris.com/NB1/Energy%20in%202004/APRILnews%20Energy.html)
- 234 Rivers Watch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来源: [http://www.rwsa.org/burma\\_dam\\_yakimoto.html](http://www.rwsa.org/burma_dam_yakimoto.html)
- 235 Global Witness 调查, 采访匿名克钦商人; 2004年
- 236 Global Witness 调查, 采访一名克钦族人, 伦敦; 2005年
- 237 2003年在克钦邦实地考察的现场记录, 匿名学者, 私人交流; 2004年
- 238 Global Witness 调查, 采访接近KIO的人员, 泰国; 2004年
- 239 Global Witness 调查, 采访克钦商人; 2004年
- 240 Global Witness 调查, 对云南省保山市的一位木材贸易商人的采访; 2004年
- 241 Global Witness 调查, 采访开发工作人员; 2002年8月
- 242 Global Witness 调查, 对不同人的采访, 泰国, 伦敦; 2001-2002年
- 243 Pan Kachin Development Society, 不同现场记录; 2003年
- 244 Pan Kachin Development Society, 未发布的调查, 克钦邦; 2003年
- 245 Global Witness 调查, 匿名外交官, 私人交流; 2004年
- 246 Khawng Langphu Township N'Mai Hku Region Joint Commission's Report; 2004年6月
- 247 California Academy of Sciences, "Biotic Survey of the Gaoligong Shan"; 来源: <http://www.research.calacademy.org/lyunna>
- 248 Global Witness 调查, 采访KIO官员; 2002年
- 249 NDA(K)-KCA-KIO 联合委员会, "Khawng Langphu Township N'Mai Hku Region Joint Commission's Report"; 2004年6月19日
- 250 Global Witness 调查, 采访接近KIO的人员, 泰国和克钦邦; 2001年
- 251 匿名外交人员, 私人交流, 2005年8月
- 252 Global Witness 调查, 克钦邦; 2001年
- 253 Global Witness 调查和采访, 克钦邦; 2004年
- 254 Global Witness 调查, 采访匿名克钦政治家, 伦敦; 2005年7月



- 255 Global Witness 调查, 克钦邦, 采访 KIO 领导成员; 2005 年
- 256 Earth Island Institute, "China sends out for Burmese logs"; 2004 年 9 月 22 日
- 257 Global Witness 调查, 采访佤邦联合党官员; 2004 年
- 258 Irrawaddy, "UWSA Claims Wanted Drugs Suspects are Innocent"; 2005 年 1 月 28 日, 来源: <http://www.irrawaddy.org/aviewer.asp?a=4340&z=153>
- 259 Global Witness 调查, 采访佤邦联合党官员; 2004 年
- 260 Global Witness 调查, 云南省实地考察, 2000 年
- 261 Global Witness 调查, 佤邦; 2001 年
- 262 S.H.A.N News, "New Commander wants new deal"; 2005 年 7 月 4 日
- 263 Global Witness 调查, 采访佤邦联合党官员 2; 2004 年
- 264 Shanland News, "Wa lauded by populace"; 2005 年, 来源: [http://www.shanland.org/Political/News\\_2005/Wa\\_lauded\\_by\\_populace.htm](http://www.shanland.org/Political/News_2005/Wa_lauded_by_populace.htm)
- 265 Shan Herald Agency for News, "Wa freighters ply the Salween"; 2005 年 1 月 31 日
- 266 Global Witness 调查, 国际开发工作人员, 私人交流; 2005 年 1 月
- 267 Global Witness 调查, 一位国际非政府组织主任, 私人交流; 2005 年 1 月
- 268 采访高级 KIO 官员, 2005 年 1 月
- 269 第八届中印峰会联合声明, 2005 年 9 月 5 日
- 270 Chao-Tzang Yawngghwe, "Burma and national reconciliation: ethnic conflict and state-society dysfunction", Legal Issues on Burma Journal No.10; 2001 年
- 271 CIA World Factbook; 2002 年
- 272 Matthews B., "Ethnic and religious diversity: Myanmar's unfolding nemesis", Visiting Researchers Series No.3,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1 年
- 273 Panglong 协议第 5 条, 来源: [www.ibiblio.org/obl/docs/panglong\\_agreement.htm](http://www.ibiblio.org/obl/docs/panglong_agreement.htm)
- 274 Panglong 协议第 7 条, 来源: [www.ibiblio.org/obl/docs/panglong\\_agreement.htm](http://www.ibiblio.org/obl/docs/panglong_agreement.htm)
- 275 Smith M., "Burma (Myanmar): The time for change?", Minority Rights Group International; 2002 年
- 276 Smith M., "Ethnic groups in Burma", Anti-Slavery International, London; 1994 年
- 277 缅甸政治犯支援协会, "Partial List of Political Prisoners in Burma"; 2005 年 8 月 8 日, 来源: <http://www.aappb.net/>
- 278 Steinberg D. I., "Burma: the State of Myanmar",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01 年
- 279 Irrawaddy, "Tatmadaw: the enemy within", 8(3); 2000 年 3 月
- 280 国际危机组织, "Myanmar: the future of the armed forces"; 2002 年
- 281 Callahan M., "Junta dreams or nightmares? Observations of Burma's military since 1988",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31: 3; 1999 年
- 282 Callahan M., "Cracks in the edifice: military-society relations in Burma since 1988". In: Morten Peterson and Emily Rudland (eds.) Burma: Strong Regime/Weak State, Crawford House, Adelaide; 2000 年
- 283 Asiaweek, "Who rules on the ground? The power of Myanmar's area commanders"; 1999 年 9 月 13 日
- 284 Rajah A., "Burma: Protracted conflict, governance and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ssues", Institute of Defence and Strategic Studies, Working Paper 14, Singapore; 2001 年
- 285 Steinberg D. I., "Strategic rivalries: notes on the conference",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Strategic Rivalries on the Bay of Bengal: The Burma/Myanmar Nexus, Cosmos Club, Washington, D.C.; 2001 年 2 月 11 日, 来源: [www.georgetown.edu/sfs/programs/asia/publications/conferences/cr\\_strategic\\_rivalries.htm](http://www.georgetown.edu/sfs/programs/asia/publications/conferences/cr_strategic_rivalries.htm)
- 286 SPDC 公报, "Complete Explanation on the Developments in the country", General Thura Shwe Mann and Lt. General Soe Win; 2004 年 10 月 24 日
- 287 Global Witness 调查, 采访克钦官员; 2004 年 6 月
- 288 Global News Wire, "Burmese Junta won't set timetable for democracy"; 2003 年 9 月 9 日
- 289 Ashley South,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Myanmar: A New Model for Democratisatio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ISEAS, National University, Singapore, Vol. 26, No. 2; 2004 年 8 月
- 290 "Asia Pacific UN Official Says Burmese Constitutional Talks a Failure"; 2005 年 6 月 1 日, 来源: [28http://quickstart.clari.net/voa/art/hp/91D2CEBF-A774-45F6-BA82E7D260F2CF51.html](http://quickstart.clari.net/voa/art/hp/91D2CEBF-A774-45F6-BA82E7D260F2CF51.html)
- 291 Irrawaddy, "No regime response yet to ceasefire groups' demands"; 2005 年 2 月 25 日, 来源: [http://www.burmanet.org/bnn\\_today.shtml](http://www.burmanet.org/bnn_today.shtml)
- 292 Global Witness 调查, 采访匿名国际非政府组织工作者; 2005 年 3 月 16 日
- 293 Agence France Presse, "Ten Shan activists arrested in Myanmar for conspiracy: minister"; 2005 年 3 月 15 日
- 294 路透社, "Myanmar halts constitution talks, blames weather"; 2005 年 3 月 31 日
- 295 路透社, "Myanmar Shan rebels join forces against Junta"; 2005 年 5 月 22 日, 来源: [http://today.reuters.com/news/newsArticle.aspx?type=worldNews&storyID=2005-05-22T0645403Z\\_01\\_N22169753\\_RTRIDST\\_0\\_INTERATIONAL-MYANMAR-REBELS-DC.XML](http://today.reuters.com/news/newsArticle.aspx?type=worldNews&storyID=2005-05-22T0645403Z_01_N22169753_RTRIDST_0_INTERATIONAL-MYANMAR-REBELS-DC.XML)
- 296 Irrawaddy; 2003 年 12 月 4 日
- 297 Irrawaddy, "Chronology of meetings between the Karen National Union & Burma's military government"; 2004 年 3 月更新
- 298 Associated Press, "Karen rebels return from Yangon after peace talks cut short by Myanmar prime minister's removal"; 2004 年 10 月 21 日
- 299 路透社, "Rebel in Myanmar promises a long war"; 2005 年 3 月 1 日, 来源: <http://www.ihf.com/articles/2005/02/28/news/myanmar.html>
- 300 欧盟缅甸问题外交部长, 欧盟新闻稿; 2004 年 10 月 11 日, 来源: [www.eu2004.nl](http://www.eu2004.nl)
- 301 欧盟委员会对外关系部, "The EU's Relations with Burma/Myanmar"; 2005 年 5 月, 来源: [http://europa.eu.int/comm/external\\_relations/myanmar/intro/](http://europa.eu.int/comm/external_relations/myanmar/intro/)
- 302 Agence France Presse, "Myanmar Gives Up 2006 ASEAN Chairmanship"; 2005 年 7 月 26 日
- 303 BBC News 网站, "Burma leader in rare India talks"; 2004 年 10 月 25 日
- 304 The New Light of Myanmar, (Perspectives), "To make collective efforts for keeping environs green"; 2003 年 5 月 29 日
- 305 仰光林业局, "Forestry in Myanmar"; 2000 年 6 月
- 306 Brunner J., Talbot K. and Elkin C., "Logging Burma's frontier forests: resources and the regime",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1998 年
- 307 ITTO (年度综述), 来源: <http://www.itto.or.jp/live/PageDisplay/Handle?pagelid=199>
- 308 Seminar paper presented by TEAKNET at the Third Regional Seminar on Teak; 2000 年
- 309 新华社, "2001-2002 年缅甸木材出口下降"; 2002 年 8 月 5 日
- 310 仰光林业局, "Forestry in Myanmar"; 2000 年 6 月

- 311 FAO/Ministry of Forestry, Asia-Pacific Forestry Sector Outlook Study: Country Report - Union of Myanmar: Working Paper No: APFSOS/WP/08; 1997 年
- 312 Agence France Presse, "Myanmar plans vast new plantations, especially for teak"; 2005 年 4 月 25 日
- 313 The Flower News; 2005 年 6 月 8-14 日
- 314 EarthRights International, "More of the same: forced labour continues in Burma"; 2001 年, 来源: [www.earthrights.org/pubs/moreofthesame.shtml](http://www.earthrights.org/pubs/moreofthesame.shtml)
- 315 Bryant R. L., "The greening of Burma: political rhetoric 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cific Affairs, 69 (3); 1996 年
- 316 Steinberg D. I., "The problem of Myanmar and Myanmar's problems", presented at the Asia Regional Consultation on Social Cohesion and Conflict Prevention, Manila; 2000 年 3 月 16-17 日
- 317 Day News Journal; 2005 年 6 月 2-8 日
- 318 Steinberg D. I., "Strategic rivalries: notes on the conference",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Strategic Rivalries on the Bay of Bengal: The Burma/Myanmar Nexus, Cosmos Club, Washington, D.C.; 2001 年 2 月 11 日, 来源: [www.georgetown.edu/sfs/programs/asia/publications/conferences/cr\\_strategic\\_rivalries.htm](http://www.georgetown.edu/sfs/programs/asia/publications/conferences/cr_strategic_rivalries.htm)
- 319 ILO, Developments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he observance by the Government of Myanmar of the Forced Labour Convention, 1930 (No. 29), Report of the High-Level Team; 2001 年
- 320 新华社, "缅甸将向中国出口雕刻品和木材"; 2005 年 1 月 20 日
- 321 Kachin News Group; 2004 年 11 月, 来源: [http://www.kachinnews.com/Kachin/Shiga/2004/November/13\\_11\\_2004\\_maisak%20](http://www.kachinnews.com/Kachin/Shiga/2004/November/13_11_2004_maisak%20)

- 322 大英百科全书, 来源: <http://www.britannica.com/eb/article?tocid=9124543>
- 323 缅甸中央统计局, 来源: <http://www.etrademyanmar.com/STATS10.htm>
- 324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Country Profile - Myanmar 2004-2005
- 325 Flower News quoted in Japan Economic Newswire, "Myanmar earns US\$300 mil. from teak exports"; 2005 年 6 月 1 日
- 326 Day News Journal; 2005 年 6 月 2-8 日
- 327 缅甸林业部网站, [www.myanmar.com/Ministry/Forest](http://www.myanmar.com/Ministry/Forest); 2004 年
- 328 World Trade Atlas, Eurostat, 各国进口统计数字年鉴
- 329 缅甸中央统计局, 来源: <http://www.etrademyanmar.com/STATS1003.htm>
- 330 Complete Explanation on the Developments in the country, General Thura Shwe Mann and Lt. General Soe Win; 24 October 2004
- 331 Global Witness 调查, 采访接近 KIO 的相关人员; 2002 年
- 332 绿色和平组织, G8 2005 Priorities for Action On Combating Forest Destruction; 2005 年 1 月
- 333 G8 声明; 2003 年 6 月 5 日
- 334 全球自然基金会, "The Timber Footprint of the G8 and China: making the case for green procurement by government"; 2002 年
- 335 Foreign Operations, Export Financing, and Related Programs Appropriations Act; 2005 年

本报告的准备工作得到了荷兰 IUCN 委员会热带森林规划署 (NC-IUCN/TRP) 的经济资助。本报告中表达的观点、提供的信息和材料以及所使用的地理和地缘政治说法, 并不以任何形式代表 NC-IUCN/TRP 或为 NC-IUCN 提供资金的机构和组织的观点。



## 致谢

Global Witness 非常感谢为本报告做出无私贡献的组织和个人。他们知道自己谁。

本报告版权属于 Global Witness, 未经本组织的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 但希望将其用于推进人权 and 环境保护者除外。

前封面照片: 2004 年云南省怒江自治州, 在通往主要伐木镇片马的公路上, "严禁砍伐树木"



2004 年在通往云南省片马镇的公路上，“禁止任何破坏景观的行为”